

中
集
二
編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
言情
京塵影小說

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李 嘯 天

校訂者 陳 重 光

印刷者 平 報 社

總發行處

平 報 社
北京宣外西南園
電南五二四三號

分售處

本埠 各大書坊
外埠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京塵影
中集
三篇
目錄

第八回 慰柔情 病房三泣涕
嬌薄俗 學界極哀榮

第九回 操勞感 難產風 歎德衰
送葬理 秋收 驗營 量穩

第十回 供棠花 呢喃鶯燕語
遭荼毒 泣涕痛鴛原

第十一回 邵鳳下 璞素返空門
感駒陰 蓉青興女學

第十二回 新生活 活桃季 蔚栽培
小經營 湫梓爭 劫運

第十三回 參觀流 美盼代 破慳囊
良晤起 清塵聯 吟好句

第十四回 小宴房 中抵徊 遭虐謔
名流會 上契闊 叙豪情

社會
言情

京塵影

中集二編

李嘯天著

第八回

慰柔情病房三泣涕 嬌薄俗學界極哀榮

卻說龍三奶奶繡鳳 見丈夫對這兼祧二字 抱着懷疑情態 微然笑道 我來請問 爺不是從幼小時節 就承繼到三老太太那邊麼 那們 由三老太太出名 分娶一房 孫婦 延續宗祧 能說不是名正言順 在禮法人情上 那一面兒都說得下去麼 文龍聽罷 哦哦着道 這一說 三叔祖母搬進東院來 想必就是你出主意迎請的了 又道 這在兼祧的禮法上 雖稍差着一点 將就着還說得下去 況且成事不說 我也不便儘自挑剔 一來免得辜負你的好意 二來省得鬧到他的耳內 總說我對他沒有真情 不過我還有一句多慮的話 你們既彼此同意 這樣的委曲求全於先 可要始時的固德同心 將來別叫我左右作人難啊 繡鳳笑道 不說我姐妹 就是香姑娘那一層 敢說都不勞爺的多慮 只那位梅姑娘 現又沒有來信 不知是何緣故 因又笑道 他若果於秋後來京 那時讓他隨同蓉妹妹住在東院 我帶着香姑娘仍住西院 爺可也得一律對待 別讓蓉妹妹口雖不言 心裏有個顛量啊 文龍點頭笑道 你就想作個不妒嫉的周太妯不則 也不可爲着閨闈以內的事 使碎了那顆玲瓏體透的心啊 他夫妻說透這話 繡鳳遂稟承三太婆 和公婆的意旨 一力去操辦納聘各事

情

言

會

社

社 會 言 情

並定規參用旗漢禮節 先由季二老爺 在同寅裏請出一位大媒 隨由二太太親到曹五太太那裏 請他同到趙家放定納聘 到放定這一天 除去珍姑奶奶 因為懷有身孕不能坐車 沒能親自到來 其餘至近各家親友 先後都來道賀 帶把賢淑幹練的繡鳳 誇個不住 趙家見季宅的情禮優厚 不但趙太太替着女兒稱心快意 便是蓉小姐的父親 率先原不大以為然 受聘以後 想到文龍的才名 和繡鳳的賢惠 也說不怪女兒那們傾心 果然是他將久的好伴侶 並迎合妻女的心理 一面趕備妝奩 一面催令季二哥 請提前於八月節內 擇吉過禮迎娶 季宅二老夫婦 自然無可無不可 倒是繡鳳怕辦得太急促了 萬一引動外人的誤會 於蓉妹妹的面子上 反有不美 暗和文龍商量過了 稟明老人家 請大媒通知趙家 擇定中秋節後 九月過禮 十月迎娶 諸事商定 那素戀熱鬧的蓉小姐 很能體認鳳嫂這份情意 安心在家裏刺繡學書 強自排解 遇到悶苦難過 便讓他母親仍以世交名義 到季宅來 把燕姑娘接去住着作伴 此處的燕姑娘 已脫去鄉間的怯勁兒 居然一位小姐氣度 就是遇事不愛說話 叫人照顧着費些心機 他這一上趙家去住着 繡鳳自又騰出些工夫來 晚間得以不時回屋 和丈夫多叙情話 文龍每日分到三處學堂教授功課 只要沒有推不開的約會 晚間必回家吃飯 絕不自去閒遊 這天回家較早 繡鳳是帶定香兒 上海淀去看珍姑奶奶 還沒回來 屋裡只有老劉媽 蹣跚往來

張羅茶水 一時他累了 躲到下房去忍着 文龍不肯再叫喚他 遂坐到書案裏首 自想吟上一兩首小詩 正在沉吟思索 忽聽耳邊一聲三爺 抬眼看去 見董嫂笑吟吟的站在面前 一手扶定桌椅角兒 問說今兒光景顯着悶苦了吧 文龍欠身應道 也沒甚麼的 二嫂子幾時進來 我竟沒得理會 董嫂接聲道 呸 心上那兒了 又道 也是我過來的遲些 香姑娘還託付我來着 便忙着給看茶拿水烟袋 將新換下的衣服 一一折疊收好 回身問道 真個的 有句話 我總沒得工夫問 說完這話 臉上彷彿紅撲撲的 頓住不語 文龍見這神情 沒肯開言斟酌 正在假着這個碴兒 董嫂又啣了一聲 轉身向外就走 文龍不解其意 正望着他的後影發怔 忽覺有互相問答聲音 由院內轉進外間屋來 急待起身察看 就聽董嫂說道 香姑娘我險些誤了差使 這纔明白是他主僕回琴 邁步迎問道 姑奶奶可好哇 繡鳳進屋答道 還好 帶話叫問三哥好 并催問琴妹妹的事 於是一面脫換衣服 一面向董嫂問有何事 董嫂回道 燕姑娘午後回來一踏 說是琴小姐很想念三奶奶 好像中了心病 一天不定念叨多少遍 那意思急盼您去談一談 他見您沒在家 留下這話 就翻回去了 繡鳳嘆道 我這時那能去啊 老劉媽忽進前言道 要說咱們二姑奶奶那裡 您可真得去一踏 繡鳳忙問可有什麼緣故 老劉媽回道 是我午後告假上了臨東城 二姑奶奶病了兩三天 滿口裏想念妹妹 繡鳳聽了 緊蹙雙蛾 咳嗽

肚

會

言

情

着道 姊妹們 誰病了 都想我 只不知我病了 又該想誰哩 文龍急攔道 這是何苦來 又道 二姐姐那裏 明兒你就去請 也是應該的呀 香兒接言道 爺那裏知道 今兒這車去車來 奶奶直說不合式呢 纔在齋院回話時節 不知何故 又被太太說了幾句 董嫂驚問道 奶奶怎會挨了說 文龍心內明白 嘴上不便說破 老劉媽早接言道 我說什麼來着 繡鳳頓着道 那又催我上東城去 話言未了 回手一撫肚腹 灣腰坐下 香兒董嫂見了 一齊慌了手脚 文龍也失了神色 老劉媽忙道 都別着慌 本人兒更別起急害怕 只須提着氣兒 多就合一刻就好了 果然待有半個鐘頭 繡鳳微吁了口氣 慢慢直起腰肢 喝了半碗新沏的白糖水 隨指着老劉媽道 還是這老古董兒多知多懂 香兒和董嫂咬了咬耳朵 相向一笑 忽見喜兒跑來 喊聲三爺 香兒啣了聲道 叫奶奶吓的 我竟忘卻傳話了 忙道 喜姐姐是太太催叫三爺不是 喜兒点点头兒 說這太太纔叫靠上蒸以米粥 是專給奶奶預備的 並叫傳話 不用去伺候晚飯 文龍不願往下再聽 急急來見母親 二太太一見 沉着臉道 你也這們大了 難說還不懂得 上次他就自受了罪 這還不知早言語聲兒 幸而沒有大失閃 由今兒往後 車可再坐不得了 諸處更得加倍小心 又哼哼兩聲道 你就不用聽話 文龍那敢置辯 等候陪侍過了晚飯 退回屋來 他夫妻自有一番談講 次日恰是星期 文龍到東城薄家 替探問了一回病 繡鳳一問到

二姐引鳳的病狀 文龍沉吟着道 不說吧 真對不過你 說吧 你一乾着急 我又沒有辦法 繡鳳嘆道 姊妹與兄弟不同 各有各的家 出嫁後 誰見不着誰的 很有得是 文龍道 咱們兩下裏 既然走得很親近 話就不該這樣說 何況姊妹與弟兄 地位雖說不同 同胞卻是一樣 我的意思 你真得變通着去見一面呢 繡鳳急問道 這一說 病勢很沉重了 文龍道 我覺着彷彿可怕 因二姐平人兒 一不放心小外甥女兒 二是專專想念三妹妹 繡鳳一聽 滴下兩行急淚 口中說道 夫妻本屬同林鳥 大限一到 尙且各自飛各自的 我又奉命不許坐車了 這最後的一面 只索罷了 文龍安慰着道 你先別這們傷心 容我想個辦法 繡鳳攔道 我的爺 快別胡警高着兒 咱們挨說都不要緊 要因此讓老家兒跟着担心 可就不對了 文龍答了句 可也是的 忽然說道 你不用管 也不用聲張 待我明早淚羣子出脚城 聽他的回報 再定辦法 繡鳳拭着淚道 不行 誰叫我是幫家人兒呢 又關係我娘家姊妹的事 不讓我知道 臨時可別怪我叫爺下不來台 香兒從旁說道 爺不是不知奶奶的脾氣 倒是說明了 商量着辦的好 文龍聽了 只得低聲說了辦法 末後說了句可不定有這東西沒有 繡鳳沒得作聲 香兒搭言道 但願得有 爺奶奶好都人情兩盡 繡鳳嘆道 就是吧 明兒姑且由爺去辦着看 可是也得先稟明一下 文龍道 都交給我了 次晨請早安時 帶手向母親一聲說 二太太道 也就是他

社 會 言 情

要是別人說什麼我也不能答應，也是個可疼可憐的孩子，但分有個辦法，怎好不叫他姊妹多見上一面呢？文龍得了許可，喚進羣子，交派一片話，打發出了南城。羣子領命去够多時，居然從騾馬市大街，雇來兩乘二人肩抬的舊圍坐轎，看那形式，比小轎多個輪箱，比大轎行轎可窄小許多，箱內將將容坐一人，身體若過肥胖，便就容受不下，前有紗帘，兩旁紗窗，上面突出，好像車棚，并沒銅質轎頂，轎杆不大很長，兩頭向裏收攏着，中架一半圓式的橫木，外面包有藍布，抬時只向脖項一套，用兩肩承住，前後一打招呼，便自走動起來。季二太太，因係初見此轎，脫口斟問着道：「這個穩便嗎？」抬夫陪笑道：「老太太只管萬安，這裏從南省與來的，城外頭漢宅門兒，遇着坐車不便，時常雇用，不穩便行嗎？」二太太仍然不大放心，一回頭，見香兒跟着縮風，站在一旁，隨同瞧着，因指道：「反正你待跟了去，可先試坐一回。」香兒應聲走下台階，文龍指揮着，讓他坐入轎內，抬夫見這院子很大，抬起繞了三個週遭，仍在上屋階前放下，頭前那個抬夫，傍笑着道：「好叫你老得，知多遠道兒，都是這們走法，決沒一個失閃，沒旁的，回頭多討賞些酒錢吧。」二太太笑道：「只要穩便，就多討賞，我也喜歡花的，容着香兒下來，又斟問個到，纔轉向三兒婦道，虧得龍兒想到這裏，你就收拾去罷。」縮風一聲答應，招同香兒走去，這裡那個兀大奶奶，便指手畫腳，和姨奶奶丫頭婆子們，有的沒的說長道短，那

話言語語 只說三爺知道心疼人 我要得回娘家 坐不得車時 大爺他纔愛管呢 這纔是知疼着熱的兩口子 說着繡鳳扶定香兒緩步轉來 其時已是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氣 繡鳳只做穿一件桃紅暗花紗襯衣 底擺下 半露着那雙出門穿用 戳紗南棚花盆底兒鞋的香縷子 臉上薄施脂粉 重點櫻唇 滿頭的綠簪子 手中握着塊帶網邊兒的湖色縐絹 腕上只帶一副綠鐲子 襟頭上也只一串珠串 肋下並沒佩帶有荷苞挂鏡等物 元大奶奶一見 心說不穿兒女還可以 怎打扮的這般素淨 及見香兒換一件品月綢衫 上套夾紗坎肩 襟頭上替主人帶着套紅女表 相襯着粉撲撲的臉兒 油鬆鬆的辮子 十分俏麗 又噴噴着道 俗說牡丹還是綠葉兒扶持 瞧這娘兒倆 真是主一份僕一份呢 衆人聽了 誰也沒有搭言 二太太瞪了他一眼 喚道大奶奶 別這們信口說淡 你當你三妹妹去這趟 心裏好受哪 元大奶奶忙道 嗚我憐了 隨叫聲三妹妹 別怪我 替問三姐好吧 繡鳳向婆婆請過安 回轉身形 妯娌們 一面執手爲禮 一面凝着眉黛 答了句替靈說 又向阿翁兩個姨奶奶 彼處檢了衽 二太太催道 瞧着病人 按禮須在午前 道路這們遠 別緊自磨煩着 就誤工夫了 遂一力催他主僕 當面先後坐入轎內 又再三囑告羣子 沿路上督飭抬夫 多加小心 羣子噫是連聲 跟着向外走來 在大門外飛身上馬 一路得得隨行 彼時 皇城不能隨便打穿兒 婦女輿馬 更不能穿走皇城 所有東西城來來往

社 會 言 情

往的 不是繞前門 便得繞後門 後門內外 原有兩股道 但是沿着海墻一帶 空闊的是真空闊 窄窄的也真窄窄 各宅門兒的車馬 除非必由此路不可 此外多不願從那裏經過 當下季宅這一行轎馬 出得巷口 順大街往北 折到丁字街 取道皇城根 繞轉西北拐角 過了地安門往東不遠 天氣沒變小晌午 便到了豆腐胡同 薄家 他姊妹這一見面 引鳳反覺得出於意外 先問妹夫回去安好 隨後問明乘轎而來的前後情形 點頭歎道 三妹妹 你待着這樣慈愛翁姑 多情夫婦 姊妹我還有什么不放心的 咱們大姊呢 也經秀豪妹丈為媒 有了安身處所 我也沒得可惦念的 便向假在身旁的三歲愛女一指悽然道 就只他 是姊姊身落下的一塊肉 意欲托付於你 說着流下兩行情淚 話語不能成聲 繡鳳見二姊姊擁破靠牆而坐 臉上瘦得成一條兒 出語有聲少力 情知因多青少 眼淚便似斷線的明珠一樣 連綿着落個不住 無奈越是親近人 明知不能活 也輕易不肯說那死字 繡鳳抹了一回淚 四顧並無薄家眷屬在此屋內 努力尊聲二姊 和淚言道 你還是好好養病的要緊 引鳳歎口氣道 好妹妹 你自然盼我好 就我自己 也不是不願意 再多受幾年罪 怎奈天年已到 至多不過再淹留個三五日 就陪侍咱們阿瑪去了 繡鳳聽到這裡 禁不住淚如雨下 引鳳緩了緩 又言道 你既能來 和我作最後的談心 那們 我當面托付這事 你是不能推辭的 繡鳳哭道 作妹妹的怎敢推辭 但是他

上有兩位祖母……引鳳擺手言道：「我和你隔家不隔心，我們這家庭，比不得你們，別人都都不提，就你這姊夫，少爺不少爺，書生不書生，整天際只弄些半古不今的詩文，假這樣不事生產，我不能說他泥古不通，可要照此下去，也很難以騰達呢，加以本無中產，妹妹弟弟又多，將來再成績上個不投緣的繼室，恐怕更給他添些愁苦，還有心願贖到這孩子麼？」再說他這長像和性格兒，據我看著，具有四分像親娘，倒有六分像三姨哩，所以趁我這口氣兒還在著，很想把他認給你，說着拉住那隻小手兒，哆哩哆哩的，遞入繡鳳手內，那小女娃子，也就喚着姨姨，撲香叫抱，繡鳳不願擦抹眼淚，伸手抱住，說是不用聽阿娘的，還是這天然的姨母甥女，自然親熱，何必另多一層無謂的結認呢？何況你祖母姑姑們，還未必不多心，你阿媽他未必嫌棄哩，說罷，向他小嘴兒上連吻幾下，問道：你說是不是，嘴說這話，眼神可窺探着乃姊，引鳳点点头道：「就是吧，只要你惦记著這苦命的甥女，再轉告訴妹丈，將久別因為我，雨下斷了親，使你娘兒倆常常見面，你令冬若再生下一個外甥，日後將姨作婆，就在九泉之下，我也是喜歡的。」繡鳳臉兒微紅，將要答話，外面一聲三姐，引鳳的大小姑子佳蘭，走入屋來，引鳳勉強笑道：「有累香姑娘，把我那擦臉手巾，給扯了來，香兒一旁聽得出了神兒，替掉了不少眼淚，此刻猛被提醒，趕緊取臉盆去打臉水，佳蘭姑娘吻了聲道：「那有禮從外來的，一面喊何媽來打熱手。」

社 會 言 情

巾把兒 一面講繡鳳去吃飯 說是我阿瑪沒給預備甚麼 三姊不要客氣 好歹充一充飢 也叫我哥哥姊姊喝盃藕粉 養一養神 回頭姊妹倆再談心好了 繡鳳如何吃喝得下 跟去敷衍了片刻 二次轉到病房 彼此都覺著想說沒話 欲哭無淚 對怔了片時 引鳳纔又長歎著道 不是我見不著 總想你 見了你 又要催著走 繡鳳應聲啞咽著道 妹妹明白 請寬心養病 我過天再來看姊姊 便起身站在床前 深深請著安道 願姊姊強自排解 祝姊姊早日就愈 話沒說完 突有兩行急淚 奪眶而出 那身形隨著愧了兩愧 幸是香兒早在當心防護 用力扶住 繡鳳站穩了 又向甥女額上 連連親著嘴道 等阿娘病體痊愈 我接你娘兒倆 去住幾天 引鳳忽然笑道 但願有那一天 又催道 你走罷 別讓親家額娘和妹丈 都不放心 又扎掙著從炕架抽屜裏 取出一條綢緞 遞與香兒 苦笑著道 我不敢給姑娘做 留這個作紀念吧 香兒只得領安領受 引鳳又連催了兩遍 繡鳳始才扶了香兒 轉轉身形 和淚走出 重到上房坐了坐 格外風佳蘭姑姨囑託一遍 告辭出門 舉入轎內 一路犯想著道 二姊病到這般模樣 二姊夫怎會不在家下 他不是這樣人啊 又自行點頭道 或者他家裏別有爲難 只不知道苦命的二姊 今生還能再見不能 一路犯想垂淚 不覺已到西單大街 被一片市聲 驚轉了心神 猛又想起一家可憐的妹妹 便令抬夫暫停 叫過羣子 吩咐上順治門城根趙宅 羣子領命傳了話

社 會 言 情

上馬在前引路 抄過本宅巷口 南行東轉 少時來到 羣子趕着回事 繡鳳王僕下
得轎來 走上大過前門兒的三層台階 那進內通報的男僕 早一迭連聲 傳呼着道
季宅的三奶奶到了 繡鳳見這情景 和香兒微然一笑 拐進雲板式的綠屏風 向
內便走 將一轉進垂花門 早有兩個婆子迎住 一個攙扶繡鳳 一個慢攙扶香姑
娘 香兒含笑說道 我是跟我們奶奶的 不敢勞駕 忽有人接聲笑道 姐姐和香姐
姐可來了 把個蓉姊姊盼得眼穿哩 說着穩穩請下安去 繡鳳見是燕姑娘 下階扶
住道 妹妹可好 耳邊又聽一聲姑姑奶奶 你這是從那兒來 繡鳳聽趙大嬸娘這般稱
呼 急回叫聲娘 請安拜禮 口中說道 女兒早想來瞧瞧娘和妹妹 好不容易 今兒
纔得一來 隨因目左右瞧着 並不見蓉小姐來迎 站起笑道 娘啊 要不然 逕直
到我妹妹屋裏坐吧 趙太太挽手笑道 不枉誇獎 姑奶奶真機警 又爽利 好吧
一箇伸着那隻手道 香姑娘別多禮 我看你也和我們小姐差不多 快不要這們外
道 香兒連稱過蒙抬舉 香兒萬不敢當 寶主一行說笑着 轉入鏡院 繡鳳眼快
早見蓉小姐半常在竹花障內 似笑含羞的半迎半候 忙脫手緊走幾步 叫道妹妹
你何苦對我爲起難來 蓉小姐應聲請安 連叫兩聲姊姊 拜沒還言 繡鳳還着安
道 我真不好和妹妹湊趣 只是叫我來的人 似乎不該躲在這裏 蓉小姐訕不搭的
答道 論我本心 恨不一步出迎 偏這兩條腿 忽然使不上勁兒 繡鳳笑道 這一

社 會 言 情

說 我明白了 想必一雙金蓮兒 近又加了瘦小 蓉小姐沒然這個碰見 轉面招呼一聲香姑娘 望着笑道 今兒都顯着分外漂亮 只是四隻眼睛 倒有兩對兒帶着淚痕 這又什麼緣故 香兒回道 您姊妹進屋細談 小姐就明白了 大家來到屋內 分別落坐 燕姑娘趙太太坐着相問 繡鳳大略說過 灑着淚道 我將在多了個並命的妹妹 不想竟要少了個同胞的姊妹 蓉小姐呦呦兩聲 立即拋下一副同情急淚 一時趕又安撫着道 吉人天相 且慢悲觀 隨改口打聽珍姊妹 繡鳳嘆道 我回家沒肯說 珍姐姐也病着呢 從那天起 我就犯着流淚 燕姑娘接言道 就我這姊妹也茶飯不香甜 消受了幾分 我娘今早厚叫人去請大夫 是我這姊妹一方攔阻 隨笑道 姊姊這一來 大約手到病除 比請個著名大夫還強呢 蓉小姐聽了 不覺破涕為笑 一挪座位 微靠香繡鳳 彼此說樂起來 趙太太嘆味笑道 我的心肝可有了精神和笑容兒了 因向繡鳳笑道 他和龍三爺 本是自幼一同嬉戲的兄妹 這條小命兒 那年又經你奶奶救護下的 論說他早算你們家的人了 他們倆投緣對勁 自然不是勉強而來 至於你姊妹倆 相處不過一年上下 怎會這樣知心識性 比親的還要加親 真叫我猜測不透 可見這確是前緣注定了啊 蓉小姐聽了這段話 向他娘瞪了兩眼 說是得了 老太太 別嘮叨了 請吩咐廚房 給我們預備些可口兒菜吃 大約我姊姊也不能久待 沒聽說現改雇的轎子 又出來快一天了 家裏

肚 會 言 情

一定有人不放心呢。趙太太笑了笑，起身走去。蓉小姐便拉令香兒同坐談心。一時繡鳳提到將來的閨房樂趣。蓉小姐左右望了望，忽的珠淚交垂，悽然說道：「妹妹怕沒那個福分了。」繡鳳急挽手問道：「這話怎講？」香兒也怔眼相看，盈盈欲淚。蓉小姐沉吟半晌，抹着淚道：「恕不用問，到時候再看吧。」當下靜悄了一刻，還是繡鳳開言笑道：「好妹妹，我一不憂薛家錢，二不是王熙鳳，也不願你學那多愁多病的林黛玉。這們辦？」我回去提補着婆婆，咱們儘先團聚就是了。若不然，你真個愁得病來。」我怎對咱們娘啊？」蓉小姐怔怔着道：「這倒也不盡然。我是前夜得了一夢，到今兒還在心緒不寧。繡鳳王僕交口一問，蓉小姐先只含聲不語。後來彈着珠淚道：「姊妹，姊妹，誰也不用問了。這話實在不是順口說的，但願爛在我的心坎兒裏。一些也不應驗。再問時除是眼紅淚落，別無一語。這一來，糊裏糊塗的，先哭了一對兒半。燕姑娘也隨着直抹淚。」繡鳳嘆道：「我從來心硬，現在爲了妹妹你，話剛說到這裡，趙太太帶人開過飯來，親到裏間兒，請他姊妹入座。一見這八隻眼睛，竟又兩對兒帶着淚痕，勸問這個，撫慰那個，末後拉定燕姑娘，說是好乾女兒，你最心直，別叫爲娘的，招這有影兒的急了。」蓉小姐見他娘一邊問，一邊也在抹着眼淚，強擠出嘆喏一笑，說聲：「都老太太了，敢也這們眼淚窩兒淺。」我來告訴娘，我們是替纔說的那位二姐，和嫁到海淀的珍姊姊，担憂難過哩。」趙太太似信不信，望着燕姑娘。

情 言 會 社

問說你姊姊沒冤我嗎 繡鳳主僕趕一隨聲附和 燕姑娘隨衆点点头 趙太太這纔咳
了聲道 我不該說 個人自有個人福 誰也替不了誰 隨笑了笑道 都瞞我吧 我
剛從廚房來 親手安排了幾樣菜 香姑娘也來 咱們娘兒五個 先喝兩口兒 繡鳳
知他母女原愛喝個酒 也想喝上三兩杯 解一解悶懷 便對香兒說道 既這們賞你
臉 恭敬不如從命 便領頭到外間落坐 香兒將裏請安告坐 香趙太太一把按住道
我這兒沒那些規矩 全是自家人 好姑娘 能喝呢 只管放量 不能喝 和二小
姐你們先吃 隨斟斟酒佈菜 一手端着酒杯 喝乾照底 繡鳳陪酒飲過三巡 說明
得早回去覆命 不敢貪杯 趙太太笑道 好吧 反百娘兒們 有得是放懷痛飲的日
子 說着看了女兒一眼 便叫盛飯 到得酒飯完畢 一抹斜陽 已直射到對面窗特
角了 繡鳳不敢再多耽擱 匆匆告辭 叮囑蓉妹妹放心懷 燕妹妹盡情陪伴 原
班轎馬 立即趕回季宅 向公婆稟回一切 二老爺歡道 對你二姊 總算盡了同胞
情義 至於你蓉妹妹 我知道他的心重 自以早游爲是 但是既定吉期 絕隔只騰
三個多月 此刻不便再改了 不是別的 還得防備這一個 別回他又犯起牛脖子來
反倒全不合適 繡鳳連聲稱是 和香兒一計較 回屋後 不再提蓉小姐一字 二
太太只是關念三兒婦的身孕 得使把兒子叫到跟前 囑告道 你媳婦這踏東城 真
得說是神天佛祖的保佑 往後月份一深 千萬別再領頭出主意了 另向繡鳳說着

道：「我和你阿媽，還沒個可意的孫兒，何況作媳婦的生男養女，對公家，是應盡的大職任。在個人，可是一生的大難關。你雖不算生肚腹，可是那頭胎就鬧了亂兒，受了不少罪。這更得處處留神。我想家中大小各事，暫先分交香姑娘、董嫂、老李媽三人，你只須監察指示着，足行了。他夫婦領受這番訓誨，過了幾天，那鳳鳳的噩耗到來，只由文龍前往弔祭送葬，藉鳳鳳不會再到薄家去，轉眼中學放了暑假，不學也只好日功課。文龍在家在外，自覺就有許多樂趣，不想二老膝下中，各一病纏旬，將然好了七八歲，又值一味秋涼，無意中受了一感冒，加上年老氣虛，防備不周，竟致成了傷寒。文龍地急帶氣，將兩個姨奶奶，糊臉斥責一頓，沖頭面請三處堂長替寬安。應代他何杜門不出，自有老父身邊，晝夜排解的扶持侍奉，中間稍見了痊愈，迨一涼風一到，不知不覺，又添上雜病，很有幾位名醫，認為好了這病，壞了那病，糾紛着束手，二太太見這來歷，暗和編鳳商量，想提前娶過蓉小姐，一則冲一冲喜，二則萬一有條措不及，免得一服三年，三則你若坐了月子，也好有個替身兒，繡鳳自然願意。二老爺也以為然，密向趙家去信，回信是怎辦，怎好，不怕草草成禮，終亦再正式請客辦學，都所樂從。匡謝文龍一味搖頭，說是此剩無心大發議論，總之在老親病中娶妻，那是最澆薄的習俗，就在初婚，我文龍尚須使命，何況兼祧再娶，他婆媳曉得文龍的迂拘執拗，只可暫作觀望，一晃兒過了

情 旨 會 魁

八月節 就在節後的那一天 這老病侵尋的季二老爺 由午後至定更 昏暈了兩三次 靠坐到三更時分 突睜二目 拉住文龍的手道 我快好了 你瞧你 可真憔悴的不成個樣兒 好孩子 閉上眼養養神吧 文龍料這情形不好 涕泗橫流 默視無語 二老爺一陣苦笑道 這又何必呀 你只管迷個盹兒 回頭我還有話交派呢 又發急道 若不聽話 我便認你爲不孝了 二太太也道 好孩子 那等這一剎 別給你阿瑪添了 文龍無法 只得蜷伏在老父身旁 遵命將一閉眼 因是連夜疲憊 竟自朦朧入了夢 猛聽耳邊連喚不好 夾雜着有了哭聲 慌忙起身睜眼 原來父親業已含笑逝世 驚嚇上前抱住雙膝 將頭撞到床上 長嘆着道 不孝兒 這真抱恨終天了 二太太帶着姨奶奶大兒婦 含悲忍淚 將給穿就了壽衣 聽得這聲驚呼 轉面大聲叱道 龍兒 不許這樣樣子 要知那是你阿瑪 不忍得睜着眼睛和你分手 纔還有這言 哭只管哭 只不許你哀毀過分 文龍拾頭問道 怎兒媳婦呢 二太太道 他是个雙身子 在沒入殮以前 照例不讓上前兒 文龍臨屍哭道 那裏我們倆 是作甚麼的 元大奶奶跪着道 好兄弟 千萬別把眼淚滴到壽衣上面 文龍雖不信這媽媽律兒 到了此刻 不由得一伏身兒 匍匐床前 放聲大哭 二太太又喝道 你哥哥帶人去測壽材裏子 你媳婦替筋內外僕人 趕辦各事 你先別傻哭 容俟將你阿瑪 停放在正寢靈床上 再盡性舉哀不晚 文龍被喝住聲 上屋那邊叮

噓亂響 已在拆卸屋門蓮架窩風格等項 一時文元趕回 經二太太指揮着 用錦緞
 拖住屍身 下用搭包兜過 兄捧頭 弟抱脚 加派八名男僕 分在左右四角 幫同
 着緊扯平拖 二太太扶着老李媽 在前走着哭叫 餘衆跟在後面 從南屋搭進上房
 在後炕前靈床上 安放平穩 文龍不管別人 退步跪倒 啣嚙慟哭 他這哭聲沉
 慟 把衆人哭聲一齊給壓了下去 後來直哭得力竭聲嘶 昏暈在地 好半天 纔經
 大衆撮救過來 由羣子來順扶拽着 在屋裏蹣跚了片刻 二太太責備着道 纔我囑咐
 你什麼來着 文龍哭道 兒子既抱恨終天 奶奶不用攔 我也不管別事 遂叫羣子
 取來蘆席沙板磚 跪在靈旁 當真的寢苦枕塊起來 二太太長嘆一聲 囑令羣子一
 旁扶持 叫上文元 找向繡鳳 商辦一切喪葬各事 擇定在宅停靈二十一天 首七
 起經 許禪尼誦喇嘛四棚經 伴宿前一日成主 出殯係滿漢全份的三品執事 四十
 八槓 天明後撒出口報 頭一家探喪的 便是蓉小姐的父母 趙太太這一來 本營
 着一肚子的話 及至眼見文龍這分哀毀慘情 嘆了兩口氣 扯同季二太太婆媳 自
 到一邊去計議 文龍只知哭泣守靈 旁事不聞不見 入殮時節 又哭了個死去活來
 季宅本來人情是多的 那三處學堂的教職員和學生 更爭先恐後前來弔祭 就接
 三那日晚間 淨學生足有三百餘人 那中學的學生 許多和文龍的年歲差不往來
 甚至有比文龍大着好幾歲的 這晚竟是無分大小 一律身着孝服 腰繫孝帶 送三

時節 孝子還沒出得家門 他們早已左右兩路 魚貫而行 前引着出了巷口很遠 這項大規模的學生 白衣送三 在北京習俗上 不但是個創舉 而且竟是空前絕後 在哀感中間 另有一番榮耀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交代

第九回 操勞感難產鳳歎德衰 送葬理秋收鵲營巢穩

卻說繡鳳接管家務以來 轉眼間 將是二易寒暑 中間整理財政 維持親友 處處 著有成績 至於婚喪大故 還沒經手過一次 這回給阿翁預備飾終典禮 分外加着 小心 他又深知夫兄文元 長嫂元大奶奶 雖居於長子家媳的地位 因為平日御下 事上 全沒一些威信 曉得到了臨時 一切必都作不得主 更眼見丈夫文龍的至性 過人 事情一出 五中必亂 淨哀慟一項 先沒法子節制 焉能還希望他去料理外 事 於此提起十二分精神來 暗在事先 商承着婆母意旨 除對於那可憐的蓉妹妹 一時沒得兩全辦法 凡屬關於喪葬事項 遵照定制和家法 大致全已有了預備 所以事情出來 諸處應手 不足兩天 一切完全報齊 並且體貼着丈夫的孺慕情思 凡遇可以從豐的無不從豐 應當講究的無不講究 計正院一座高大的碧春蘆棚 頭號月台 大紅寸蟒堂罩 前面微露着十三圓的幫兒頭 靈前自備了一份高三截的 錫鉢桌子 前面另設供桌 陳列自製的最泰藍爐瓶五供 供桌前 安放景泰藍奠池 專派二名男僕伺候執壺 堂罩後面 另有一份奠池 係備女賓奠酒 另有婆子在

社 會 言 情

彼伺候 月台南東兩面 平搭木板帶欄杆的甬路 上舖樓毯 南面直達兩屋 東面直達月亮屏門 鼓號設在大門內影壁前 過廳前設有二報堂鼓 月亮門外設有三報的梆子鑼 外面兩層院子 也搭有高大平棚 外賬房設在過廳書房 請由婆母 就探喪的男賓裡 擇請與阿翁面寅至好的二位盟叔 督飭屬下的書吏官役 綜理外邊賬簿 另在正院南屋 設一內賬房 派香兒董嫂老李媽三人 常川經管 前來弔唁的 本家全放孝衣 親友普撒小孝 由接三那天起 新添了十名男僕 六名女僕 裏外院共請了八位知客 分頭支應 繡鳳本人 時而隨向婆母嫂嫂跪靈 時而關切左首跪靈的文龍 時而還得出頭照應各事 季二太太見三兒婦這份能事 一方十分慰貼 一方又因他的身孕已然顯了懷 核計着 不差甚麼滿了六個月 進入第七個月了 看他這們草畫操持 又是心疼 又是擔心 再三囑咐叫他儘管坐在兩屋 指示一切 不必再來跪靈 女賓裏並沒遠人 若經問說明白 誰也不能笑話你 繡鳳只說過了接三 再行遵命變通着辦 不然 叫您兒子知道 他必定不肯見諒 二太太歎道 真是的 那孩子都好 就是太古板 死守着禮法 絲毫不肯牽就 我幾回想訓責他 又瞧着怪可憐的 說着看了元大奶奶一眼 咳了聲道 誰叫你嫂子太沒能耐 蓉丫頭又不便前來呢 可是乾瞧着你一個人兒操勞 真叫我不能放心 元大奶奶搭言道 奶奶先別這們說 我聽燕妹妹說過 那位親家額娘 探喪後也說來着

社 會 言 情

我蓉妹妹 不是哭喊着 要來給義父穿孝嗎 那爲什麼又不叫他來 二太太喝道 沒那些說的 你可懂得甚麼 回頭叫龍兒聽見 又該犯起牛脖子來 比如要因此 節外生了枝 我可惟你是問 元大奶奶聽這說法 雖然沒敢再說 嘴裏仍自唔噥着 道 我別張嘴 一張嘴就是亂兒 繡鳳因有他事 自去指揮部屬 到得接三晚間 一見學生來的太多了 又都一律穿白孝 也實出於意外 仗着飯莊子離着近便 臨時趕備了二十桌炒菜麵 又傳知外賬房 務必按人問明住址 一一照送經單訃聞 季二太太也向兒婦嘆說 大家這個面子 實在不非容易 偏是文龍更加倍的動了哀 感 來一撥 哭一陣 送三時節 由靈前哭起 直到大街上燒化樓庫 一路上聲淚 不絕 色慘神痴 身形更前仰前合 難以自主 惹得衆學生們 多拿着手巾擦抹眼 淚 這時最難爲情的便是文元 聲多淚少 陪着哼哈了一道兒 又不時回頭觀看 好像很不放心他這胞弟 送三回頭 喪家多是散走 文龍有些哀毀過度 自己簡直 行走不動 仍由兩個男僕左右用力挽架 將一走到西月亮門兒 他又努力振着已經 嘶啞的喉嚨 噯哭而入 二太太預先得了報告 本想迎頭喝住 不防他一逕撞倒靈 前 匍匐不能動轉 二太太趕着坐到他的身旁 哭叫着道 好孩子 你竟不顧我了 麼 有沒散的衆親友 齊聲勸說 叫以老太太爲重 繡鳳平日遇那小有不合的事體 雖能攔管着丈夫 就香兒那個丫頭 遇事也能進言 此刻他主僕兩個 卻是一旁

乾着急 誰也不敢上前 推由燕姑娘老劉媽 勉強給灌了兩口新淘的白糖水 文龍
 緩過這口氣來 聽得母親哭叫 抬頭叫道奶奶 我不哭了 說罷 爬到自己孝墊上
 面 半跪半臥 一聲不響 繡鳳慢慢湊到跟前 跪着勸道 我的爺 別讓咱們奶奶
 着急了 再說學堂裏能有這個感應兒 我想老爺子在天之靈 也必喜歡的 況且哀
 慟也該有個節制 話言未了 文龍怒道 怎你也攔起我來 記得岳父棄養時候 你
 這作女兒的 也曾慟不欲生 難道就許你不許我麼 說着便揮令起去 繡鳳出其不
 意 趕緊一閃身形 二太太急喝道 龍兒你要瘋啊 全不想他這樣的重身子 說着
 繡鳳已是緊蹙雙蛾 顏色更變 腦門子上 陡然迸出許多綠豆大的汗珠子 二太
 太一見 趕過來問個不住 繡鳳是只有答應 沒有還言 香兒問道 許是抹了腰吧
 二太太歎道不像 快攙回屋去再看 便也非同到了西小院 繡鳳灣腰握肚 進得
 屋來 在床上就合着哼聲不止 老劉媽問明情由 說是驚了胎氣 但在這個月份上
 還不怎們可怕 又問不知可見了紅沒有 繡鳳顧不得許多 先忍着疼痛 催香兒
 去到前院照看 囑令遇事暫且替我作主 又叫他拉同燕姑娘一塊兒走去 盡後顛聲
 向老劉媽說了句 你說着了 光景是見了 二太太一聽更急了 連道這可怎們好
 叫我顧那一面兒 繡鳳急又說出一句話 二太太點頭道 只可這們辦吧 無奈也得
 明兒早晨 又見兒婦腹痛的緊 也急了一腦袋汗 老劉媽忽然笑道 就便胎離了股

社 會 言 情

兒也不要緊 七活八不活 只於大人得多受点兒罪 二太太被這話提醒 趕叫去接收生婆 老劉媽攔攔那且不必 我可以效一效力 二太太道 那們 我去預備應用各物 隨就趕回前院 曾在內賬房開單支錢 派人連夜去置辦 不想繡鳳直折騰了一整夜 老劉媽也紮熬着兩隻手沒了法子 二太太一面命人去請醫家和收生婆 一面囑咐衆人 千萬先別讓三爺知曉 一面叫人套車 催令燕姑娘脫孝衣 換上常服 附耳喊喳一遍 派董嫂同坐車出了門兒 好在離起程還有三天呢 這三天內 除去供飯供果供茶点 以及收受禮物輓幛 棚柩沒有多餘事 二太太把上下人等 從嚴交派了一番 瞞住了文龍的耳目 文龍當香兒送早粥時 雖也有過問 因被他用話瞞過 認爲接三以後 既沒多餘事 母親妻室 在鏡院歇乏 自是在所不免 点了點頭 喝過多半盞粥 一頭倒在孝墊上 昏昏睡去 這一覺睡到小晌午 猛被一陣啼哭驚醒 將待接應陪哭 一耳朵聽明白 原是在堂單後面 孝幃外面 並且哭的是個女子 口口聲聲叫着義父 趕緊吞聲暗想道 這聲音很熟 莫不成是燕妹妹麼 隨自答道 不能不能 他的聲音沒有這們細潤 又聽是香兒連勸小姐少懶 有心掀幃查看 又防於禮不合 後聽那女子越哭越慟 隔着孝幃 竟自概不由己 失聲陪哭起來 他這一哭不能自止 當然對於一切動靜 無所覺查了 那邊卻已驚得收住哀聲 看官 你道這女子果是何人 一語点明 便是那一心要來百般小使

的蓉小姐 若問他何以突然而來 且待編書的轉過了這支筆 從頭補敘 原來蓉小姐自從回轉母家 靜待吉期 並有燕姑娘長期作伴 只在季宅住戀了羣兒 一心一意 只想念着戚深知己的鳳姊姊 好容易把他盼來 纔知現已身懷有孕 頓然想起 自家向沒聽說過的一場夢境 觸動了無限悲懷 縮鳳走後 他只是鎮日含顰愁多夢少 一聽說季二老爺得了病 和他母親提起話來 總說這回怕不大好 趙太太先只猜是女兒心重 顧慮着有誤婚期 後聽這位親家老爺的病勢 當真日見沉重 又碍着身分面子 不便運行催娶 恰好季二太太轉出原籍的大媒 商議提早迎娶 沖喜 趙家諸事 向由太太以斷辦理 這又是正中心懷 求之不得的事 那位趙太太 便一口回說 怎麼怎好 並為討愛女兒的喜歡 特意暗地告知 不想蓉小姐臉上一上紅 隨着問道 按說女兒不該這們問 這幹事 他果出面答應了嗎 趙太太哦哦兩聲 反問着道 何必要他出面 難道他還能不答應嗎 你又常說 他諸事都依着鳳姊姊 你們又都彼此怪愛好兒的……蓉小姐接聲嘆道 娘這話 只知其一不知要二 我料他在這時候決不答應 鳳姊姊也是大意了 別看他平日很委屈已從人 要道這大關節曰 他是說一不二 只知侍奉湯藥 不計其他 這事漫說鳳姊姊恐怕連那二位老人家 都要拗他不過哩 趙太太道 你總這樣愛多心 若叫我說 他除非看你不值重 相許駁了這個回 可是他又何必答應於前 你又何必情甘俯

社 會 實 情

就呢 蓉小姐道 娘啊 您是不明白 情性兩個字 是相聯着離不開的 天下惟有

真情的能有至性 亦惟有至性的纔有真情 說句臉大的話 女兒認准了他的至性過

人 纔有傾心鍾情呢 我料他此刻必不知曉 還告訴娘說 他真要沒個表示 女兒

就算瞎了眼 從此再也看不起他了 趙太太氣道 話都叫你說了 那們 你可別怨

爲娘的不疼顧你 他母女說過這話 不上三天 趙太太又找向愛女 愁眉苦眼的道

果然被你說着了 只是……萬一……你可怎們好 蓉小姐只說了句那是命

底下便不言語 這天清晨接到季宅的報條 趙太太先哭了 急忙忙跑到後院 進屋

只一把 抱住他的愛女 哭道 好苦命的孩子 你公公果然去世了 燕姑娘驚問道

真的嗎 便眼淚盈盈 問有人來接我麼 蓉小姐垂淚說道 娘很不用替我難過

作女兒的 從那天一夢 早已自己認了命 趙太太忙問甚麼夢 一向怎沒聽說 蓉

小姐歎道 說不得 現剛應驗了個起頭兒 趙太太急道 傻姑娘 一說破就不應驗

了 快說快說 蓉小姐拭着淚道 連連搖頭 轉叫道二妹妹 你不同我 既得着信

兒 不用等接 又叫道娘啊 您不得去探喪嗎 我看不妨這就去 趁勢送我這妹妹

回去 也省得他 進門兒不得主意 趙太太一聽 陡然有了打算 立即坐車來到季

宅 送下燕姑娘 探過了喪 和繡鳳婆媳很說了許多話 仍然沒得辦法 快快回家

向愛女歎道 我本想和那孩子大鬧一通 偏他又真讓人疼的慌 因將文龍哀毀的

社 會 官 情

情景一學說 蓉小姐點頭哭道 這我早想到了 豈但娘心疼他 說到這裏 忽然似
接不接的言道 就說我那鳳姊姊 這一連急帶累 不更叫人心疼麼 停了停 又道
要不然 我這用乾女兒的名義 前去穿孝 也好切實帶我那姊姊的忙兒 趙太太道
你那姊姊原有這意思 只碍着龍老三太拘板 又怕親友對你有個顧量 我想他盧
論的很是 你那位好性兒的婆婆 真招急這一檔子事 就是沒個好辦法準主兒 我
想等過了接三 再去切實商酌一下 好小姐 事已至此 這可別任性兒 他母女說
過這節 在季宅接三的第二早晨 他娘兒將在一同梳洗着談話 二次提說學生歲
三的盛況 蓉小姐歎道 昨晚胸當着父親 女兒沒肯多言 要說有這一舉 豈不枉
他一天裏三處奔馳 趙太太咳了聲道 傻小姐 誰又心疼你麼 一言未了 院中婆
子嚷道 二小姐來了 蓉小姐隔着玻璃 一眼早看見了燕姑娘 又見他帶同董嫂
匆匆忙忙 已自進了後院 叻了聲道 怎全是家常打扮 又這們荒張啊 便一手挽
了頭髮 和他娘先後用迎 當先發問道 怎這早啊 爲什麼沒穿孝服 董嫂替答道
孝服在車上呢 趙太太道 何必呀 我這兒沒那些講究 燕姑娘行過見面禮後
口中吃吃着 好像不知說什麼是好 蓉小姐一手挽住 連問看你這樣 莫非又有急
事麼 燕姑娘一面點頭流淚 一面把姊姊叫個不住 此外竟說不出半句話來 蓉小
姐扯他同進屋內 旁的不說 先問咱們姊姊可好 燕姑娘見問 咳嗽連聲 好容易

社 會 言 情

擠出句話道：他要好，還不來請姊姊呢？蓉小姐接聲道：怎麼講？趙太太也急急追問：倒是怎麼回事？董嫂怕他母女錯會了意，忙着進前開言道：將奉跟來的原委，草草說明。末後鄭重說道：我們太太叫替回說明白。如果親家太太賞臉，再看着世交的情面，讓小姐去幫幫忙呢？現帶來一身孝服，暫按二小姐一樣給預備的。請您娘兒倆不要過意。趙太太咳了聲道：去是早就該去，穿孝更應該的。不過碍着這層新親，裏是不明不白的，為免叫我為難。蓉小姐見他娘忽的作起難來，不禁睜着眼睛道：不是我臉大，凡事得有個權變。既趕在這個當口兒呢，老太太您別整四方眼兒了。俗說急則治標，別話先不能說。誰叫有我們一個人呢？最好別讓飛鳳姊姊三面為難，為免後時我乾奶奶格外着急。燕姑娘聽了，這纔開言道：貴是姊姊痛恨，趙太太想了想，不便違拗愛女的心意，說聲好吧，便去找來青面繩兒，替燕改梳了一條辮子。催令去取孝衣。董嫂趕又回道：我們太太有交派，叫請小姐到孝棚裏再換。蓉小姐搶着言道：這很不必，隨着伸腳低頭只一看，燕姑娘這回透着機靈，說是百忙中淨得預備鞋子，妹妹的，姊姊又穿着闊大，不如找雙再素些的，將就着喊。趙太太道：你姊姊原本預備去的，前天趕做了雙青布鞋，遂給翻騰找出，恰值文媽跟同董嫂，取進兩個素包袱。蓉小姐更不多言，忙著穿換齊備，站起向他娘着了一眼，撲到跟前，哭拜著道：女兒這一去，一則義不容辭，二是各盡其心，可有

一節 這次與從前不同 不管有誰來接 總得你老人家 親身送了我去 趙太太雖然矜願愛女 此刻也暗歎著女生外向 不大可心 及見女兒這番言動 立又改容攙扶 點頭道好 並說這纔不枉念了會子書 遂滿口應許 替他收拾了一大包衣物 然後去向老爺說知一切 換上素服 戴上小孝 一時車馬齊備 蓉小姐照前拜別了父親 由燕姑娘陪同坐了季宅的素圍大鞍車 趙太太自坐一輛綠拖泥布大鞍車 董嫂和文媽同坐跟車 前頂馬 後轎騾 趕到了季宅 將在供過了早飯 蓉小姐本意哭奠一過 逕去瞧看鳳姐姐 不想一見了靈幃 兜起滿心痛苦 柔腸亂絞 立即淚隨聲出 恸哭不止 直到文龍隔著孝幃 大慟陪哭 纔驚得他芳心稍轉 止淚收聲 香兒趁勢往後說讓 老李媽又受命來請 這裡還有跪靈的女眷 同王母先經過囑咐 誰也沒敢多言亂問 趙太太向孝幃左邊点了點頭 攜了愛女 由衆人簇擁着 輕輕繞出靈堂 折奔西小院 季二太太迎入堂屋 先叫著親家 說了兩句客氣話 隨同蓉小姐撫慰着道 好孩子 又叫你受屈了 蓉小姐低垂眼皮 回了句那不是應該的 便想轉奔裏間兒 趙太太一句別忙沒攔住 他早已撞入帘內 三步兩步 搶到床前 喚了聲姊姊 眼淚便已落下 繡鳳此刻頭上勒着條素色絹子 靠定前窗 擁被而坐 臉上神色灰敗 當時睜開兩眼 回說妹妹多受屈 快請坐 便自喘息不定 這個工夫 趙太太已由季二太太 陪同着追跡而入 蓉小姐全沒理會 剛要斟

社

會

實

情

問到底怎樣 忽聽有人說道 姑奶奶 別着急 這歲數兒算得甚麼 少受罪 倒是真個的 回頭一看 原是自家的母親 聽這話口 彷彿鳳姊姊已然生產下來 沒得落住 又聽有人吻了聲道 你娘兒倆急奔前來 先歇上一歇 我因在此看顧着 也沒得出迎 蓉小姐定睛再看 纔知床前坐定有人 並且就是自家未過門的三太婆 當差得倒退半步 請過了安 低頭一旁站立 他那兩隻素手 儘管在襟上來回撮弄 生把底邊的線頭扯斷 鼓邊兒變成毛邊兒的了 他還自不覺得 仍在半咬着嘴唇 手中一個勁兒 撕扯布毛子呢 那位三老太太 見他差得十分可憐 点了點頭 起身說道 你娘兒幾個 隨伊說話兒吧 我到前院照看一下 別回那孩子又傻哭起來 沒結沒完 繡鳳等這位太婆走後 逞着氣力 伸手招道 妹妹 好妹妹 你何苦這個樣兒 快來請坐 咱們有好些話說呢 蓉小姐隨聲答應 定了定神兒 回眸四顧 纔知自家母親 和那老娘兒倆 竟都先後走了 又想到燕姑娘香姑娘 好像都沒跟往這屋來 此刻在自身以外 地下只有那個老劉媽 當向床內微吁了口氣 進前一假身兒 挨到帳邊坐下 伸手和繡鳳兩相握住 親親切切 叫聲姊姊 問說 怎竟折騰的這般氣弱 小孩兒到底怎樣 繡鳳微嘆道 這是我早年的冤孽 我們不曾暗地說過 我就怕道一手兒嗎 現在我還是我 姊妹倆安穩見面 總算萬幸 一個未到月份的胎兒 整整折騰了一夜零半天兒 誰還指望他嗎 剛已扔出去了 蓉

小姐嘆了聲道：「只要姊妹玉體安全，有何差遣？妹妹都罷，勉強應命。」歌一歇，就請分淚下來。您好安神養濟，繡鳳點頭道：「好！隨就低聲悄語，談了足有兩刻多鐘。老劉媽只顧伺候茶點，並不著耳去聽。有時還絮絮叨叨，攔着繡鳳，別儘自多說話，防着傷神。這姊妹倆也不理他，歌一會兒談一遍，直不知說了多少話。忽然香兒悄步走來，先往床前回了片話，隨後請示小姐在那屋用飯。幾時接事，蓉小姐道：「這且既沒外人，好妹妹你且坐下，別淨去那受累的。」也歌一歇，腿兒繡鳳道：「真是的，妹妹沒來，乾瞞他一個人兒的。不過總有些人微言輕，遂指令坐到蓉小姐的下首，隨發嘆道：「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今儘要看芙蓉城主的了。」蓉小姐不曉得這話中另有話，隨口答道：「有姊妹在頭裏，這句話，到幾時都不敢當。此次蒙差前來，真爲聽候差委，勞怨小辭，別人不提，就他若不加禮諒，此親都顧不來了。」香兒攪言道：「好叫小姐得知，我們爺正對您感愧交集呢。」蓉小姐聽了，怔怔問道：「他已知道了麼？」繡鳳微笑道：「想必姑娘你告訴的。」香兒道：「那兒呀！適纔我本跟同小姐往這邊來，因聽爺又哭起沒完，折回去苦勸半刻，好不容易不哭了。卻一力本問剛來弔哭的，到底是二老爺那位乾女兒，會哀慟的不在自家以下，我因無可推說，便一口氣兒將這一夜半早晨的重要情事，和盤托出。這位爺，眼淚也真方便，直哭說對不起奶奶，尤且對不起小姐。但是在這時候，萬也沒得心情兼顧，叫替回說。小姐既這

社 會 言 情

河通權達變 肯於一來 奶奶儘管安心調養 不用忙着出屋子 叫我諸事稟請小姐
主管 爺自己只知守孝 決不冒昧和小姐見面 並叫奶奶勸告小姐 千萬可別自苦
說到這裏 抬眼向對面看了看 心說這位也眼淚欲流了 趕又言道 按說這話
本不該當着小姐面說 蓉小姐且揉着眼睛道 好妹妹 誰怪你來着 隨轉叫一聲姊妹
不妨帘子啓處 喜兒又來請示 在何處開飯 蓉小姐道 要不然 索性到內賬房
去吃吧 香兒應聲起立 隨同來到前院南屋 趙太太吃過了飯 自行告辭走了 蓉
小姐當晚查點賬簿實心仔事 仍派香兒煮嫂老李媽二人 各管一工兒 芬頭來往承
辦 他本人的見路 自天輕易不出南屋 晚間借回燕姑娘 去和繡鳳就伴 接連着
兩次進庫 學生仍在一二百名 並有長德私立中學全體學生的一幅輓聯 上聯寫是
「觀者是以興 民德歸厚」 下聯是「杖屨後臨思 曾子我師」 蓉小姐看了 心裏這
聯語 不是說死者 竟具弔生者 並又頌揚太過 恐怕反傷了文龍的心 又想上聯
明嵌着學堂的名字 論理還須掛到明處應對 沉吟了會子 轉念到文龍輕易不出孝
幃 卽或因事外出 也必細心仔細觀看 遂向香兒說明已意 叫他帶人 將這幅排
在輓聯密處 只露下款 不必顯露原文 偏巧掛上的第二天 文龍在靈前供奉早點
因又哭得兩腿發軟 二太太着實心疼 想着清晨沒得弔祭人來 勒令翠子來順
左右接架 在棚內踮腳活動 文龍迫於母命 隨走隨着瞧着輓聯 一眼看到民德全

體學生叩轎的下款 喊來茶房 指令挑將下來 香兒聽說 連忙趕來攔阻 文龍已
在看明原文 直眼發怔 香兒怕再惹出意外 催令牽子撓爺回去 文龍驚轉一問
香兒想趁勢勸說幾句 便將蓉小姐對這幅輓聯的意見 隨口說出 文龍聽罷 長嘆
一聲 点了點頭 可巧蓉小姐扶着董嫂 自後院奔向內賬房來 彼此都沒留神 無
心中打了這個照面 蓉小姐一想 不便繞道躲避 索性大大方方走過 文龍卻因滿
心感觸 脫口喚聲妹妹 說了句你多累 眼淚就隨着拋下 鬧得蓉小姐倒不好意思
思起來 也含着雨泡眼淚 回了句龍哥節哀喪緊 別讓衆人跟着急 硬掉轉臉兒
奔向高屋去了 文龍又將這幅輓聯看了看 嗚呼仍照原樣掛好 且香兒還在身旁
順口問道 你們奶奶可曾下了地 香兒未能答言 就聽有人接聲道 我說龍兒
你也該回屋看看去 文龍一抬眼皮 早是自己母親 沒然說言 只請問奶奶這是娶
上那兒 二太太道 我上你們屋去 好孩子 年輕輕兒的 不可過於嬌情 今天又
沒經 你若肯聽說 不妨跟我去踏 這也是人情 沒人笑話你 便叫喜兒帶同香兒
換下牽子來順 攙着硬向西小院來 文龍益切無可推托 隔着不過一層院子 好
半天纔蹭進屋來 繡鳳卻隔着玻璃紗攪兒 早經看在他眼內 心說偏巧他早走了一步
兒 還在這裏撞見 那纔有這意思呢 又見丈夫黃瘦不堪 氣體也萎弱的不在自己以
下 夫妻隔了六七天 此刻一經見面 不免的猩猩惜猩猩 但因當着老人家的面兒

社 會 言 情

只略微互相勸慰了幾句。二太太忽然說道：「誰兒你坐下，我叫着你來。」正國有兩件大事，要和你們倆講在當面。又正色曰道：「這兩件事，原是你阿瑪臨危的遺囑。我一說出，好孩子，你可不許再行違拗。」文龍將由香兒扶令坐到靠床一張椅子上。聽了這劈頭所交派的話，雖摸不着頭腦，卻不敢一味執拗，忙側身遵聲奶奶。只要在大體上交代得下去，兒子當然以順爲孝。二太太噤了聲道：「三奶奶你聽，他總是這宗口吻。」又道：「我這回是事在必辦，何況還有你阿瑪的遺言，若再不肯聽從，我便不希罕你這孝順的兒子了。」文龍一聽，將拔着勁兒站起，不防備又自咕咚坐下。香兒趕過扶任，繡鳳忙道：「我的爺，此刻不一定專講規矩禮數，第一得別讓奶奶生氣。」那纔對呢。文龍點頭道：「那們，你給勸勸老人家，先請備示下。」隨和香兒要過一盤白開水喝着。二太太停了一停，開口道：「一件是大姨奶奶情願跟我守節，那阿瑪一倒頭那天，他已當衆給我磕了頭，連你們倆，他都交代過禮節，這是無庸議的。」二姨奶奶呢，他年歲較輕，自願走一步兒，你阿瑪也說他不可留，叫我早爲發付。我想他還沒有多大走板兒，容着自孝穿滿，再行擇嫁，他屋裡粗細物件，將來一律發給帶走，你看可使得麼？」文龍放下水碗答道：「這是奶奶顧全大體，恩德逮下兒子別無意見。」二太太點頭道：「我另來問你，現在有價格外可疼的人，你可知道麼？」文龍略一沉吟，回了句：「兒子曉得。」二太太道：「你既曉得，就好辦了。」丟急的說。

快的 你阿瑪臨終還提說 千萬別對不起那孩子 他父母兒女一大羣 只騰下這一個兒 他又心很重 真要耽誤出個病兒痛兒 叫我可對得誰 現在更這們不避嫌怨 整天際埋頭在那南屋裏 替我們支持這一棚事 實在叫我心疼不過 再說這三奶奶一時不能出屋子 連送葬帶善後 都得仗他經管 就手兒還得整理秋收的租子 坎地上不同在家裏 要這樣不明不白的 先不說他心裏窩得慌 外邊人有何議論 就我先沒法子開口責成他 事情既擠到這兒 難說你淨講一面兒 不替人家翻臉身兒嗎 隨向繡鳳問道 你想我說的是與不是 文龍聽了 不等妻室開言 流淚回道 奶奶見諱的面爾都到 可誰叫事情擠到這兒呢 兒子熱孝在身……二太太急攔道 不用又打官話 我現想了個委曲求全的辦法 你聽着 就是在給你阿瑪做主那天 借用吉時吉服 叫你們倆當衆拜堂成禮 晚間仍由你燕妹妹陪伴他 暫在照房住宿 成親一節 不怕遲到三年服滿後 我都不干預 所爲你們倆省得拘執着 他一改正了名稱 明定了身分 好去出頭操辦一切 你那丈母娘 是疼女兒兼着疼女婿 件件依着我 定規由明天住在這裏 趕着替他女兒張羅 我本想臨時再告訴你 又怕你當真給我個下不來台 現在把話說明 好孩子……文龍一聲答應 回手扶住香兒 站也說道 奶奶先別着急 二太太道 我再告訴你說 那孩子 對你抱着無限的委屈 這回臨來時 早給他父母磕了頭 求着他娘親身送來 你若再鬧那

靴 會 官 情

老八板兒 那不得活要他的命嗎 他和你這媳婦親同手足 誓作英皇 他這人是我救護到這們大的 事是你這媳婦一力撮合成的 真要把他委屈死了 別人先不提我們娘兒倆 也就快交代了 文龍聽到這裏 淚流滿面的應道 兒子勉強遵命就是 但不知他們怎個區處 繡鳳忙接言道 我們官稱兒一律 至於私下裡的稱呼 就不用管了 二太太先笑了笑 隨着咳了聲道 得了 你先去守你的孝 我們也得忙我們的了 文龍歎息兩聲 囑咐繡鳳好好將養 叫香兒喊來羣子 扶着轉回喪次 香兒低眉笑了笑 把將纔文龍在前院裡 和蓉小姐撞遇的情景 細一學說 繡鳳歎道 要說他們不是不互相情重 就這位爺方的過了火 又微笑道 說來也是緣分 偏那位小姐 又能處處原諒他 二太太道 要說呢 你們三個都是可疼的孩子 盼着他再活動點兒 咱們娘兒倆 可就省心多了 繡鳳搖頭道 那可得走着瞧 本來這就不容易 再要通融裏講通融 橫媳婦料着 至早也得過一年以後 又陪笑道 萬一您兒子 一定要遵守二十七個月定制 也是沒法子的事 只於奶奶得遲兩年再抱孫孫 二太太話到嘴邊 因防着繡鳳傷心 遂借個因由岔開 另行商辦通知大媒 臨時擇請男女陪賓 及趕備漢裝禮服頭面等等 這一忙碌 季宅上上下下 全已得知此事 暫只瞞住蓉小姐一人 次日趙太太到來 携有許多包裹 在文媽外 多帶來一個女僕 託名來給女兒作伴 一住三日 得工夫卻鳳在繡鳳屋裏 暗相計議

佈置 直到成主以前 纔把愛女調到西小院 眼同季二太太 婉轉把話說明 緣鳳另和他握手附耳 說了許多話 蓉小姐先還一味搖頭 後因聽到文龍這回從權應命 不像虛假 始行忍淚含羞 聽由衆人給上頭換衣履 前院南屋的成主大禮 一經告成 改換了一片清音細樂 二太太便親給覆上五色蓋頭 由衆人簇擁着 步倒紅毡 來到南屋 其時文龍已經兩位吉服男賓 扶着在門前等候迎入 先在新木主前行了雙禮 然後由伴郎伴姑夾扶着 前引後擁 折到後面拜堂 不想贊禮郎唱到夫妻交拜 他兩個竟不約而同的 左右站定 誰也不肯動轉 贊禮郎又連唱了兩遍 伴郎伴姑齊聲提撥 仍自對立不動 急得兩親家 分奔到兒女身邊催問 仍然都低頭直立着不言不語 趙太太是真急了 附近蓋頭 叫道好姑奶奶 怎到這個時候 叫爲娘的 着起這無名的急啊 蓉小姐聽了 微微嘆了口氣 仍不作聲 對面的季二太太 也在那兒把好孩子叫個不住 都始終沒問出個口話兒來 這兩親家問了半刻 抬頭一打照面 彼此又悶又氣 卻自各疼各的孩子 不忍得加以呵責 大家正在急悶的不可言狀 這工夫一陣木底兒響 到門外截然而止 那位三老太太 隔着玻璃風窗 回身一看 見是暫管內賬房的香兒 料他必有急事 忙招手道 今兒是一無忌百無忌 香姑娘你且進來 現正有事用着你呢 香兒原在窗外看明情景 並且此來先已脫去孝服 當下應聲走入 略問幾句 靈機一動 点了點頭 分向二位

社 會 言 情

太太低聲說了句話。季太太拍手道：「噯，我忘了神，短了交派。」趙太太趕叫着姑奶奶道：「果然爲着他麼？」回頭你們倆同去拜見，豈不更顯着至誠。三太太太搥問道：「纔沒說嗎？」一無忌，百無忌，倒是怎麼回事。別這們打悶雷啊。這話沒能說完，就見那兩親家，一位按令兒子恭揖，一位拉令女兒檢衽。他兩個也好，仍舊一語不發，順勢跪倒紅毡上面，交代了相拜禮節。季趙兩親家對面一笑，送他們進了洞房，挑去蓋頭，坐帳合巹已畢，強迫着兩人交了談。即行聚集在事親族人等，先拜祖，後分大小，男女僕人也分班拜見這位新三奶奶。文龍也振作着精神，當面拜過岳父岳母。趙太太喜歡的雙手扶住叫道：「姑爺，你瞧你都喘息不上來了，快一邊歇息歇息。」季太太也催着攙令新三奶奶進房歇歇腿兒。蓉小姐此刻再也忍不住了，向文龍望看了一眼，隨向他娘說道：「這還不去嗎？」趙太太道：「好姑奶奶，你就能強扎掙着，也得心疼人啊。」沒見姑爺坐到那裏，還得人扶助着麼？又道：「你放心，我管保他不能挑禮。」隨即聲香姑娘，不想香兒乘隙向二太太回過話，早已暗自走去。二次叫時，文龍晃悠悠的站起，接言道：「不用叫他了，我們就夫職。」蓉小姐曉得文龍的心事，暗自告知他娘。趙太太忙轉叫一聲親家，微笑着道：「好在今兒所請的伴郎伴姑，不是外人，還都沒散呢，倒是趁此交代齊了大禮，一來別讓我們那位姑奶奶心裡顛量，二則他們倆好各辦各的事去。」二太太忙說對對，那位三老

社

會

言

情

太太哦哦兩聲道：「是嘍，我這纔明白。」又嘖嘖着道：「難得難得，那們我先到前面照看去。」說罷扶着婆子走了。這裏衆人遂簇擁着這一對新人，奔向西小院來。將都走入院門，就見迎面跑來一人，高聲回說：「我們奶奶，因沒能出屋子，給太太親家太太和爺奶奶道喜。」特命奴婢迎接搖駕，並說回頭請爺和新奶奶便服相見。趙太太噙了聲道：「香姑娘，你幾時又來在這兒迎接，真是罷者多勞。」又笑道：「他也是應有的禮數，我真佩服他。」可稱是一場不落。好姑娘，你既替交了這個關兒，就頭戴帶帶，香兒回了聲，轉身上台階，開了玻璃風門。繡鳳已是全份禮服，站在門內側首，搶先給趙太太道賀。隨向二太太請下安去。口稱媳婦繡鳳，給婆婆母大人道喜。起立後，略閃身形，檢衽言道：「爺和妹妹同喜。」文龍兩人進得屋來，怔怔還了禮。蓉小姐見堂屋鋪就紅毡，趕即轉到右首站立。於是文龍居中，繡鳳在左，一齊跪倒。他夫妻三個交拜已畢，外人俱各退出。文龍忽垂淚言道：「老爺子總算白疼我們了。」蓉小姐聽這話分外心酸，不禁簌簌淚下。繡鳳忙道：「要叫我說，老爺子在天之靈，這纔放了九分心，可是喪葬大事上，卻已得這新兒媳的十分繼哩。」文龍點頭嘆道：「你姊妹談吧，我得換孝跪靈去了。」蓉小姐見說，趕將跟皮一抬，說：「繡鳳請慢走。」他這話一出口，自覺着兩頰發燒，忙着歛氣凝神，侃侃說道：「事情既擠到這兒，各有各的職責，我也不便犯那羞澀的小家子氣。爺儘管安心去守孝，我

社 會 言 情

回頭另換重孝 隨同跪靈 一面經管各事 至於送葬後帶辦秋收租項 只要有董嫂香姑娘隨同下去 專資熟手 大約着 總不至於辦不好 話已說明 爺就請吧 文龍心想他從前何等嬌痴 只爲鍾情於己 不但被繡鳳一手收服 而且他本人竟歷練得才足濟變 言動驚人 文龍想到這裏 遂掬着一片誠心 鄭重注視 連聲咳嘆 最後 說出好好二字 又擠出句新奶奶請便 低頭將一轉身 香兒正急須回轉內賬房 趁勢招同喜兒 左右攙架着走了 季太太此刻悲喜交集 叫道親家 瞧他們都這們可疼 我悔不早在月初力主迎娶 現在雖說面子上大禮告成 究竟這孩子還得抱着委屈 趙太太失聲嘆道 好在他還明白 只看他們將來的情好吧 說罷 兩親家一會意 相將出去 屋內只多餘兩個婆子 一是老劉媽 一是文媽 分着伺候烟茶 叨絮搭話 繡鳳不理他們 扯讓妹妹暫坐吃茶 隨一附耳密談 蓉小姐陡然現出悽惋神色 回說士爲知己者死 姊姊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知己 現既幸得追陪着 作了同心併命的伴侶 以後但有姊姊一句話 妹妹自必竭力而爲 萬死不辭 只這一節 請姊姊休再提起 繡鳳方在提着精神 密傾心曲 這時暗吃一驚 不由得向他那桃花面上 呆呆注視 要知端的如何 且待下文交代

第十回 供棠花呢喃鶯燕語 遭荼毒泣涕痛鴿原

卻說繡鳳對蓉小姐的心情志意 和他與丈夫文龍的婚配 抱定始終成全主義 乘着

本身這番難產 不能出屋料理阿翁喪事 先用金蟬脫殼計策 將這營喪送葬的事大
 責任 委卸到蓉妹妹身上 料定只要他不避小嫌 前來襄辦大事 不怕打不動文龍
 的心志 及知蓉妹妹不但含羞到來 並且哀懇娘親相送 覺得他那情真心苦 志決
 慮周 暗與自己心心相印 一面故設疑障 以逗他兩人的情趣 一面藉勢裝病 誰
 已過了十二天 仍然不出屋子 湊成借成主吉期 迫令他兩人臨時成禮的機會 他
 這種種計畫 只有季太太趙太太 與他所倚爲右手的香兒 在事前備悉周知 不
 用說一心守孝的文龍 就在兩心相印的蓉妹妹本人 直至事到臨頭 也還沒能完全
 了解 所以他們兩人 經衆人簇擁到了西小院 進得屋門 驟見繡鳳全身禮服 精
 神滿面 全都不免一怔 畢竟蓉小姐事關切己 覺悟甚快 直把這位鳳姊姊 感激
 到了一百二十分 因而當衆說出一片不避嫌怨 担當責任的話來 另又體貼着文龍
 的孝思 在夫妻名分以外 絕不多所期望 趕到衆人退後 繡鳳那片附耳深談 自
 然情意周密 不非尋常 可在蓉小姐心裏想着 生怕外間多所議論 尤且怕被文龍
 看輕了 於是首先表明感深知己 隨後將密談中的情節 一口駁回 他因是心誠志
 決 遂不自覺所說的話辭 過於激切 繡鳳語入心通 卻也佩服蓉妹妹的心地光明
 難能可貴 但是前後不過數語 竟說出兩個死字來 在此刻聽着 分外顯着刺耳
 轉念他這語出至誠 並非失於檢點可比 倒不便明給說破 當下察看他的神色

社 會 言 情

也誠誠懇懇的說道：我們生爲女子，固然應當矜重身分，可在禮教所許，似不必過爲嬌情。隨笑了笑，好在還有一面兒呢。待我勸轉了他時，咱們再饒舌吧。蓉小姐聽這說法，只將眼角一垂，不作聲響。老劉媽半聳着兩隻耳朵，從旁插言道：咳，我說姑奶奶，別緊自惱人了。繡鳳嗤然說道：聽不清，道不明，這可是俗說的聲子愛打岔，可惜這大年歲，也不想。我們本是換心姊妹，彼此對心疼，誰能惱誰呀。隨大聲言道：別打岔了，去把新給蓉二奶奶預備的那身孝服，赶快拿來。老劉媽又問了一遍，纔蹣跚着去開衣櫃。蓉小姐忽叫道：姊姊，這可不怪，您將纔對婆母自稱名字了。繡鳳笑道：妹妹真好悟性，我因長輩對咱們呼喚不便，打算商請婆母在官稱兒上，各加上本名兒的一個字，纔這稱呼法兒，是先試探妹妹的意思。蓉小姐道：姊姊所見甚是，說着孝服取到，是白粗布釘拉絲的半身孝服，配一件毛邊孝裙。繡鳳指道：咱們是旗漢禮兒雙方兼用，仍穿粗布青鞋，所以沒另給妹妹預備孝帶子也。無妨照舊。蓉小姐点点头，將要穿換。繡鳳攔道：且慢，還有事呢。伸手從鏡台上，取了衣線粉盒鏹子等物，讓蓉妹妹坐到前窗。正色說道：按禮這原是兩日一早兒的事，現在趁着吉服，妹妹再受回屈吧。蓉小姐並不多言，聽從開過了臉。姊妹倆纔一同卸去禮服，換上孝服，忽覺順着一陣風兒，送到鼓聲隱隱。繡鳳驚道：怎麼發晚擗啦，真是忙來覺天短，話言未了，香兒登登跑來，一口氣兒進入。

裏問 回說那位大爺 單這工夫沒了影兒 太太叫催新三奶奶這就去 好偕同三爺 供獻晚飯 這已是第三通兒掃了 說着伸手來攙 繡鳳忙道 妹妹還得多偏勞 蓉 小姐道 姊姊可不該鬧這客氣 說罷 拉住香兒轉身就走 文媽赶上左右招扶着 逕向前院奔來 將一轉到靈堂 早見文龍走出孝幃 那月台下 用白布蓋定了一桌 席面 四個墩子 六名男僕 都在預備往上搭呢 蓉小姐忙站到靈桌右首 陪同分 獻了匙箸 下面一棒鑼響 細樂齊奏 送上席面 排好墩子 又和文龍分獻了湯飯 哭奠已畢 隨同婆母長嫂跪了一會子靈 到南屋前去查点賬簿 并預備送葬各事 緊接着便是伴宿發引 這一整天零半早晨 饒有繡鳳暗中布置 香兒董嫂作爲副 手 這位蓉三奶奶 還累得廢寢忘餐 不得休息 把季二太太心疼得 每一照面兒 便就極力撫慰 來往親友 稱得起是交口贊譽 送葬一節 那位三老太太和鳳三 奶奶 預定都不去的 元大奶奶是孩子太多 他爲人又沒招對 二太太說他一去 倒給格外添麻煩 勒令在家給繡鳳作伴 趙太太曉得季宅墳塋 遠在蘆溝橋南 啓 槓甚早 爲幫顧愛女起見 照直送了下去 所有發殯一路上的熱鬧 不消說得 單 說送殯的儀仗執事 到彰儀門外打落換槓以後 因前引有高挑輓聯多副 全班鼓樂 和隨行的大幫車馬 沿路仍極風光 中間在橋上打了回尖 直到下午五点多鐘 始行到了地土 這時最惹附近一帶注意的 蓉小姐而外 便是那位燕姑娘 文龍的

肚 會 官 情

一力哀號 更招得多人替着抹淚 安葬都已事畢 文元早拖着孝衣 找地方自過癩
去 他還張着淚眼 苦戀着沒能堆好的坟頭 不肯挪移半步 蓉小姐本意是 不忍
逆拂文龍的孺慕悲懷 再則多少也碍着身分面子 不便自行攔勸 只提補着二太太
差人催喚了兩遍 候到陽宅裏堂燈多時 還不見他轉來 暗自授意香兒 香兒也
真急了 拉同董嫂架着二太太 找到新坟那裏 借着坟邊新設的燈光看去 老遠的
先和羣子嚷了一頓 奔到近前 扯住文龍嚷道 我的爺 是了就是了 現在太太和
新奶奶 都要急壞了 這不是親家太太 都找下來了 說着向董嫂一努嘴 一邊一
個 架起就走 羣子乘勢在身後半推半搯 來到陽宅裏院 進得上屋 羣子撒步退
出 文龍被香兒董嫂拽到裏屋 一語不發 往炕上就躺 幾乎沒把董嫂帶倒 蓉小
姐啾啾兩聲 不由得追到炕邊 連問這又怎們了 一面伸手向額上摸去 手還沒到
只聽一聲好妹妹 你不用着急 且容我緩一緩 當驚得縮手不迭 暗道 怎還這
們稱呼哇 香兒還在沒罷放手 直說奶奶經管放心 爺大約是乏累過了火 二太太
左問問兒子 右安撫着媳婦 那不識會的王四家的 怔怔兒擠向前來 沒日子說道
不是中邪了 拿皇曆鎮下子就好啦 燕姑娘連連擺手 不叫多說亂道 這工夫
猛聽有人嚷道 怎不管我了 這深一脚淺一脚的 蓉小姐聽明是自己娘親 轉身迎
住 剛一低聲訴說 那眼淚就進了下來 趙太太也不願嚷了 說聲那能够呢 將在

趕來看問。文龍已被香兒扶起，顛聲答道：「奶奶岳母都請放心，我纔是頭暈腿軟，並沒別的情形。」說罷向左右一張望，蓉小姐閃在他娘背後，聽得明白，心下一塊石頭落了地。靈機一動，進前問道：「先沖盃白糖水喝，歇半會兒，再盛過飯來，好不好？」文龍點頭說好。董嫂趁勢脫手跑去。少時沏來糖水，蓉小姐接過，轉交香兒，給送到唇邊，眼看着順利喝下，然後去料理各事。忙過這一陣，香兒想過滋味兒來，急急起身走開，攔着額上的汗道：「我衣衫都快濕透了。」蓉小姐趕着撫慰幾句，張羅大家吃了飯，見文龍有了精神，商令叫來王三王四，先將租項問了個大概，覺得不至費手，吩咐明兒午後開收。儘三天內報齊，揮令退出。一時想到銀姐姐的香塚，有心問明所在，又怕勾起文龍懊惱，向燕姑娘望了望，娘兒幾個閒談些時，便各分投安歇。大家連日勞乏，次早上屋開門稍晚，文龍又稍候片刻，慢慢從西屋走出來見母親，聲說哥哥文元，一早坐車進城去，叫替回京，這裏現有多人，他不等圓坎兒了。二太太一聽，氣不打一處來，罵聲好不顧臉，必定是被那口子癡拿的。文龍不好搭言，趕向蓉小姐遞個眼色，他一見會意，忙向婆母陪笑岔話。趙太太叫聲姑爺，問說今兒腿還軟不軟，隨說你們倆素很投緣，原不用我來多嘴多舌。但是他嬌慣些個，倘或……文龍忙道：「沒的話，就這一場兒，試問嬌慣的幹得來嗎？倒是小婿……底下的未能出口，就聽蓉小姐勸了聲道：「二妹妹怎這半天沒進屋來。」

他本就不愛說話 昨今兩天 尤且悶苦的露了神兒 香兒接言道 董嫂也半天沒見面兒 光景向上許家去了 蓉小姐道 不能啊 他們要到別處去 那能不言語聲兒 別是……說到這裏 向文龍看了一眼 把話咽住 文龍心中一動 外貌卻很鎮靜的道 二妹妹人素誠實 董嫂也是個曉得規矩的 決不能私自一同出去 說着踱到院中 故意閒走幾步 慢慢轉出花牆屏門 羣子正在東廂催辦早點 一眼看見 追出攔住 文龍沒容他問 說聲你來很好 便扶着走出陽宅 向西南上望了望 低頭就走 穿過了坎地的左右兩道柵欄門 向地上查看一番 照直奔到五顆松下 羣子歎道 我就知道 一定是上這兒來 文龍忙搖頭示意 輕身站住 側耳向裡邊聽去 果有人哭着數數叨叨 只苦於聽不清楚 當指令羣子在外等候 手扶那座巍峨的石碑 放輕脚步 穿進果木林子 隨走隨着窺看 就見一個青衣女子 面向墓門 身靠石桌 盤坐在一片野菊花上 手持素絹 半握着臉兒 在那裡宛轉啼哭 文龍心下明白 暗自點頭拭淚 又向旁邊查找 並沒見個人影兒 卻見石桌上 供有一盃清茶 一盆鮮艷盛開的秋海棠 不禁微嘆道 想不到 他會備了這等幽雅應時的祭品 只是那個怎的不見 難說這花兒茶兒 竟是他獨自供奉的嗎 正自猜測 那女子又復哭訴起來 這回聽得聲聲入耳 語語驚心 禁不住胸中亂跳 三步五步 轉出樹外 雙手扶住石碑 一個勁兒發怔 羣子兩次相問 好像都沒聽見 急

社 會 言 情

得他回身想要喊人，又不敢嚷，瞥見香兒急奔前來，念了句「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迎上去告知，所以香兒更不多言，進前一扯，嗔怨着道：「怎這們不讓人省心？」文龍驚轉嘆道：「你先別瞞怨我，且去看那是何人。」聽他說何言語，這道：「這不得爲難死人嗎？」香兒何等機警，立即放了文龍，潛踪走入林內，留神細聽，卻是句尾聲兒。只聽見蓮香二字，其餘沒得聽清，暗道：「一步來遲了，不想歇了不到兩分鐘，又聽哭道：『姊姊呀，你和姊夫那樣情深義重，妹妹纔有今日。我只說人得飲水思源，偏偏現放着兩位續姊姊了，你生前聰明一世，死後總該一靈不昧，好姊姊呀，當初怎們疼我來着，這半天竟自沒靈沒聖嗎？莫不成你這苦妹妹，底下那半句，仍然聽不清楚。』」香兒細一咀嚼，好像聯帶着自己，很是替他難過，略一籌思，轉出去向這主僕二人一揮手，二次放重了脚步，嘆問道：「二姑娘叫我好找，敢是在這兒哪嗎？」文龍見他這般做作，嘆了聲的是可人，扶定羣子逕直回來，一進花牆屏門，蓉小姐迎住，嘆道：「奶奶問了好幾回，爺就不管別人，也別讓老家兒緊自着急呀。」香姑娘呢，二妹妹找着沒有，又道：「我原想去來着，因這頭上末下，又有孝服在身，許多不便，幸而他還機靈，追逐着攙扶，雖說有人跟隨不則，怎好意思不給人家留個尺窩兒嗎？」文龍見他幾乎淚隨聲下，末句語意雙關，一時沒得話答，只說「今兒可不怨我，等香兒回來，你就知道了。」蓉小姐聽了，踩着小木底兒道：「怎把他扔在那

情 言 會 社

裏 要一哭想故主 那不沒結沒完了嗎 咳 這又是我的不是 不該由他一個人兒跑去 文龍忙道 還有人呢 他們這就回來 何苦着這冤枉急 請屋裏坐 我正要請教 二太太站在堂屋門內 含笑接言道 既有話 你們裏面兒說去 他也好歇歇腿兒 說着一閃身形 叫喜兒換下羣子 文龍爲討母親喜歡 說是腿下已然持了勁兒 姑娘 你去攙新奶奶頭裏走吧 不想蓉小姐忽然忸怩着 不肯邁步 趙太太笑道 這又何必呀 二太太當面喜兒一努嘴 這丫頭素很得臉 乘便一湊趣兒 半攙半拽 送到前窗炕桌左首 回頭就走 蓉小姐將要轉身 文龍已在右首坐定 低聲道 妹妹請坐 他聽這稱呼 微瞪着一雙俏眼 說聲又來了不是 文龍道 那爲什麼 纔稱你新奶奶 可不應聲兒呢 蓉小姐一笑落坐 卻又發着恨道 我就恨鳳姊姊不能夠來 他若來時 二妹妹自也不敢隨意出去 文龍歎道 這話也不盡然 他纔是有意背着咱們 在他親姊姊跟前 哭訴心事 偏巧被我目視耳聞 細情呢 回頭可問香姑娘 我現在句簡而明的話 說出來不怕你多心 便是「他不同你」四個字 蓉小姐哦哦兩聲 臉上一紅 慢慢抬起眼皮 懇切言道 都是一樣姊妹 又有銀姊姊那層關係 我想……文龍不容再往下說 急道 直說他與你不同 我索性說破了吧 咱們這從權又從權的事 雖由鳳姊姊一力辦成 要知除非是你 要在別人哪 豁出去兩相反目 我也不能應承 好三奶奶 好蓉妹妹 你原諒我不是

一天了 請你澈底的原諒我吧 蓉小姐聽罷 噙着眼淚 剛說句我的爺 因見香兒一步跨入 遂轉口搶着問道 燕姑娘呢 香兒回道 董嫂怕担不是 二姑娘也怵個勁兒 文龍插言問道 董嫂躲在那裡 先我怎沒看見 香兒答道 他本在前面防着閒人 被他家三小姨撞見 扯到一旁 有的沒的問個不住 經我一喊 聞聲趕來 他們現尚往許家去了 蓉小姐道 現正候他吃飯 回頭更缺董嫂不得 遂去稟明二太太 派香兒坐車往許家去 加派羣子跟往 硬給接回 飯後核收租項 很是爽手 次早開收禮畢 移續收租 末後只有六七家沒認交齊 蓉小姐問明別無情弊 當就網開一面 限期補繳 責成王三上去交納 此事辦過 補向王四家的交派着道 你兩個閨女 前此上去宮差 二太太見他們怯笨不堪 曾經酌給賞賜 交由王四領回 現在二老爺去了世 宅裏更無須乎多添人 那位三奶奶 讓我交諭你們 只要上心去看管各事 不再生心作弊 所有許給他們倆的賞賜 到時候 決不能說了不算 王四家的聽了 趕緊帶同閨女連連叩謝 把新奶奶頌稱不置 一時從良鄉轉回的老王順 上來交差 所有應收租項 分文不欠 蓉小姐欠身獎勵幾句 即當衆批給賞銀拾兩 王四一見眼熱 與他家裏的 交口稱道新奶奶的恩典 蓉小姐哼了聲道 你們別犯糊塗 須知上頭有二太太 頭裏有那位二奶奶 我這全是秉照成案辦理 王三聽了 趕緊領頭回道 太太和兩位奶奶 這們待下有恩典 奴才們理當自

社 會 言 情

加勉勵 蓉小姐點頭道 這還像話 都下去吧 文龍連日一旁觀聽 見蓉三奶奶也這們辦事得法 說話得體 心下深為敬重 晚飯以後 借着詢問租項的事、兩相傾談了半宵 待到三更鼓下 纔各分屋歸寢 次日早起 忙過盥漱各事 他二人暫換備帶的吉服 由二太太帶領着 在祖塋前補行叩謁雙禮 隨後到銀墓雙雙拜祭 其時自二太太以下 全係常服 惟有燕姑娘仍是一身青布衣褲 不肯再換 他在觀禮時節 瞧瞧蓉小姐 看看他姊姊的坟墓 暗自嘆歎 文龍裝作未見 又因那盆秋海棠 依然供在石桌上 故意指着相問 香兒也故意略為學說 蓉小姐歎道 按說桂花菊花香圓佛手 雖不如這花鮮艷 都可說是應時當令的清供 偏我們會一樣沒想起來 燕姑娘咳了一聲 接言道 姊夫姊姊 都有大事在身 那能分心到此 又說憑妹妹也想不到 這是沒出屋門一步的那位姊姊 給想出來的供品 他也曾說菊花沒開 桂花將殘 果子雖有得是 不大合我的身分 蓉小姐聽了 向文龍歎道 這姊姊總是高人一籌 簡直說吧 咱們都在他的包涵以內 二太太忽叫道 蓉三奶奶 你跟我繞個灣兒 說罷挽起就走 趙太太也陪同走了個周遭 蓉小姐於無意中說道 看這情景 怎彷彿眼熟得緊 他娘攔道 姑奶奶 這話可別順口說說 他經這一攔 好像有了覺悟 急忙縮口 回頭向墓前看去 文龍正從盆裏 起出那顆海棠花 親手種好 燕姑娘重新奠了茶 香兒跟同磕了頭 因怕文龍暗自傷懷 慙

憑着趙太太 陪同季二太太 領着衆人折轉陽宅 換回孝服 隨便吃些點心 卽刻
 分乘車輛 取道回京 在進宣武門時 趙太太的車岔向東去 這一行車馬 順大街
 往北 折入本巷 頂馬將一到門 喊了聲太太們回來了 就有一年老男僕 跑出伺
 候 他身邊放有一個水盆 盆內放有一把菜刀 這回都在門外下車 由那老僕左手
 遞過刀柄 右手拿定一個蘋果 次第交代過了這個俗例 將一擁進垂花門 繡鳳早
 偕同看家人等 迎頭請婆婆的安 問爺和妹妹好 文龍又在 一怔 二太太伸手扶住
 問道 你好啦 幾兒出的屋子 繡鳳回道 就由今天一早兒 又說媳婦的嫂子 昨
 夜招了涼 現正蒙頭搬汗 沒能出來迎接 大哥也沒在家 蓉小姐等鳳姊妹回完了
 話 進前廝見 其餘上下人等 依次見過 二太太帶同兒子媳婦 到東院請了安
 回西院上屋喝茶休息 找補着吃了飯 已是平日晚飯時刻 文龍特又回明母親 在
 這百日以內 暫搬往外院小書房去住宿 二太太道 按禮是這樣 但是兩個奶奶
 誰都不容易 你切不可冷落他們 文龍答應着 偕同鳳蓉姊妹倆 在屋裏各談了些
 時 當真移出外院去住 次日請過母親早安 先到西小院來 瞥見鳳蓉姊妹 手携
 着手兒 迎面走來 遂說我猜吧 蓉三奶奶 大半昨晚住在這裏 見香兒在他姊妹
 身後 連着點頭 因又問道 這想是同到後照房去 不防備腦後有人接言道 那邊
 現只董嫂一人 不如同去瞧看大嫂子 文龍忙一回頭 見是燕姑娘 將在閃身讓路

蓉小姐早應聲道：「真是的，讓你姊夫與鳳姊姊回屋去說話兒，咱們一路走，說着改携了燕姑娘的手，逕向前院走來，有這一踏，纔知文元那天從墳上單獨回家，他夫妻大吵了一頓，文元負氣出門，兩日未歸，元大奶奶也賴在炕上，不肯出房，他姊妹本意是來探病，被元大奶奶夾七夾八的一說，鬧得神昏頭痛，耐坐了一刻，抓個縫子起身走出，仍就携着手兒，轉到上房，恰值文龍繡鳳正在這裏陪侍閒談，燕姑娘心地樸實，趕向繡鳳問道：「大嫂子，趕則不是真病啊？」二太太一抬眼皮道：「你姊姊昨天怕我生氣，迎頭替他圓說，其實到晚間我都聽說了。」二姑娘你且坐下，燕姑娘道：「二位姊姊都在站着，乾女兒怎好落坐？」二太太當向兩房兒媳吩咐道：「既沒外人，你姊妹不妨坐下，娘兒們好便多說會子。」鳳蓉姊妹遵命告了坐。二太太接令燕姑娘坐到身旁，向文龍說道：「我最愛他心地樸厚，早晚須替尋着個相當的姑爺。」燕姑娘見說，向文龍看了一眼，低頭不語。二太太接續說道：「人別淨看台面兒，你大哥和你那妹夫，就是個榜樣，你須在外面細給留留心，隨又嘆道：「你哥哥這樣糊塗，你妹妹又那們悶苦，以後就盼你們三個長此和和氣氣的……燕姑娘慚愧了半刻，一聽提到珍姑娘，因想岔開話頭，脫口問道：「事情上，珍姊姊不能坐車，自然來着不便，那位姊丈，怎也沒見到呢？」文龍聽了，揮着眼淚，叫道：「二妹妹，你可那裏知曉，繡鳳忙使着眼色，意思是不叫燕姑娘再往下問，不想他錯會了意，又

社 會 言 情

尊聲乾奶奶 問說可是珍姊姊 已然添了 或是珍姊夫有何病症 也不能出屋子嗎 終不然 怎那張媽……蓉小姐見婆母老淚欲流 急攔道 妹妹不用往下問了 燕姑娘此刻也看出文龍母子 都在十分悲苦 忙着頓住口話 怔眼納罕 二太太已自淚隨聲下 咳嗽着道 不怎麼纔找囑告你姊夫呢 實告訴你說 這總是咱們家都瞎了眼 你珍姊姊該當受苦 說到你乾阿瑪事情上 就他家一條狗 也沒來到靈前吐上一吐 你說世界上 有這們混賬的人家兒嗎 緩了緩氣 又復抹着淚道 至於那個張媽 因是咱們家的人 他家嫌他碍眼 又防他來往傳話 已給擠兌得不能往下幹 於上月裏 前來向我辭了活 回家養病去了 那時候 姑娘你 正在你蓉姊姊他那家裏 給他作伴 現在你那珍姊姊 只剩得形單影隻 暗泣吞聲 我自你乾阿瑪一病 沒得去瞞他 到事情上 他家又沒露上個人毛兒 咳 好姑娘 我告訴你說吧 兩下裏 從此就算斷了親 不是我作娘的心狠 不韌記着苦命的女兒 誰叫事情擠到這兒 你說可有什麼法子呢 文龍夫婦三人 聽到此處 忙站起齊聲諫勸 二太太点点頭兒 指令照舊入坐 叫聲龍兒 長嘆一聲道 按說估計着日子 你妹妹總該坐了月子 咱娘兒們都不能去 只好等你哥哥回家 叫他去探聽一下子罷 文龍方在泣不可仰 聽這交派 哭應着道 只好如此 話音未了 老王順自外奔來 喘吁吁上了台階 二太太坐在堂屋後炕上 看得逼真 叫喜兒問有何要事 這

肚 會 言 情

樣荒張 王順站在廊下吃吃回道：海海海海有有人來來了 二太太急問海海海誰家的什麼人 王順回道：奴奴奴才不敢說 文龍聽他忽的緊犯口吃 曉得必有岔事 忙回身囑道：你回你的 有什麼不敢說 王順道：這這這裏有有張紙條 喜喜姑娘 先先請三三爺看看 喜兒進前接過 先自吻了聲道：這是口報條兒啊 文龍站起 問報的是誰家的誰 喜兒也認有幾個字 低頭一瞧 趕緊往身後一背 向老王順使着眼色道：知道了 二太太先聽海海海和報條的話語 已自驚心 又見喜兒這宗情態 急喝聲道：是甚麼規矩 喜兒苦着臉道：太太您就不用問了 此刻文龍已在變了神色 繡鳳趕向蓉小姐和香兒 對文龍一努嘴 他本人跑在婆母身邊一站 然後叫道：喜姑娘 有事只管回明 喜兒也知沒法子遮掩 又見兩位三奶奶都有了防備 遂頭聲回道：姑奶奶於今早不好了 這語聲沒能管下 就聽兩聲騾騾 喜兒把口報條一扔 趕進幾步 幫同鳳三奶奶扶住二太太 香兒本已緊挨着文龍站定 應聲與蓉三奶奶左右架住 兩邊對向着摩撫胸口 連嚷帶叫 老李媽喊着粗使婆子 匆匆淘了兩盃白糖水 分着灌下 好半天 他母子纔悠悠氣轉 文龍換了口氣 大睜兩眼叫着 王順問細情 王順急得兩腿發軟 手扶門框 低聲回道：老奴可不敢再說了 二太太也哭了出來 隨說這不怪你 快去掛問個明白 王順聽了回道：非是老奴心粗 實緣那送信人騎馬而來 扔下報條就走 老奴的話將問出口 他那匹馬已跑出很

社 會 官 情

遠 無從追問了 這時鳳蓉姊妹和香兒六目相視 誰也沒敢攙言 喜兒一時忘神 緊接說了句這可不對 忙又改口問說 不管怎樣 太太這總得去踮啊 文龍拭着眼淚 接聲說道 話不能這們說 你想這樣親戚 這樣急事 他家不專人送信 不報告病情 只扔下一張普通的口報條兒 情理上下不去 先不必說 恐怕其中還有緣故 隨轉面尊聲奶奶 請少悲慟 先派人去探內情要緊 二太太聽罷 張着淚眼 瞧瞧繡鳳 又望望蓉小姐 哭說我已沒了主見 你們倆替我想 怎樣是好 蓉小姐趕向鳳姊姊遞着眼色 繡鳳開言道 您兒子說得固然在理 可據媳婦想着 是去是不去 須得趕快決定 這們遠去探聽內情 恐怕沒這工夫 蓉小姐應聲道 姊姊這話是極了 文龍點頭道 我豈不知要去就得快去 但料定妹妹必然死的不明 若是冒然前去 臨時可怎樣應付呢 繡鳳道 何不就近到後胡同探聽一下 二太太一聽 連說有理 又向繡鳳問道 你說可差誰去 繡鳳應道 最好是媳婦的大伯子 偏又兩日沒得回來 若不然 可派王順向他們底面兒 探問個大概 再定辦法 似還不至遲誤 老王順正在門外 聽到這裏 應聲道 理應奴才效命 說罷沒等上頭再發話 便自匆匆轉去 工夫不大 又由院外撞進一人 叫聲奶奶 冒矢矢的請了個安 二太太喝道 你這兩天上那兒去了 文龍見來者是哥哥文元 猛然得了主意 請完了安 心想先容他回句話 不想他說昨晚同妹夫在一塊兒來着 二太太急

社

會

言

情

喝問道 甚麼 你說誰 文元又一重說 二太太道 好哇 順手一指道 地下有個紙條兒 你且看來 文元拾起看道 沒這事 決沒這事 昨天晚上我妹夫還提來着 我妹妹新得了個妞兒 娘兒倆全很平安 算來今兒正是十二天 所以他清晨出城歸家 我也趕來給奶奶道喜 文龍不暇多言 只冷冷問道 這一說 報條不足憑了 文元見問 忽的頭筋紉起多高 兩眼瞪得包子般大 大聲叱道 我知道啊 你去問那接的主兒 二太太道 嚷的是什麼 我來問你 他家怎不早來報喜 現又報憂呢 他眼睛裏 既沒有死丈人 又沒有活丈母娘 那們 他對你說的話 果然可靠嗎 文元一時無話可答 轉身往外就走 嘴裏唧噥着道 我的話總都不信 二太太喝令回來 曉諭着道 你別又犯糊塗 我也願意你妹妹好 你的話實在 要知現放着這個報條兒 我和你兄弟 正急得流淚交流 難說你沒看見嗎 現在經你一說 更把人鬧糊塗了 這們辦 快去給我打聽個明白 文元半回着臉兒 答說孝服沒滿 不能硬往親戚家裏跑 二太太氣道 那你怎跟他一同瞎闖去 告訴你說 你有這個妹夫 我沒這個女婿 文元仍是一面走 一面叨嘮 氣得二太太伸手指道 你們瞧他够多們糊塗 繡風半天沒敢搭言 這時叫聲哥哥請回 聽我一言 遂說報條的真假虛實 現既辨不清楚 奶奶自不便就去 他家向最待敬您 您無妨去給探聽一下 下子 姑奶奶母女平安呢 作為找補着道喜瞧着 也是您的面子 萬一暴然間有個

不幸呢 您穿着素服進去 更無妨碍了 就手兒看看情景 問問原由 也省得叫旁人說 娘家沒人惦記着 可得千萬搶早翻回 好便奶奶斟酌個怎樣去法 文元站定了想想 笑說還是三妹妹想得周全 那們 我這就走 蓉小姐使叫香兒給大爺傳車 文元奔回西廂房 滯膩了片時 居然出門坐車走了 文龍心想苦命的真苦命 糊塗的真糊塗 泣涕漣漣的向外張望 瞥見王順轉回 劈頭就問 王順苦着臉道 趕則三姑奶奶日前坐了喜 文龍攔道 這層業已聽說了 王順噙了聲道 擗鍾宅門房人說 本來原很平安 昨夜十二點前後 姑奶奶一個勁兒心中發熱 想涼東西吃 媽媽們不敢担沉重 老親家太太是已安了寢 當由親家太太到那屋裡瞧看 說是怕要發狂 叫給取來一個涼柿子 還放在風地裏吹了半天 拿進去眼看吃下 文龍聽得這裏急 跺脚 王順忙住了口 向四下瞧看 文龍催道 往下說啊 王順叮嚀道 這可是過耳之言哪 又向對面看去 見衆人仍前加了防備 纔接續說道 姑奶奶吃下那個涼柿子去 當下心中一爽 安然睡去 不想親家太太走不多時 姑奶奶被腹痛疼醒 又值姑爺連夜未歸 各屋全已睡熟 據說足折騰了個後半夜 待到天光微明 值更的從窗下經過 聽得屋內呼痛的聲音 低微可慘 喚醒了媽媽們 推門進去查看 人已不行了 他說到這句話 原想掉句文 急切想不出來 遂又重了句 咱們的三姑奶奶 大概就這們歸西去了 文龍母子聽這一說 自然哭了個發昏第二

章 鳳蓉姊妹以下 連香兒喜兒老李媽 都是一邊掩勸老少主人 一邊揮着眼淚
二太太緩過這口氣 哭罵道 他是養過兒女的人 這產後十二天內 怎會給媳婦涼
柿子吃 又徹夜沒人照管 那不要命等什麼 我那苦命屈死的肉哇 文龍忽自止了
悲聲 進前勸住母親 悽憤着道 鴿鷓在原 兄弟急難 兄妹和兄弟一說 這個責
任 當然在兒子身上 究竟後事如何 且待下文交代

第十一回 邵鳳卜璞素返空門 戚駒陰容青與女學

話表忠厚性成的季二太太 自從愛女所嫁非人 平日走着親戚 時不常見犯着隔膜
已自中了一種心病 偏在二老爺的事情上 婿家竟沒個人來 兩下裏無形中斷了
親 這一接到珍姑娘的噩耗 一時痛女心切 沒了主見 及至文元走後 王順轉來
聽他所說 固然事出有因 卻是查無實據 方在思前想後 暗自顛奪 又見文龍
慷慨陳詞 說出一片血誠的話來 剛点了点首 又搖了搖頭 沉吟足有一刻多鐘
然後揮淚嘆道 龍兒 聽你這語意 纔不愧是同胞連心的兄妹 說過這話 重又嘆
息着道 話雖這們說 這事要一發動起來 於兩家的體面全有干係 總宜慎重爲是
文龍悲憤之下 脫口問道 照奶奶這一說 難道就此能手不成 二太太道 好孩
子你別起急 且等你哥哥回來 再作計較 隨轉叫一聲二姑娘 你珍姊姊這一沒了
我便拿你當作個親女兒 以後可把那乾字去掉 當他們娘兒幾個 商量珍姑娘的

事 燕姑娘一旁聽着 半晌沒敢攙言 此刻抬眼看道 還可不敢違命 二太太微然
 一怔 他又委婉說道 誰叫我親姊姊 埋在慈仙墳上呢 那們一辦 叫我對姊夫怎
 樣稱呼哇 蓉小姐咳了聲道 別看他素日天真爛漫的 這工夫 會有了心眼兒 二
 太太沒得駁他 轉叫道香姑娘 你這兒來 香兒進前伺候 二太太握住他的手道
 好姑娘 我把你當作珍姑娘 咱們娘兒倆 由此可要多親多近 香兒退後半步回道
 奴婢更不敢應命了 我給太太提個醒兒 最好屬喜姑娘極爲合宜 二太太道 論
 說我們娘兒倆的確不錯 只是他的年歲大些 遲個一半年 就是人家的人了 我又
 何必多此一番周折呢 隨望着香兒歎道 也能 留着你 給你們兩位奶奶 作個永
 久的幫手 倒可以長在我的眼前 且比認個女兒強 也省得送到人家去 白替着提
 心弔胆的 末了兒還落個沒有結果 香兒聽了 低垂素頸 不作一聲 文龍卻曉得
 母親這話 實在是傷感到了極處 先叫王順退去 隨即香兒着了遍茶 然後向鳳蓉
 姊妹 彼此一遞眼色 另尋着話兒岔說半天 一同哄着母親 吃些飯菜 壓一壓心
 火 二太太在屋中略爲活動會兒 吩咐着道 都放心 我淨等大爺回來 你們先各
 回屋去歇息歇息 這一早晨 很够受的了 文龍答應着 把香兒叫到一旁 囑託着
 道 太太照例在早飯後 必睡個午覺 今兒恐怕睡不着 可又不能不請老人家將息
 一刻 我打算累小妹你 約同着燕姑娘 在此作個伴兒 香兒應道 是了 爺有話

情 官 會 魁

自管分派 幹什麼又這樣的稱呼 說罷轉回上屋 叫聲喜姊妹 一邊一個 攪架二太太進入裏間 燕姑娘因被二太太拉住不撒手 遂留在這裏談話 文龍回到西小院 與鳳蓉姊妹又一計議 那意思仍要認真交涉 情甘出頭去打官司 並說雖不能叫那狐狸精給抵了命 也得給屈死的妹妹 出一出生前的怨氣 他只管說得激憤異常 繡鳳只一邊支頤而坐 默默無言 文龍發着恨道 女諸葛敢也沒有主意 還是故意的袖手旁觀啊 不想繡鳳好像沒聽見 并不應聲 遂轉叫一聲蓉妹妹 蓉小姐接言嚷道 姊姊不管他呀 繡鳳冷冷答道 妹妹就妹妹 管他作甚 又道 這稱呼纔親熱呢 沒見他爲着已故的妹妹 全都不管不顧 想要望風捕影 翻屍倒骨 去打一面兒官事麼 蓉小姐乍聽這話 未免一怔 聽到後幾句 嘔嘔兩聲 一旁淺淺發笑 文龍左顧右盼 哼了聲道 不用你們一個孔明 一個周瑜 鉤心鬪角的 欺哄我這傻魯肅 蓉小姐接言道 呦 周瑜呀 我怎們配 正經的 恐二位伏龍鳳雖相鬪智 與我這甘拜下風的徐元直 滿不相干呀 文龍強笑了笑 轉向繡鳳道 他倒推得干淨 那們 我來請問 怎說是望風捕影 怎見得是一面官事 繡鳳送一氣說道 打官事 第一得有証物 第二得有証人 請想目張媽回家去養病 姑奶奶身邊 可有咱們的家人麼 準於何日何時添的孩子 娘家都不曉得 可有誰能出頭 証明他家在胎前產後 對咱們姑奶奶 怎個待承法兒 難不成事到臨頭 咱們家空

肚

會

言

情

王順 和鍾家的門房人等 算得了個正當的証人麼 說到証物 漫說過耳之言 未可盡信 就使一切屬實 爺再一力爭執 縱然鬧到開棺相驗 請問既非毒害 又何從檢驗得出來 真個的 還開腸破肚 挖出那個沒化就的柿子麼 再退一步說 柿子當真沒化 挖得出來 至多也不過責備服侍月子的不加小心 誰能坐罪到他婆婆身上 何況同床共枕的人 素是兩情既泛着隔膜 這天偏巧又住在城裏 回去以後 我看僅只落一聲咳 他能歸咎那個狐狸精 替死媳婦爭口氣麼 又況你們郎舅兩向不對頭 他就心知媳婦死的冤 我料也不能順着您說 請想 這一無証物 二無証人 叫死的白落個翻屍倒骨 是不是望風捕影的一面官事 若再容那狐狸精還過口來 一句俗話的批語 打不成狐狸鬧屁股騷 繡鳳還要往下說 文龍早一揖到地 說聲多承開啓愚蒙 怎耐情勢所迫 萬難甘休 蓉小姐道 就這能耐呀 可惜那個龍字 被你佔了 文龍歎道 我本是條孽龍麼 蓉小姐哧的一聲道 不用拿這話來堵擻我 隨抬眼叫聲姊姊 因見繡鳳已起身離座 忙轉口道 一個揖可算得什麼 姊姊何必躲開 又哦哦着道 或者是當着我 故意這們客氣 其實我要是姊姊 管他甘休不甘休 非等到屈膝求教 纔指示他個明白 文龍苦着臉道 人家正在氣苦交加 還忍心這們打趣 再說你並不是這樣人啊 難說你姊妹竟變連橫爲合縱了麼 說着轉眼一看 繡鳳正站在東面暗暗点首 不禁嘔了聲道 是了 繡鳳急問是

什麼 文龍道 姑奶奶在家時節 你姑嫂本極對勁兒 他姊妹更是自幼兒就很要好 現在同是三奶奶了 求了這位 不求那位 自然是我的不是 說着便向西面拱揖

蓉小姐倏的一閃身形 口中言道 實說了吧 我姊妹是怕您這作爺的 緊自犯那死心眼兒 藉此逗着開一開心 因問道 姊妹也罷 姑嫂也罷 無論怎麼着 大約也沒有兄妹親吧 文龍將一點頭 他又問道 可是兄妹的親情 比母女又怎樣呢

文龍道 兄妹自然比不了母女 繡鳳接言道 卻又來 依我姊妹看着 爺請想開了點兒 且看咱們奶奶的意旨使了 文龍嘆道 咱們奶奶太已的忠厚 遇着難題 更自沒了主意 繡鳳道 不然 這一回 他老人家 好像有了定見 文龍道 不是只說等候哥哥的回話兒麼 繡鳳道 正因這一節 纔知老人家有了定見呢 文龍還在搖頭 蓉小姐道 怎麼 真成了傻魯肅麼 待我替爲說破 又說我可陪不起了 卻請坐候 文龍微然一笑 相向落了坐 蓉小姐盪膝坐穩 一邊用手捏弄着鞋尖兒 一邊說道 咱們哥哥 向來和他家的人 都說得來 聽說那位親家額娘 尤且的待敬這位大舅爺 他們郎舅昨兒又在一起來着 今兒這一去 還用提麼 總該更是好待承 多說幾句想不到 應允着好發送 文龍將要搭言 繡鳳攔道 別忙 蓉小姐道 要不然 還是姊姊說吧 別回他不信我的 文龍忙道 沒有的話 誰說都一樣 有理我何賓服 蓉小姐微笑道 不是那個 我怕說不圓滿 讓爺聽不入耳 既這

們着 我就接着說 遂說道 他家還許留大爺吃飯 大爺遇巧還許全兜攬起來 回家決不能早 到家後 必只找好聽的說 咱們奶奶 今兒想去也來不及了 但能面子上交代得下去 大約也就忍了口氣 不是別的 就是我姊姊將纔說的 一無証人 二無証物 他老人家 還許另有兩層難言的隱衷 一是老爺子骨肉未寒 不忍叫爺們在這熱孝期內 去驚官動府 二是姑奶奶早已嗚咽吃黃連 有苦處沒法子訴說 死了死了 一死便了 何必再讓女兒 死後多吃一番翻屍倒骨的苦呢 至於爺想去打這一面兒的官事 據我姊姊料着 咱們奶奶 也必不願意白饒這一面兒 我也是這個想 究竟這話對與不對 須等大爺回家 纔可定規 又微微笑了笑 道 俗說一條道兒走到黑 我看爺此刻就使不走那一條道兒了 大約也得等到黑哩 文龍聽這一席話 忽而搖頭 忽而點頭 忽而流淚 忽而失笑 聽到末後 只望着繡鳳出神兒 繡鳳喊來老劉媽 叫他取來開水 兌了三碗茶 卻親手先送給蓉小姐 說 妹妹這片話 比我說得委婉有含蓄 請先潤一潤喉嚨吧 蓉小姐啣了聲 想要放腿起立 繡鳳一手按住他的肩頭 一手遞過茶碗 附耳說了兩句話 轉向外屋就走 蓉小姐緊接着站起身形 端了那茶碗 款步走將過來 文龍正向外呆望 聽得一聲請喝茶 轉睛看着問道 這是姊姊親給妹妹倒的……蓉小姐應聲言道 不許小妹妹轉敬三哥哥嗎 文龍道 這又奇了 我偶然叫聲妹妹 你總不樂意聽 現在怎自

社 會 言 情

稱起小妹妹來 蓉小姐歪頸答道 我就這們不講理麼 文龍見他這神情 不減往日的嬌痴 自是不免動情 急又強自收攝 問說你姊妹倆 今天的言語動靜 何故有些反常 蓉小姐先不言 自去取來一碗茶 坐到對面 舉碗相讓 彼此喝了兩三口兒 纔回言道 好叫你得知 我們原是奉有慈命 來相勸慰 我姊姊現到前院覆命去了 怕你仍自想不開 特意囑咐我 在此給你解煩 這不是前後都說破了麼 此事就聽憑奶奶主持 你不必再犯呆氣 還有一層 要知龍哥哥若犯呆氣 反不合珍珠妹的苦心 叫 he 死不瞑目呢 文龍細一玩味這個語意 點頭嘆道 這一說 他算吃得苦中苦 我竟犯起呆中呆了 蓉小姐應道 這不是解脫語麼 此事暫先揭過 我現想起一個人來 記得本年五月節前 那位號稱黃雲俠女的劍俠姊姊 曾有信給鳳夫人 要送一位梅姑娘 到咱們家裡來 何以總也沒信了呢 文龍呵呵着道 還說呢 大約因無法給去回信 以致攔了淺 隨長嘆一聲道 對不住梅姑娘 已然下不去 對不住劍俠大俠 太已的難乎爲情了 說着神色又自懊喪起來 蓉小姐道 這話不對吧 據我所知 前後已去有兩封信了 文龍微笑道 你這話纔靠不住呢 要知那個地方 我曾親身到過 還沒法子再遞一紙書 誰又能望空發去兩封信啊 蓉小姐作色問道 好爺的話 幾時見我打過誑言來 文龍低笑道 別生氣 我並沒疑你謊言 不想他索興糊起臉兒 又哼了聲道 這一說 敢是有意瞞着我麼 敢

是防我將來攔放不下人麼 說着眼圈一紅 珠淚盈盈的道 我們本是自幼投緣的世
 兄妹 如今更進一層作了夫妻 想不到反這樣的信不及我 文龍忙站起說道 這更
 奇了 我自問對你不住 那認信不及 更不口有意相瞞哪 蓉小姐接言道 那們
 明明有的事 爲什麼一定不承認 文龍呆想了一刻 叫道好蓉三奶奶 實在沒這
 事 並不是我不承認 蓉小姐聽了 堵氣一扭身形 說聲好 回頭咱們問 說罷面
 向隔扇不再作聲 文龍有心陪持幾句 又自問沒有不對地方 遂也退步呆坐 這工
 夫 那先經躲到外間的老劉媽 端進新闖上的煤油燈 放到對面案上 回頭進前
 左右看了看道 爺奶奶竟是囁氣了麼 隨着咳嗽兩聲 轉往外走 文龍一見 二次
 起身 走近隔扇一旁 陪笑說道 咱們是好兄妹 好夫妻 何苦生這閒氣 回頭叫
 他們傳出去 倒彷彿怎樣吵嘴似的 再說也該上東院請晚安了 得了 都是我不好
 蓉小姐本沒多大真氣 纔被老劉媽看破 聽他叨念 心內也頗後悔 只不肯自找
 台階兒 及見文龍趕過陪持 不禁噗哧一笑 卻又歪臉問道 我就請問 究竟爲什
 麼單瞞着我 文龍一時無可剖辯 遂沖口說道 誰要瞞你也叫他……蓉小姐聽是
 像要起誓 急起身一抬手 捂住他的嘴 陪笑言道 咱們這房中小櫃兒 用不着那
 深沉話語 隨放手道 倒是我得上東院去 你出到前邊看看 文龍道 院裏已然黑
 上來了 待我替你叫個人來 一邊說 一邊跑到外屋 掀起簾子 邁步就走 不防

情 會 醜

備有人將上台階 彼此正撞了個滿懷 就聽吆的一聲 身形幌了兩幌 現伸手亂找門樞 文龍也是個急勁兒 回應了一聲 張開雙臂 趕將那人緊緊抱住 屋裏的蓉小姐 聞聲什麼事 趕着撐亮了燈光 那人被燈光一閃 首先嚷道 可了不得 快放手 是我是我 蓉小姐接聲道 是二嫂子嗎 待我給你拿出亮兒來 文龍早驚得放了手 直說我是怕被我撞下台階兒去 並非成心 再說也實在沒看清楚是誰 董嫂扶定門樞 喘息着道 真也沒這們巧的 蓉小姐掀簾問道 沒吓着呀 董嫂臉兒一紅道 吓着倒不至於 只是怪不得勁兒的 蓉小姐道 都是他這們瞎辦 忙着替我叫人去 董嫂低笑道 也是我急於來請爺奶奶用飯 又道 本來是呀 這漆黑的院子 地下淨十字磚縫兒 樹木又多 爺就能由奶奶一個人兒走啦 遂攙着出屋 却已不見文龍形影 董嫂嚇的一聲道 這位爺大約僞得可以的 蓉小姐點頭道 他也真太板滯 就說這們些日子 有時候跟我還犯僵呢 他主僕一路說笑着 來到前院上房 一進堂屋 桌凳匙箸都調好 娘兒幾個却全湊在裏間 因為那位大爺將從海澱回來 正一同計議那事 蓉小姐進屋聽了會子 大致和纔料估的辦法不差往來 暗向繡鳳說知 仍舊扶了董嫂 到東院問候 正赶上要開飯 三老太太一高興 指令陪同吃飯 飯後挽令進前 說你不同他們 儘自站着 回頭該脚疼了 便叫坐在一旁 娘兒倆問答說樂 又把董嫂先打發回來 說明回頭叫張媽攙送

董嫂折進西院 見文龍站在上屋廊下漱口 曉得這邊開過了飯 想起纔在後院相撞 情景 借着燈光 不由吃吃而笑 文龍忙一低頭 搶下台階 急急跑到過廳的小書房裏 衝着燈自己犯了會子僵 又見座鐘業已快交十点了 加以爲着珍姑奶奶的事 起心裏萬分警悶 喝了碗茶 從書架上抽取兩本書 看了個無耐心煩 遂叫在此 侍候的羣子 給舖設好了衾枕 收拾睡下 偏又滿心是事 直到後半夜 始能睡得安穩 次日起床後 天氣業已不早 到裏院一看 鳳蓉姊妹 早都給婆婆請過安 回屋歇息 也便折向西小院來 迎面遇着香兒 告以鳳三奶奶 現在蓉三奶奶屋裏 正有事請爺去呢 他此刻已把頭天晚間情景忘卻 望着香兒略一點頭 坦坦然然 轉入後院 將一拐過曲尺屏風 就聽是董嫂吆的一聲道 好快呀 文龍陡然動念 將在兩頰一燒 沒想到又一聲爺 接着檢社拜道 昨兒原是我錯怪了人 抬眼見 晏蓉小姐 不禁咳的一聲 還着揖道 這又是怎們回事 招得燕姑娘拉着繡鳳 說聲姊姊慫恿 便孜孜慈笑起來 文龍向衆人望了望道 你姊妹們 是在廊下賞菊呢 還是特意等候着 跟我湊趣兒呀 衆人聽了 又是相向一笑 香兒從後扯道 算了 別逗笑兒了 兩位奶奶正等爺有事商量 請屋裏坐吧 便搶步去開了玻璃風門 當下彼此相讓着 穿淮甯子門兒 到臥室裏分着落坐 文媽董嫂分頭奉獻烟茶 文龍一眼看見那張佳人拾翠的直幅 指問道 幾時掛到這北牆上來 繡鳳答道 是

社

會

言

情

我姊妹 今早因話提話 我想那屋既有劍儂姊姊的玉照 因將銀姊姊這張畫圖 移到這屋懸掛 文龍聽了 向鳳蓉姊妹各看了一眼 已領會個中用意 瞥見蓉小姐身邊 站定一個盤妝小姑娘 至大就在十二三歲 眉目頗覺清秀 驚問道 這是誰 纔怎沒得看見 蓉小姐含笑不語 仍由繡鳳答道 他是樹人老叔那邊的金姨 若舉過來的 原是他們苦同鄉的女孩子 流落在北京 經金姨收留使用 偏那位太太容納不下 金姨見咱們待下人諸般厚道 又知道爺很喜歡南邊女子 所以轉荐給我 我想這屋正缺個人 所以撥到我妹妹手下 說到這裏笑了笑道 這就省得急的迷了頭 爲何人亂闖入了 文龍強笑道 你何苦也這們打趣我 隨問道 商量的就這個事嗎 繡鳳道 這就作得了主意 何必跟爺商量 就我那屋 因香姑娘不便作那瑣屑事兒 也添了個丫頭 那個原名菊子 這個原名阿玉 暫且這們叫着 正式名字 倒是等着爺給起呢 蓉小姐聽這話說完 纔叫阿玉給爺請安 隨叫他取過書桌上的信件 文龍接來看視 原是兩處公立學堂 催問到堂上課確期 看罷言道 我告的是白日假 假期將過了三分之一 怎就來催問呢 蓉小姐道 我姊妹也曾研究來着 光景是代庖的不大得手 這倒是酌量回封信去 文龍道 這話不錯 回頭我就辦理 蓉小姐又親自遞給一張報紙 笑說這新出的一份女報 頗有意思 文龍接到手內 翻轉看了一過 說辦這報的是個熟人 此人姓姜 號叫瞻雲 不妨訂他一

份 得暇還可幫帶他的稿件 說着忽聽羣子在廊下回事 香兒出去 接進一封包皮厚信 卻回繡鳳耳邊一再喊啞 文龍不免動問 繡鳳答道 這信來得很怪 既發自河南 煩人專送 可又不要收據 並且寫明是給我的 下款呢 我心裏又毫無影響 你說怪也不怪 遂遞過道 爺和妹妹 不妨咱們同拆同觀 文龍見下款署的是「璞素白河南城南尼庵和十緘發」 再看信簽上 果然明寫着「季三少奶奶鳳夫人查閱」字樣 伸手捏了一把 裏面很透着柔軟 也納罕道 這信可真來的突兀 蓉小姐忽的靈機一動 怔怔問道 許是和昨天所提的信 有些關涉吧 繡鳳應聲道 不錯 這稱呼很像 文龍還在似明白不明白 繡鳳早取剪子在手 從一旁輕輕剪了個長口子 取出兩張素箋 另一個又厚又軟的紙包 看那張雲箋上 寫的是 鳳夫人慧鑒 前賜手諭 敬悉祇遵 不意劍儂師姊之 令堂太君 突於新秋逝世 師姊以守梅故 節哀殯葬後 甫擬擬擋成行 適又接到 飛函 內開老太爺棄養 龍三爺哀毀逾分 蓉夫人事 尙在不免延擱 囑爲緩行待命 師姊正自嘆薄命 擬待親送守梅後 邁入深山埋讎 至此更嘆守梅命薄 守梅亦澈底覺悟 自知塵事催人 情緣無分 來從何處來 去還向何處去 已於昨日在師姊家廟內 斬斷情絲 矢返空門 劍儂師姊定日內挈守梅南下 投拜某有道行名師 從此息影蒲團 不再問塵緣事矣 夫人大德 容另圖報 賜函及聘禮與龍三爺當日贈物 一

併封還 有情人請勿以無福人爲念 又緘發此次上書後 卽行易名璞素以見志
預計此信到時 璞素已在南中某寺

請毋再煩驛使也 專此馳頌 雙安

守梅絕筆 璞素和南

三人看完此信 都覺得神思黯黯 欲語無言 坐在一旁的燕姑娘 不解此中原委
這時進前看了一遍 仍自半明不白 因站向鳳蓉姊妹夾間兒 左右呆看不已 香兒
心中清楚 想了想 料定這三位 各有各的感想 自己不便都給戳破 略一沉吟
向繡鳳耳邊言道 奶奶素日不是這樣人啊 繡鳳嘆道 我是自恨發信太倉猝 措詞
沒加檢點 以致失了這個好伴侶 不但對不住你們爺 也真對不住劍梅二位呢 又
咳一聲道 雖然那時的我 把全份心思 全注重在蓉三奶奶身上 究竟還是智慮不
周 纔有這個錯失 文龍忙說也不盡然 要不上劍儂喪母 也不致激出這場變幻
因劍儂當面和我說明 他母親一逝世 他便立誓不在人海中了 這總是你們姊妹
無緣 我不該多造孽 要一定引咎自責 倒叫我難平爲情哩 蓉小姐也嘆道 卽此
可見 白雲蒼狗 變幻無常 誰又知誰怎個結果呢 繡鳳聽了 抬眼一看文龍 回
身叫道妹妹 你別這們感慨 暫把這事揭過 商量想要舉辦的事 倒是公私兩益
大家都可以消磨歲月 遂指給香兒 教把這函信紙包 暫先拿去收起 等待便再檢
看 免得又加添不快活 文龍心中 本有無限感觸 因防鳳蓉姊妹有個誤會 強自

鎮攝着 聽繡鳳這話 料他已看出自己情態 便不再維持 叫住香兒 要拆看送還各物 香兒不肯移交 說是我聽奶奶的吩咐 總得經我們奶奶允許 纔敢交由爺去拆看 文龍強笑道 我想檢着 一過 把舊物分給兩位奶奶 前文就算鈎消了 你用多個心眼兒 饒不給我看 還拿你們奶奶作鼻子頭 香兒又一張嘴 繡鳳忙攔道 先讓他暫給保管着 等說完話再拆取分散還晚麼 香兒一聽 轉身逕去 文龍這纔正式問與舉辦何事 蓉小姐拉令燕姑娘挨身坐定 轉面言道 還請姊姊替說吧 繡鳳笑道 這是妹妹所發起的 我不敢掠美 並且也怕說不親切圓到 蓉小姐道 我也得想像着說 誰又有真正經驗來着 文龍道 誰說不一樣 別讓了 倒是讓姊姊歇一歇 妹妹請講吧 蓉小姐笑道 不用又借事爲由 這們姊姊妹妹的 文龍忙道 照這一說 我可不上算了 也不給算歲數兒 我憑甚麼叫他姊姊呢 蓉小姐從鼻子哼了聲道 共總纔不上幾歲 就這們老哥哥是的 其實要比上辦事的才力論事的見識 就跟着我叫聲姊姊 很委屈不到那兒 燕姑娘拍手道 蓉姊姊真會說個話兒 文龍又要答辯 繡鳳笑攔道 蓉夫人且莫捧場 龍三爺也請壓言 咱們都是誰和誰 姊姊也罷 妹妹也罷 哥哥弟弟也罷 反正是那們回事 不是說光陰可惜嗎 那就別鬪口齒 言歸正傳吧 文龍聽了 也不禁笑道 噯 這纔是得了便宜又賣乖哩 衆人又相向着笑了笑 蓉小姐纔指着那張女報 開言道 我就因見這報

上 有一條駱汪女士關心女學的新聞 想到咱們的家政 業已就了緒 有我姊姊一手料理 香姑娘隨時輔助 我除去上兩院裏問安視膳 差不多沒事可作了 古人說 人生如白駒過隙 有其好行小慧的閒磕牙兒 莫如弄個識時俊傑 作件公私兩益的事 現於昨晚今朝 業經商得我姊姊的同意 文龍攔問道 我明白了 敢是要辦女學堂麼 好好 只是地址和經費 這兩個難題 未免棘手 容小姐道 地址呢 我打算在咱們這座花園子裏 那花廳兒煖閣兒 足夠作講堂用的 其餘羣房 分作接待休息處的 並不必大事修改 連操場都現成 只須在後街開個門兒 這節姊姊已然答應了 說到經費 我娘手裏 存有我的妝奩費 約在千兩開外 還不够開辦用的麼 再託我娘舅 在衙門裏辦、筆公費 等到年底 我姊姊還應着從大賬上每月勻出一百兩銀子 這經常費 預算着用不了呢 就是課程表 辦事章程 得求從外面找來兩分 作個參考 至於教員和辦事人員的分配法 也略有個商酌 初等經吏國文 由我姊妹分任 高等班呢 說到這裏一拱手道 沒別的 可得求老哥哥多受累了 說着自己先噗哧一笑 文龍卻故意紉着臉兒道 這個理應幫忙 容小姐沒然這個磕兒 接續說道 算學我來担任 香姑娘作助教 庶務歸燕妹妹 讓香姑娘和董嫂幫着他 提調一席 推我姊姊 偏他自稱外行 不肯屈就 其實誰又內行呢 這節得請爺再推舉一下 此外添置桌凳書籍 添雇外看門的女聽差的 等等

瑣碎事 只要提調推定準了 自會委任庶務去辦 無須提在話下 就只把一位最相當的柔軟體操教習 經剛纔這一封信 給完全取銷了 須請爺到各處 給物色一番 這便是我所擬定的大致辦法 如果辦理順手 年內就可陶辦 不然 明年新正一定開學 話我都說了 其有應行斟酌損益的地方 全仗老哥哥的大才哩 這回卻是詞色鄭重 臉上一些笑紋沒有 香兒一見連忙送過茶來 又把水烟袋遞給阿玉 阿玉便去燃了火紙 一袋一袋 給他們奶奶裝烟 此刻衆目睽睽 全注射到文龍身上 他卻不慌不忙 正襟危坐 咬元咂字的道 容青先生這樣大才 卑人竟是沒有發言置喙的餘地了 衆人看那神情 聽這語氣 禁不住一場啞笑 要問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新生活桃李蔚栽培 小經營楸梓爭劫運

話表容小姐說過與學計畫 文龍忽然口稱容青先生 說了兩句半恭維半謙遜的話 衆人因那神情語調 十分可樂 只在這孝服期內 拘守着禮法 誰也不肯失聲大笑 遂不約而同的一場啞笑 容小姐卻正股着水烟 不言不笑 等這場啞笑過去 微張櫻口 噴出幾縷烟痕 抬頭言道 人家實心求教 不知正言指示 卻題名道字的 這等說法 難道我們淨等並來恭維 或是言外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我們領口不到嗎 這倒要請教個明白 文龍仍正色答道 這兩層全提不到 說心裏的話 我因此舉

社 會 言 情

出於意想之外 連佩服帶高興 纔那們說法 快別錯會了意 繡鳳搭言道 話既說明 誰也別慌躁誰了 可是我先說下 早年在家裏 雖念過幾年書 對現今的學堂 的確是個十全外行 現不是沒放着一位新教育家 平日又被家務糾纏 輕易提不到這兒 經妹妹這一提倡 我一來成人之美 二則就此長些見識 至於什麼提調教習 我就便够点兒資格 實在也沒那工夫 何況決沒那種閱歷呢 簡明着說 我只幫同着容青先生 料理所能辦的雜務 就够忙的了 蓉小姐聽了聲道 姊姊怎也學着這稱呼 文龍替答道 學堂開辦以後 這個稱呼 一天裏 不定要聽多少遍 那何妨 先由咱們屋裏起個頭兒呢 蓉小姐還要駁辯 繡鳳笑攔道 這很沒要緊的 趕快商定辦法吧 蓉小姐應聲道 那還得由秀豪先生 指示一切 繡鳳先生也請別那們推乾淨兒 繡鳳笑道 這可是沒有的話 憑我的脾性 遇事先不會推懶 現在我是拿定主意 盡力幫忙 不敢担任職責 蓉小姐還在極口推崇 並說姊姊那不應個名兒 實際上 由韻初姑娘替代操勞呢 香兒接言道 勁 這是什麼事 我歸總纔認識幾個字 只能聽從兩位奶奶的差派 萬不敢替代一位奶奶的職務 文龍聽了 眼望着香兒 帶笑說道 我說的 韻初姑娘又是誰呢 這是從唐人那句「小欄花韻午晴初」截取而來的 果然很稱合他的身分 我猜吧 說着向鳳蓉姊妹 各看了一眼 繡鳳忙一努嘴 文龍遂笑道 這一定是容夫人的大才 蓉小姐微笑道

是和我姊姊商同着 給香姑娘取的雅號 所以開學前後 稱呼着便當些個 二妹妹不願取號 只可仍舊官稱燕姑娘吧 文龍點頭道 也好 又道 這學堂的名稱 我纔想了 或用培德 或是育坤 蓉小姐回身叫道姊姊 我們中國婦女 重在德容言工四項 統名曰四德 論說培德二字也很好 但是既立學堂 總合着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的意義 我看不如育坤二字 顯着包括含蓄 繡鳳笑應道 就這幾句 足稱一位學識兼優名實相符的提調了 蓉小姐忙道 不用又趁勢往外推 簡直的說吧 您要連個名兒都不應 那可不行 燕姑娘拍手道 聽嘍 急話都說出來了 隨一扯繡鳳 叫道姊姊 答應了吧 叫我說 您也是推不開的 若不然 不單蓉姊姊掃了興 姊夫也必爲了難 文龍笑道 我倒有爲難的 卻不在這一節 繡鳳問道 敢是年前不便開學嗎 蓉小姐插口道 這是活的 我也想了 在咱們孝服期內 自是不便 文龍道 還有教習一面兒 怕不敷用 我想縫紉圖畫音樂這三科 都得列入高等班的課程 並不只柔軟體操 無人教導哩 話言未了 喜兒跑來回道 化石橋親家太太 同着金何兩家小姐 看蓉二奶奶來了 蓉小姐應聲起立 笑說這可巧極了 他們都很好的家傳文學 何家姊姊尤且維新的很 我們又親又友 和咱們家據說三下裏全有來往 燕姑娘接問道 可是那曉蘭和雲英兩位姊姊嗎 蓉小姐道不錯呀 二妹妹住在那兒時節 他們前後去過好幾次呢 繡鳳笑攔道 別立談了

情 官 會 魁

真個的 還跟人家充新娘子 等着找到這院來瞧看嗎 說着叫着妹妹 挽手就走
蓉小姐嘆道 慢着 我可跟不上步兒 要不你先頭裏去 繡鳳笑道 這可顯出天足
的利便來了 燕姑娘追着言道 姊姊快別這們說 來的這二位 也是纏得好小腳兒
哩 香兒喜兒董嫂三人 相同一笑 追踪簇擁而去 文龍略待了半刻 纔向前院來
見岳母 卻值鳳蓉姊妹 陪同那兩家小姐 出了上屋 趙太太迎住 給彼此一引見
文龍見那何雲英 言動果透闊通 打扮也很時髦 金晚蘭卻另有一種溫文態度
見過了禮 往旁邊一閃身兒 看他等轉向後院 進上屋在母親跟前 侍談了會子
自去給兩處學堂覆了回信 在外書房裏 獨自吃的午飯 直到晚飯已過 金何兩家
小姐走後 纔到後院續議辦法 這天趙太太住下沒走 娘兒倆談到金何兩家 文龍
纔曉得何雲英的父親 果是一位世伯 曾作過一任順天府尹 只怪那位何世伯
也是都下舊名士 何以他的女公子 會有些新的過了火 但因何趙兩家 原係至親
不便多所議論 蓉小姐看出文龍的意向 說這何雲英 雖不免些維新習氣 品行
卻自不壞 琴歌卜頗有工夫 只於他已有了婆家 如果明春不至被人家娶走 音樂
一門 應允着必定帮忙 及至提到金家晚蘭 原係老名士金明甫的愛女 文龍想起
那年詩會中 金明老親向會蔚生說過 對自己頗有屬望 聽這一說 不禁心裏轟的
一聲 古人說得最好「誠於中 形於外」他當此刻 雖極力矜持着 神色上 總顯

着不大自然 蓉小姐一見 忙着殷勤慰問 繡鳳卻在一旁微笑 趙太太以爲他夫妻有何密談 起立笑道 姑爺姑奶奶 都隨便 我找我們親家太太 談一談去 繡鳳是別有會心 忙叫婢娘 請慢走 便起身偕同走去 文龍將舉起坐 蓉小姐用手按住道 不必 你倒是有何心事 趁此正好說一說 文龍一抬眼及 遲頓着道 我不過偶爾感觸 隨問道 明老可還硬朗嗎 蓉小姐道 我和晚蘭初次見面 係在何家 那時我新隨父母回京 他是喪父後 隨母親上何家避乏去 文龍咳了聲道 明老當年很器重我 前春那場大病我原曉得 只不知他家辦事 怎會沒給個信兒 隨順口說了句 這就不怪了 蓉小姐按聲問道 不怪甚麼 文龍沒防到這一問 叫阿玉倒來盪茶 岔問道 岳母今兒住在這屋麼 蓉小姐注視着道 這節不勞操心 究竟什麼怪不怪的 文龍又岔言道 他們娘兒幾個 想必都躲到一邊閒談去了 蓉小姐發着嗔道 幹甚麼 緊自這口打岔 文龍咳嗽着道 一定要問 原沒什麼不可說的 可千萬別向晚蘭提說 遂將明老當初有意聯姻 曾託朋友出頭撮台 就因他老先牛患病 中間攔下 後來竟自魚沉雁杳 將才聽你一說 我纔打破了這兩三年的悶葫蘆 蓉小姐笑問道 你們在先見過面嗎 文龍也笑道 不怕你多心 真要見過我那能攔放得下啊 蓉小姐點頭道 這層大約他也知道點兒 今兒還提到你的詩才 和我索閱稿本哩 又道 據何雲英說 他在去冬新定的親 今春滿的素服 偏巧

社 會 官 情

男家於入秋後因事回南 若不然 他早有信迎娶了 文龍見說 忙問男家爲誰 小人兒品學怎樣 蓉小姐道 這個 我都不大曉得 只知他因上無兄下無弟 自願家居奉母 研求老父的遺書 想要實作個獨善其身的女學士 文龍嘆道 這與那位王大姊 竟是無獨有偶了 蓉小姐問道 那位王大姊 文龍道 這層得使再談 請還往下說吧 蓉小姐微笑道 人家問 你總不肯痛快說 那們 我也不說了 倒瞧誰的心裏警悶 文龍苦着臉道 何苦又來攪躁人 蓉小姐聽了 伸出右手 疊着食中二指 向文龍的額上戳着道 咱們倒底誰惱躁誰來 又半瞋住笑着道 你呀 你呀 也就是你就結了 隨放手接續言道 據我所知 他對那最切己的婚事 好像不曾注意 文龍聽到這裏 突將雙脚一蹀 蓉小姐猜透他這番感惜 沒然蹉兒 繼續說道 他同雲英 彼此自幼要好 雲英在舊學上 很得晚蘭指導 晚蘭對於新學術 近經感受雲英的薰染 也頗有些興趣 他們此來 名爲瞧着我 實是前來就商一件事 說着緩了緩氣 由阿玉給裝了兩袋水烟 又喝了兩口熱茶 卻反問着道 請猜是什麼事體 文龍失笑道 我知道哇 少不得還請咳唾珠玉啊 蓉小姐道 我偏不說 倒看你猜得着猜不着 又說好在晚蘭的事 業經說過 別的事 都沒要緊的 我這不過請爺隨便猜上一猜 文龍忙道 何苦來呢 蓉小姐截任笑道 甚麼叫何苦來 不是素日自誇能料事麼 我現在偏要你猜一猜 文龍忽的計上心頭 叫阿玉多

提開水 低聲說了問話 蓉小姐吓的哼道 好沒意思 虧你作爺的 真個說得出口
 來 照這們胡猜亂猜 可別怪我……：瞥見阿玉進屋 改口說道 我直說了吧 他
 們也想設一女學 向我探聽 能不能幫幫忙兒 經我說出咱們現在計畫 雲英說既
 這樣 他們暫先緩辦 應承量力幫助於公 晚蘭沉吟了四子 只說將來再看 這們
 看來 也許關碍着那一層 未必再來第二趟呢 好在咱們諸事已定 我娘不但照數
 拿錢 還來常期幫同籌備 沒別得說的 過個一半天 請您從權出幾踏門兒 好便
 儘年前預備完妥 文龍點頭嘆道 這個從權二字 我還作得到 盼着如期開了學
 你好有個佔身心的專業 蓉小姐聽了 眼圈兒微然一紅 說聲那就請到外邊歇息去
 吧 我也得去請遍晚安 他們有這一晚間談話 由次日起 便各分頭操辦 仗着人
 財兩項 全都現成 根本上既沒問題 一切自然順手 到得他們百日孝滿 居然籌
 備完成 這李趙兩家 親友是多的 育坤女學的招牌未經挂出 已自因親致親 因
 友致友 邀集了不少學生 及垂土木工一經落成 明文招考 人數竟至溢出原額
 但因文龍舊有學堂職務 一處不能辭卸 這育坤女學的經史國文教員 無法分身兼
 顧 蓉小姐便傾注在金曉蘭身上 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氣力 纔請由何雲英將他約定
 他聲說改名浣塵 只應許暫時帮忙 文龍夫妻三人一商量 這堂數過多 浣塵若
 是太累了 勢更難以持久 繡鳳想起一家姨表姊妹 提說關家那劉姊姊蓮妹妹 文

社 會 言 情

學都很不錯 何妨約來作爲助教 文龍也以爲然 誰知轉過年來 那姊妹倆 已在就近一處新立的女學 充任助教 邀請着有些爲難 這天蓉小姐想起年前偶然提到的那位玉大姊來 文龍被這一言提醒 說這玉貞大姊 和勝子華又親又友 論學問與浣塵正相伯仲 不過他家中設有學塾 能不能分身前來 還不一定 緊接着訪了勝子華兩趟 居然給玉大姑娘轉給約到 與金浣塵分任授課 並帶教柔軟體操 蓉小姐見人位已齊 十分興頭 粗定上元節後即行開學 在頭天裏 連開了兩次同志茶話會 公舉繡鳳爲庶務提調 蓉青爲教務提調 他姊妹誰也無法再辭 蓉小姐便約請玉大姑娘 金浣塵 何雲英 幫同料理教務 繡鳳自以香韻初輩嫂二人 作爲副手 又經公議 在學中設一董事會 推定趙太太 勝子華 曾蔚生 文龍爲董事 隨時糾正學中各事 到開學的這一天 文龍迴避着金浣塵 只在外面招待男賓 沒進入內堂一步 男賓散後 他伸到旁邊去了半日 耗到晚飯時刻 轉回家門 先到上屋來見母親 二太太曉得兒子素服未滿 決不肯在外面下館子 也沒動問就叫喜兒傳話 把給三爺預備的菜飯 開到這兒來 我瞧瞧他的飯量兒 近來怎麼樣 大姨奶奶聽了 搶着張羅匙箸等項 文龍敬他肯爲父親守節 趕着起立 連說叫婆子們忙吧 又見母親很透高興 當下遵命入座 盡量食用 只不解鳳蓉姊妹 怎沒一人在母親身邊伺候 吃飯中間 不想時向窗外張望 二太太笑道 你儘自

向外張望作什麼 他姊妹纔都在我面前 是我催令回屋去 好操持明天上學課的事 隨說今兒他們行開學禮 我也去趁熱鬧 難得男女人員 全都精神滿面 蓉三奶奶尤且的興會過人 只有一位赤紅臉兒鬍子鬚鬚的 那是誰呀 文龍回道 是圖畫教習曾蔚生 又問有位文詞講帶着雄糾糾的氣象 又是誰呢 文龍陪笑道 他叫勝子華 這二位 都是和兒子最要好的老大哥 二太太點頭道 怪不得那大歲數都管我叫嬌娘呢 又道 女教習裏 我看屬金小姐最文雅又安詳 那位玉大姑娘 更格外的老成 只好像心裏不大舒泰 文龍答道 奶奶說得是 他家境太壞 還有口子癮呢 可是文武雙全的學問 讓人可敬又可憐哩 二太太嘖嘖兩聲 又笑了笑道 那位何小姐 我看好像個孩子頭兒 倒是那兩班小女孩子 有的活潑潑地 有的氣度安詳 個個都愛人兒 不怪蓉三奶奶他高興 實在的有意思 就中單有兩個年歲稍大的 長的既體面 言談也明白 你丈母娘和我 很拉住他們的手兒 問了些話呢 這一席話 文龍隨問隨答 吃完了飯 仍自陪侍說笑 二太太忽然感嘆着道 龍兒 過幾天 我還有話和你商量 他們大約都在後院 你也去吧 給他姊妹指撥指撥 可不許惱躁人 你須知道 蓉三奶奶 更分外叫我心疼哩 文龍應道 兒子理會得 隨後退出上屋 來到後照房裏 蓉小姐一見 首先笑問 飯吃飽了沒有 繡鳳也道 我們知曉您娘兒倆 暢談白天的盛況 所以沒去打攪 香兒送過

茶來 問說大半沒能喝茶呢 文龍笑道 岳母您瞧 這叫我回答那一位 隨說韻初姑娘 現在是位職員了 這我可不敢當 一面從阿玉手中 接過水烟袋 一面問道 怎單二妹妹不言語啊 燕姑娘撇着嘴道 這裏頭那有我呀 文龍一聽 沒敢回言 轉面笑道 兩位提調 可別嗔怪我 我是迴避着那一位 白天沒能到內堂照料 不知上課的事 預備得怎樣了 鳳蓉姊妹齊聲答道 齊了 這不是功課表都填好了麼 文龍接來看道 頭一堂 便是金玉二位 按說這可得旁聽一下 只恐有多心的 不大便當 蓉小姐微笑道 其實他既大大方方的上課 你倒不必這們做作 隨問道 姊姊 您說是不是 繡鳳笑道 究竟是未免有情 要在我 決不這們心多多心的 不防備燕姑娘開口問道 都是自家人 誰多心誰呀 繡鳳笑道 我的傻妹妹 纔說的並不是現在這屋的人 董嫂又暗在他的身後揪了一把 燕姑娘也就低眉而笑 不再接言 少時 繡鳳看了文龍一眼 挽着燕姑娘 帶上香兒 同到前院去 趙太太也一扶董嫂 隨同走了 文龍明白繡鳳的用意 找着話兒 向蓉小姐溫存一會 又將上堂下課 對待教習學生的手法 略略指撥指撥 然後找向繡鳳清談 並把香兒着實鼓勵幾句 又說屋裏現有這菊子 你不必再作瑣碎事了 香兒含笑答應 轉面尊聲奶奶 說是爺既這們吩咐 我就先上那院去 奶奶到後 請呼喚一聲 兒 文龍見說 離座言道 我也得去趕編修身講義 何妨一同走呢 繡鳳應聲起立

用手一扶菊子，香兒隨回身讓路，先後出離西小院，在穿堂階下，兩相分手，各去辦理各事。次日星期一，這天午前，文龍那三處學堂，恰都沒有功課，清晨便踱到園內，幫同着指示男女差役，整備一切，少時學生教員，都各來到，文龍先在內休息室，和金浣塵相見，兩人還算初次正式談話，浣塵不即不離的，略敘談了幾句，文龍卻覺得心中不大自在，另去找同會勝二人攀談，候到鐘聲響處，鳳蓉姊妹，陪同玉貞金浣塵，分上兩班，訓誨學生，他便先後閃在講堂外邊，傾耳凝神，向裏面細心觀聽，一面暗自品評，頭一堂的金玉二女士，一是懇切沉穩，一是委婉溫文，第二堂的鳳蓉姊妹，對待學生，很能具有親切意味，此外隨時照看的，香韻初燕姑娘董嫂三人，都能有條有理，克盡厥職，不禁贊嘆了幾聲，難得，回到外休息室，仍去和蔚生子華，抵掌暢談，放過早學，學堂裏特地備有酒席，裡面由鳳蓉姊妹，陪同女教員執事人等，宴會聯歡，外面由文龍偕同會勝二人宴飲，午飯完畢，這裏衆人等候下堂，文龍自去民德中學授課，又過些日子，這育坤女學諸事順序，教職員裏，無分旗幟遠近，彼此處得水乳交融，學生也大多數的率教向學，日見進步，比起那早經設立的幾處著名女學，還像有幾處優點，日子一長，繡鳳因須注重家務，和蓉妹妹彼此說開，平日只帶手上堂，以期教學相長，學中庶務，滿交香韻，初一手經營，蓉小姐自須偏重學務，除早午兩遍，分向婆母太婆問安侍膳外，破着整工夫。

社 會 言 情

在學中督課辦理 每日總在下午放學以大後 始由西院上房後那個角門兒 轉回休息 二太太見他樂此不疲 便將他那遍晚安免去 所爲得以早歇早起 那金玉兩位女士 和這蓉青提調 更自互相契合 盡力扶持襄助 蓉小姐到授課餘暇 或者偕同教員清談 或者與金玉二人 携帶着幾名得意學生 在園內遊行 操場遊戲 每到散學回來 必說這個興趣 迥異尋常 無怪孟夫子將教育英才 列入三樂以內 遇着晚間無事 他夫妻三個 燈下說笑 他也常常三句話 離不開學生學務 自行承認這是一種新生活 輕易不再犯那種種嬌痴了 季二太太固想兒子文龍 前在父喪期內 與這蓉二奶奶 只具倉猝成禮 現在脫換白孝 又已三五個月 文龍仍在外院獨宿 雖說經過境遷 他們床第間的私情 作婆婆的 不便代爲敦促 但是每和鳳三奶奶提起話來 總說一個太已執拗 一個過於心重 抱孫遲早還在其次 生怕日久天長 因此發生了隔膜 不免的代爲過慮 今見蓉三奶奶 有意成全丈夫的苦心至性 自向教育途中 去求樂趣 便就放下心懷 聽其自然 說到文龍 更落得素位而行 兩心相印 在那下課閒談時節 彼時輸送些個精神上的情愛 互相慰藉罷了 這事要攔在晚近社會 經一般開通通過火的男女青年看來 不說這是一對兒傻子 太不開竅兒 便得說是矯揉造作 有乖人道 再不然 就許歪到繡鳳身上 說他故意的不肯作美 無形中正有問題 礙 不是編書的嘴刻 晚近的青年們

就會胡拉亂扯，爭向獸慾一途做去。根本上，原不配談情論理。再說到這季文龍夫妻二個的性中情，情中義，他們作夢都夢不到。如何能够觀察得真，批評得對呢？但是編書的並非文龍，也無從曉得個中的辛苦甘苦。只知當年情事，確係如此。因而順筆鋪叙，不嫌繁瑣。話既夾叙明白，今且遙接前文，提叙照常外出上課的季文龍。有一天，他回家稍晚，見過母親，轉到西小院，恰值蓉小姐正在這屋，和繡鳳唱談話。瞥見文龍掀簾走入，姊妹倆一齊起立問候。文龍笑道：「便中去訪一家朋友，因他留我共飯，以致多耽誤了時刻，累你姊妹久候了。」說着彼此落坐。菊子阿玉，捧着獻上烟茶。文龍左右看道：「韻初姑娘呢？」蓉小姐道：「他在我那屋，預備月考試卷哪。」隨轉問道：「姊姊，那封公函可在這屋麼？」繡鳳應道：「我說說就得了。」遂問說：「爺可記得考察憲政回國的？」那位陶四叔呀？」文龍道：「還說呢，那年應許着帶我作個隨員，後來說我年歲太輕，遽然作罷。其實他是看不起我。」蓉小姐道：「要說出踏洋，可真長見識。」就說我若不跟我父親，隨我娘舅上了兩年西洋，那能學這算學，又何從知曉學務呢？」文龍笑道：「這節我早就想問，今兒纔得瞭然。但是我有句話可別惱，繡鳳防他話多招惹是非。」笑攔道：「先別岔話，再說一時也講不清，還是說現在的吧。」遂說：「爺不必氣忿，這回陶四叔卻很瞧得起您，簡捷着說吧。他家那處私立小學，後天開成績展覽會，除函送參觀券外，還附一封親筆信，請

社 會 言 情

你務必捧眷去呢 隨起身自去取來原信 文龍看那篇信的字體 果然一筆李北海
 點頭笑道 這大約特請育坤女學的兩位提調 拿我作個鼻子頭 蓉小姐笑道 卻不
 見得 沒見那信上 賢侄長 賢侄短 還請您當場演說麼 繡鳳道 內中還說這次
 來京 開得您的文名俱進 所以特此奉邀 那不是看說十分值重麼 文龍笑道 那
 不過照例的恭維話 仗這信確是親筆 那處學堂 又係他老先生極力經營 內容外
 表 無不講究 外邊頗有小學模範的稱道 既有這個機會 總不算咱們趨承權要
 我固然得去 你姊妹也正好去踏 長些閱歷 蓉小姐笑道 按說不能駁這面子 繡
 鳳接言道 後天正是星期日 我來看家 您二位一同去 妹妹不妨再帶上韻初姑娘
 蓉小姐道 只是我總想同着姊妹前往振華女學 找同關家姊妹 多談一談 文龍
 道 好在還隔着一天 明晚再定不遲 隨談些閒情 分手各自歸寢 次晚接續商量
 鳳蓉姊妹 都說陶家太闊 我們一身素服 又和他們內眷 不很熟識 要是見面
 沒個親熱勁兒 去着很沒意思 文龍原是自己懶怠去 所以慫恿他姊妹 好便自己
 撒脫 今聽這口氣 不便再為相強 到星期這天 在家吃過了飯 又故意遲頓會子
 始行坐車往北 繞轉着皇城 還走了三刻多鐘 纔到了陶家學校 其時演說早經
 過去 參觀人卻很不少 只是這裏請問四大人 那裏頌揚四大人 就在他們本學堂
 的教習和執事人員 也滿口的四大人這樣 四大人那樣 差役人們 更是不消說了

文龍聽得這種洋洋盈耳的稱道，暗想怎在這學堂裏，也鬧那官場惡習，便起心理，着實不痛快。幸而四大人還够面子，居然肯來接見，沒容文龍道達歉忱，先說我曉得老賢任十分公忙，若不早請過來，幫個忙兒，隨向遠處一人指道：『所有你的學問職務，我是聽他說的。』文龍順手看去，苦於往來人多，辨認不及，仗是那人迎着四大人的手指，來到近前，細縫着兩隻近視眼，叫『秀豪三哥』。怎這時纔到我表叔大人，很惦記着，聽你那痛快淋漓的演說呢。文龍見是進學同案的祥博羣，兩相見過禮，帶笑答道：『過承老哥獎飾，但不知幾時聽過兄弟演說。』博羣笑道：『這個須瞞我不得，別家不提，東城的民德中學，西城新設的閱書報處，當開辦的時節，兄弟都避在來賓席內，暢聆過崇論宏議。』文龍忙道：『那不過逢場作戲，信口開合，作個臨時的點綴，焉敢在四叔大人面前，不知深淺進退，班門弄斧啊。』何況這是他老人家，著意經營的學堂，創辦將足一個學期，就有這樣優良成績，作我輩觀摩的資料，足見學生程度很高，無須乎當衆來虛言趨奉了。又況各科教育，多是四叔大人，由南省文明淵藪，約來的教育名家，兄弟年輕望淺，都門下士，就便午前趕到，承老哥推令上台，也開不得口哇。』文龍這片話，原有寓意在內，祥博羣並不曉得，當下冒然答道：『就這一段談話，很抵得一篇演說了。』陶四大人何等的閱歷，聽到後幾句，已明白他對自己有些諷刺，一手理着頰下長鬚，微笑着道：『士別三日，』

社 會 言 情

便當刮目可待。老賢任這器識自勵。果不是兩年的前氣度了。隨岔問道：兩位賢侄婦，現在也是女教育家了。怎不一同光降呢？文龍這回卻很恭敬的答道：承四叔大人誇獎，慫恿兒媳婦，本應回來給叔叔請安，更切願前來參觀取法，只以女眷們素服在身，未便遠出，並且星期日幸得一天工夫，家慈跟前，既缺不得人，公私又復交集，就不任也，因這兩層，好不容易，纔得起身趕了前來，應請四叔大人，格外原諒。四大人笑道：我和你阿瑪，早年同寅，又換過蘭譜，不是泛常的交誼，你不許對我這們客氣，說着兩手交互着撈弄衣袖，神氣十足，轉口問道：我還聽說，你在圍棋上有些研究，少時，我們可以擺上一盤。文龍將在含混答應着，祥博羣忽的折往前面去。四大人自己陪着往後游覽，文龍留神四顧，心說：只這一色的西式講堂和桌椅，與科學標本、理化儀器，統合京師的官公私立各小學，真得說是一時無兩。這位四大人，也頗像肯於虛心下士，偏那幾個兩湖名士的教員，氣習逼人，太覺討厭，有心再半頌半諷的奉上幾句，正碍着面子，想法措詞，那祥博羣忽又追來說道：前面人數，陸續散了不少，表叔不是要擺棋麼？何妨回到辦公室坐呢？四大人已像顯得累了，聽了連說好好，也沒微問文龍的同意，一回身伸手讓着，繞過了兩進講堂，來到辦公室內，文龍舉目一看，屋內全是西式桌椅，卻用硬木做成，桌上陳設着幾件古玩，壁上懸着名人字畫，裏間臨窗，一張大理石面兒花梨圓桌上，已安

好紅木四框粉定面兒的棋盤 兩邊放着雕漆盒子 敞着蓋兒 裏面滿裝着雲南扁式的棋子 並先有幾人閃在一旁 等候觀看 文龍曉得這是伺候四大人 並不是招待來賓 略一招呼 轉到下手 估定黑棋 問四叔可讓幾子 四大人笑道 這是第一局 不部就讓子 不防旁邊有人插言道 總是讓兩子 纔好擺的 文龍并不理他 伸手拈了黑子 說聲那們四叔請 候同白棋 先後佈設鎮子 接着落了座 靜氣凝神 從平角上落子行棋 祥博羣看了半天 嘖嘖着道 看這形勢 黑棋竟不弱呢 四大人搖着頭道 看來這一先頗够分兒 你看他 局勢既熟 又着着爭先 落子都有斟酌 說到這裏 忽然頓住不語 文龍微抬眼皮一觀 原來手持着底鬚兒 望着去角出神呢 曉得是要棄子爭先 便暗自相度局勢 靜以待動 待了一會兒 白棋果然來投二三 其時這黑棋原有出路 但也不能憑這投子 容他在裏邊活一角兒 走來讓去 相持很久 黑棋一時粗心 給白棋湊成了劫活 博羣半天沒敢作聲 這時失聲道 這個劫 好像關係勝負 四大人笑道 彼此劫都不少 光景黑棋許打不過 便當真打起劫來 打過來 提將去 眼前黑棋沒大劫可要了 文龍心中數了數空 隨手在白棋右肋上要了一切 博羣一見言道 據我看 白棋活了這個角兒 就算勝定了 因為黑棋這塊還孤着 那有工夫提這數子 四大人點頭道 大約是他失算了 遂向對面說了句 這個不應了 伸手提起劫去 將角兒活透 不想文龍并沒

搭手 一欠身形 自去提起所要的劫 四大人啊了一聲 急摘下大眼鏡子 用手巾擦了擦 二次戴好 又一仔細察算 失聲叫道博羣 並指給他看 說是他角上那塊黑棋 敢則封不住 我肋子這塊白棋 也像沒活透 這豈不要成了雙殺 文龍陪笑道 各有一隻眼 大半可成雙活 祥博羣道 不能吧 我看白棋的氣大些 外邊也有走路 文龍道 兄知其一 未知其二 請想勢已至此 黑白棋 當然得互斷聯絡 那們 白棋要將黑棋兩邊截斷 是不是 得自己碰上三五氣 黑棋一轉過先手 再去提起白棋點角時所棄的數子 得失便已相等 可是白棋肋子裏的餘地 變成公空 彼此去填……這話沒能說完 四大人放下棋子 哈哈笑道 真正慘澹經營啊 這樣看來 老賢侄竟是把高手了 文龍起立道 按說角上一經打劫 黑棋已佔八成輸 這實在僥倖得很 但高手二字 萬不敢當 南省呢 小侄無從曉得 若在北京人士中間 像這個棋分兒 正不止百十餘盤哩 四大人道 這話未免言過其實 我也曾約過北京高手 讓我兩三子的 共總不過四五個人 文龍曉得大人先生們的棋分兒 都是被人架弄 隨着他的官爵纔長增高 當只隨口答道 四叔是不知道 近來新出了不少的真正高手哩 又轉而笑道 諸位不要被四大人矇生 這明是有意成全我這都門下士嘍 四大人笑了笑 這盤棋算得甚麼 現在我很想提拔於你 你可能隨我到南湖去踏嗎 文龍聽了 忙正色回道 小侄自知秉性謬妄 不合大人

近自身入學界 也不願拋棄本務 四叔如育栽培 現有一椿事體 正想面稟懇求
要知文龍說出何事 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三回 參觀流美盼代破慳囊 良晤挹清塵聯吟好句

話表那位陶四大人 原係都中的世家子弟 因其秉性聰俊 略解詩書 又具有肆屬
長才 得着良好際遇 遂一躍而為旗幟幹員 當他供職都曹時節 平日聯合一班翰
苑闖入 豪華公子 彼此詩酒往還 縱情聲樂 不知市的 多稱道他 不愧做簪纓
中的名士 知道的 却只目為有名的大司員罷了 他在簡放陝西府道 頭出京以前
曾用成萬鎊金 從口袋底清吟班子 贖出個頭等紅妓 芳名盼雲 乳名小銀子的
收為一房侍妾 帶着出京赴任 後察在江南各省 歷任藩臬三司封疆大吏 輿摹
仿張香濤的為人 到處延攬名流 提倡文化 數年以來 他那聲譽資望 卻也不在
張香帥以下 及至接着香帥的後手 總督兩湖 不但肅規曹隨 甚且附和着江漢士
習 粉飾維新 大是青出於藍 睥睨一切 更凶久宦南省 習與性成 遂至數典忘
祖 把北方及都下的文人學士 全都看不入眼 以為個中縱有人才 斷不能與大江
以南的才士名流 齊觀等類 他一懷了這個成見 不怕南省的無名下士 一經他們
同鄉士紳 給吹噓 講吸引 便認為江漢炳靈 待同國士 遇着北省和都下人等
任便附引攀援 除去幾家鄰近的親友 略給安置 此外一味虛與委蛇 視如無物

就看他在京師桑梓地方 組織私立小學 其中重要教員 却遠從湖北延聘而來 全不想小學係屬地方性質 所有教員與學生的主動性情 彼此諸多扞格 所以在他極力經營之下 物質上 比較的固有可觀 精神上 可是纖等的纖等 虛偽的虛偽 始終沒有自然造就 真能動人視聽的實效 即此可見他矯枉過正的一班了 此次在北來餘暇 創辦這個成績展覽會 因是耳聞目覩 對於世晚知名的季文龍 雖已自知往常的觀念錯悞 少改積習 想着培植於他 但仍不大放心 打算叫他暫在自己身邊 作個切近的察試 所為一經授以職務 免致難符彼方的人望 不想文龍一口辭謝 另提出懇求話語 這位四大人 向來客氣用事的慣了 總料他是自作身分 預備求着優予位置 於是手拈長髯 微笑着道 你且講來 文龍應聲回道 小侄別無他求 只求四叔大人 對育坤小學 予以維持 四大人哦哦着道 可請我怎個維持法兒呢 文龍道 茲兩房侄兒媳婦 創辦這個女學 也是湊集私款 並沒外面募捐 但以經費所限 只能規模粗具 成立兩班 外請的四位教員 雖只賂送車費 卻都實心任事 學生也多率教 所以開辦以來 多少有些相當成績 近因聽着方近學生的要求 至少還得擴充一班 再大致加以整頓 那們經常費一項 就怕難以持久 四叔大人 既負翊贊新政的重望 又這們注重桑梓學務 這女學的關係 似乎又比男學吃重一層 所以斗胆陳詞 敢請大人鼎力 對育坤女校的經常費 酌量

維持一下 四大人聽罷 點頭笑道 這個好辦 一半天 我勻工夫去參觀 當面和兩位女教育家 定規辦法就是 文龍趕着請安道 侄兒先替敝校學生 預謝栽培盛意 四大人忽一轉眼珠兒 笑說那邊女賓想已散淨 賢侄何妨見見你四姨兒去 文龍忙道 理當過去請安 四大人笑道 待我同你去 免得別人多費話語 這時衆人對文龍起了注意 一律陪笑讓路 文龍仍是略打招呼 隨同陶四大人 出了這座辦公室 繞轉向東 過了兩三層院子 來到一座正院 早有男女僕人 一面上前迎問 一面跑去通報 文龍見過那位四太太 剛問答兩三句話 那四大人又叫兩房侍妾 過來見禮 隔着簾幃 還有許多婦女語聲 并有三五女眷 不時的出入窺看 文龍自知眼神有限 一則防着自己失禮 二則怕內裏女賓未曾散淨 不便久坐 仍由四大人陪着 折回學堂外院 其時參觀人等多已散去 祥博羣首先迎住 那幾個湖北教員 也來爭着攀談 四大人笑了笑 踱向別處去了 就有人問着博羣擺棋 博羣笑道 我的棋分兒太低 擺不到一起 又說我們原是多年的文字之交 在我們用功時代 同人設立一處實志文社 合起東西南北城的朋友 每課總在四五十人 這秀豪的大名 總也出不去前二 還是第一的時候最多 我到西城去慕名拜訪 纔曉得是位世兄弟 隨同文龍問道 記得那時常列前茅的 還有山東的呂氏弟兄 一位名喚式斌 一位名喚式基 可曉得他們現在的踪跡麼 文龍道 彷彿聽誰提過 近

社 會 言 情

來入了政界 只是兄弟的性太執拗 和政界很少聯絡 所以曉得不大確實 博羣走着頭道 你老哥本是氣節自高的人 自然人不來找 就不肯去找人了 不過趕在這個時代 自己未免吃虧 文龍笑道 好久沒見 老哥不要當面挖苦 博羣正色答道 沒有的話 您是我所最佩服的老朋友 又問道 兩位嫂夫人 現也如此的開通 容這邊事體清楚 我還隨同表叔大人 到貴女學去參觀 給嫂夫人請請安去 又談了會子 文龍見天氣已晚 告辭回家 晚飯後 他夫妻三個 自有一番談論 轉瞬又到星期了 並不見陶四大人駕臨 也沒來一封信 蓉小姐憤懣的心盛 未免懸盼 因而後悔 星期日 不該執拗不去 到星期一這天上午 文龍照例過女學這邊照看 候到蓉小姐下了第二堂 他夫妻倆便在休息室內閒談 忽聽差役一聲報道 東城陶宅的二姨奶奶 前來拜會兩位提調 文龍因其不意 問是那個陶宅 回事的怎個說法 差役站在廊下回道 燈市口陶宅 據打頂馬的回說 他們四大人的二姨奶奶 特來拜會咱們學堂的兩位提調 現已在門道下車 是位蠻妝打扮 隨帶有婆子丫環 蓉小姐接言道 想就是那位盼雲了 文龍哼了聲道 想不到派他作了代表 怪不得那天特意叫出相見呢 沒法子 你給他個面子 迎候一下 我可不見了 說罷搶出屋外 下了台階 轉向南去 蓉小姐追出屋來 一手理着衣裙 喊令想着讓我姊姊過這邊來 隨就扶着阿玉 帶了董嫂 下階往北 並叫女聽差的先去

出迎 文龍答應着 繞到角門兒 逕直奔轉前院 果見繡鳳在上屋陪侍着母親 大略告知 言下很是不樂意 繡鳳笑了笑 他來更好了 便帶着菊子 退出上屋 一路迂曲繞轉着來至學堂的内招待室 這内招待室 便是珍姑娘當年因親事初定 望月悲吟的那座小花廳兒 繡鳳穿出一片竹林子 就聽屋內笑語殷勤 上得台階 將一扶在欄杆 沒容邁步進門 屋裏的盼雲 早移動小碎步兒 搶先笑道 鳳三奶奶可還認得我麼 我因奉了我們四大人的使命 還沒能過那院去 給二太太請安哩 繡鳳過門以後 當那位四大人奉派出洋 來京陛見時節 曾到陶府去過 和這盼雲見過一面 早知他的模樣兒既好 又機靈幹幹 實際上比四太太還能拿事 這時趕來相見 必下早已有了算計 又見董嫂探首外看 先向他密囑一件事 纔纔邁進屋門 含笑答道 叫姨奶奶說的 相隔不過兩年上下 那能不認得呀 何況先光降臨這裡來呢 說着兩相請安問候 那盼雲又找補着說道 纔已向蓉三奶奶提過 我打聽明白 纔敢這們稱呼 若不然 那敢稱名道姓的啊 鳳蓉姊妹略一酬答 彼此謙遜落坐 盼雲問道 三老爺沒在家麼 繡鳳應道 可不是麼 他那三處學堂 一處也擺脫不開 清早就上學城去了 盼雲笑道 還說呢 我們大人的意思 很想這回約同往南去踏 偏他爺兒倆 那天沒能說開 今兒我奉派前來 一則我們大人公事太忙 不得分身 叫我先替交筆捐款 再則面請兩位奶奶 勸一勸三爺 如能

社 會 言 情

隨同去聽 將來在那邊官項之下 必可撥寄一項常款 作這邊經常費的切實補助 隨向帶來的婆子 要過拜匣 取出一個大紅封套來 說明這是大德通的銀票百兩 請兩位提調暫且收用 蓉小姐兒說 未免透着失望 勉強與鳳姊姊同聲稱謝 繡鳳卻不露聲色的感謝殷勤 接過轉問道 韻初呢 蓉小姐道 他正在初等班上算學課 只燕妹妹在司事房兒哪 繡鳳便教阿玉將這筆捐款送去 要回收據 交付盼雲道 公事不得不公辦 明兒還正式登報鳴謝呢 又說 今天來的這們早 請到講堂上看看 回去豈不更好交代 說罷不待回言 起座相讓 盼雲也立笑道 正在上課 不便去打擾了 再說我又不懂 還是多說會子話兒的好 他聽這樣說法 禁个住繡鳳再三相讓 蓉小姐更一附和 遂相偕看出這招待室 往東穿過太湖石洞 先到了初等班 班長一聲口號 四十名小女學生 一齊起立致敬 容着來賓進入堂內 香韻初教鞭只一揮 學生一齊落坐 他手持粉筆 回身在黑板上畫了乘除算式 指令兩名學生 活潑潑地的 回講怎個算法 香韻初又和容悅色 發出極柔婉又清亮的語聲 給學生改正指說 盼雲那敢多說多道 向教員呆望了多時 轉眼瞧瞧學生 點頭含笑 移步退出 學生一見 又復起立致敬 他一抖機靈 手扶門框 扭向學生哈了哈腰 纔回身扶了婆子 下了這座講堂 又由鳳蓉姊姊陪着 繞轉假山石前面的小月牙河 對面一段短短花牆裏面 便是高等班 玉教員方在講授國文 學生

依樣也立致敬 更分外顯着整齊 只台上的口講指畫 他越發的無從領略 當下流轉着一雙秋波 向四下灑望個到 這回臨退出時 卻帶笑鞠了鞠躬 鳳蓉姊妹陪他下得三層台階 董嫂早在側身迎候 回說酒席備辦齊了 繡鳳吩咐下堂放學後 開到招待室內 其時蓉小姐都不免微然一怔 盼雲忙道 這可是多禮 我出來時候業已執補過了 這又不比宅裏那邊 可真不敢領 繡鳳笑道 已到用飯時刻 自家人何必見外 我們也藉此吃個嘴兒 飯後等學生來齊 請看看外堂的柔軟體操 敢說與衆不同 還有高等班的縫紉 初等班的唱歌 都很有興趣哩 說話中間業已打缺放學 學生們 各班魚貫而出 盼雲回轉眼波 看他們走出二道園門去 開言笑道 到底女學生安詳得多 像我們宅裏那座學堂 每到散了學 喧嚷成陣 隔著兩層院子 都覺得吵的荒 蓉小姐笑道 男學生在管理上 自然多費些手 彼此隨說隨走 將走回招待室內 香姑娘已偕同玉教員 跟蹤前來會見 蓉小姐又叫請過燕姑娘來 並向繡鳳問道 金何兩家姊妹 想也就快到了 用不用虛兩座呢 繡鳳道 他二位自必飯後纔來 這一個臨時小宴 不必虛左以待了 董嫂聽了 忙帶人安放了小圓桌面兒 調好六份座位 分設了杯碟匙箸 隨帶果菓子 傳話下去 先上來壓桌的冷葷果品 鳳蓉姊妹便齊聲讓坐 盼雲無可推卻 笑說 我雖不便裝假 首席可萬不敢坐 遂再三讓着玉大姑娘 坐了首席 然後在第二座上告了坐

社 會 言 情

繡鳳又按令燕姑娘和香韻初 左右陪坐 香姑娘低笑道 謹遵提調大命 繡鳳還了一笑 也不多說 自與蓉小姐坐了主位 董嫂斟了巡酒 盼雲擎着酒杯 向玉教員讓着 各啜了一口 隨說不怕愁兒笑 纔真饒得有些腿酸脚疼 恰好藉此解一解乏 因又飲了兩口 轉問道 蓉提調 想必同此苦情吧 玉教員插言道 不怎麼都提倡放足 時興出新式彈鞋來呢 蓉小姐道 我卻慣了下來 不過走滑慢些 至於所興的坤鞋 我看穿用的尙還不多 柯家雲英姊妹 雖經逼我穿過一次 大小先不提 反倒走不上道兒來了 繡鳳叫人開來果子 讓大家吃着酒 一面說道 天下的事 都得聽其自然進步 不能加以勉強 本來束縛慣了 硬要一下解放 必定有弊無利 真個的 開通維新 就在這外面皮兒上麼 玉教員笑道 了不得 鳳提調又要大發議論 不防備盼雲啣了聲道 怎費這大事呀 是宅裡厨子做的麼 衆人一瞧 原來頭一味菜 便是紅燒魚翅 就聽繡鳳答道 是由莊子配好調和 來人在這邊厨房 現做現上的 隨讓衆人吃着 盼雲忙道 這我更不敢裝假了 只於身在學堂裏 面 酒可不敢多喝 於是放過酒杯 一邊吃着 一邊詢問全學經費 繡鳳吩咐菜品 點心 跟着手兒上 香韻初向蓉提調一丟眼色 蓉小姐應聲略爲述說 帶口支牙兒 提說擴充計畫 盼雲嘖嘖兩聲 沒能開言 繡鳳接口笑道 要聽我們爺 那天回來一說 我們這個草草試辦 可離着四大人那處學堂 相差太多 到今兒 我姊妹

還後悔沒能去參觀哪 盼雲聽了 忙道鳳提調可別這們說 又笑了笑道 我不該說 我們四大人 實在沒想到這邊的學堂 會辦理得這們好呢 說着放下筷子 向身邊伺候的婆子 要過手絹兒 繡鳳笑攔道 別又裝且啊 飯菜還沒上呢 還催令快上一品鍋 添蒸食盛飯 燕姑娘半天沒得話說 這時幫着一讓 並給卜菜 盼雲二次吃了些許 候同衆人起席漱口 乘便向跟來的婆子們 暗暗示意 少時下人們忙着吃喝過了 盼雲起立言道 本應遵命參觀體操等課 只以連日正忙 還到勞處去 容日請命再來 便叫婆子出去齊車 一面開付差役的賞錢 臨行時刻 向鳳蓉姊妹再三稱謝 請替在二太太跟前 叱名請安 又殷殷囑託纔那筆款 先別登報鳴謝 一半日 我們四大人 必還來呢 大家送他走後 學生將將到齊 接着金何二女士也到了 繡鳳略一酬應 等到鳴鑼上堂 別了蓉妹妹 携同香姑娘回了住宅 晚間文龍回家 夫妻們一提及天景况 蓉小姐笑道 姊姊這番用意 我竟不如韻 初姑娘 領略得快 繡鳳道 妹妹是被眼前的得失 給羈絆住了 隨笑了笑 這事大約不從爺的心上來 文龍微嘆着道 也不盡然 只是現在的大人先生們 多分言不顧行 他們若待不着心目中的相當交換品 未必肯於大破慳囊 來買這急公好義的虛譽啊 繡鳳言道 誰又應酬大人先生來着 請聽信兒呢 果然中間只隔了一天 那盼雲二次來到育坤小學 面交了千兩捐款 文龍只得再去求見致謝 卻值四

肚 會 官 情

大人忙着出京 沒得會晤 並且沒容鳳蓉姊妹前去問之 盼雲便匆匆隨侍兩下去了
蓉小姐得了這筆鉅款 遂一力籌辦新班各事 學中同人 多說一頓燕翅席 連同
一品鍋 至多花去十二兩銀子 竟從老官僚手中 撈來千兩捐款 鳳提調這個手段
真不亞如点石成金 惟有金浣塵女士 笑說這個因人而施 可一不可再 固然鳳
提調的妙算 未嘗不是那位盼雲的爲人 可與爲善哩 文龍聽了 深嘆這段批評
冷峭有味 不由得格外傾心 說到這浣塵女士 本來家學淵源 在詩文上頗有工夫
金四叟在世時節 自恨兒子不肖 常把他這愛女 看同道韞後身 班昭再世 對
於擇婿一節 十分慎重 當年確曾屬意在文龍身上 因而每從詩會回家 必將所記
下的新章斷句 挑揀着向愛女念誦談講 更於有意無意中間 將文龍的家世志趣
年貌品學 加以批評誇獎 有一回明叟主課 題目是盆蘭二字 刻燭限韻 文龍吟
成一絕 交了頭本卷子 原文是

江離湘江遜清幽 几淨窗明韻欲流 不在媚人香習習 深閨妙品信無儔
明叟一見 恰是意中人 首先交卷 已是喜上眉梢 接來展誦一過 更自點頭微笑
回家以後 取出原卷 指向愛女說道 這個文龍 雖無子建般才 可在當時那個敏
捷法兒 也不亞如七步吟呢 又笑了笑 道 這首小詩 要移作吾兒小影的題詞 倒
很相稱哩 浣塵本名曉蘭 其時已是芳齡二九零一 聽了老父這種語意 有什麼不

社 會 言 情

領悟的 但雖紅暈着個臉兒 卻故意作爲不大理會 將詩卷看了看 順口說了句 就這一筆簪花的小顏字 卻也別緻 他父女這一問一答 一方明明是種暗示 一方暗暗是種心許 過了兩三日 金明叟遂正式求出何廉夫 商同着曾蔚生 定規出頭 給兩邊保媒 不想明叟忽被他那個不肖子 一氣成病 中止進行 及至明叟逝世 金老夫人 應着他娘家一個內侄的要求 藉口居喪 謝絕了大媒 竟把前意攔起 就明老的白事 也沒向季宅通知 但因浣塵不大待敬他那表兄 他們姑侄倆 暗中 雖已有了定規 也藉口居喪期內 暫不聲張 以便由金老夫人 慢慢對女兒開導勸 說 後來打聽得文龍改定親事 並已迎娶過門 金老夫人纔對女兒明說己意 浣塵 卻好 只說哥哥不能克紹箕裘 自己情願家居奉母 立志不嫁 專一研求家藏的遺 書 繼述老父的志趣 他母親拗不過女兒 又見女兒並無一語反抗 也無一語涉及 他家 明知他是多存了一分深心 勸着很難措辭 莫如姑且由他 多冷淡幾個月 再作計較 請想母女娘兒倆 整天際鼻子挨着眼睛 這一彼此存了心眼兒 還能有 什麼好結果 所以這浣塵小姐 表面上雖是詩書自遣 實際裏便已抑鬱成病 和他 素最要好的何雲英 本就好動不好靜 又曉得金家這種難處 便和金老夫人說明 勸到何家去住着 一見浣塵的精神上 顯着活点兒 遂又引他結識農家姊妹 不時 各處去訪問散心 彼時的蓉小姐 正由季宅躲避回家 浣塵偕同雲英幾次過訪 彼

此很是投緣 後來在季二老爺白事中間 蓉小姐與文龍倉猝成禮 約定暫不成婚 事經浣塵聞知 暗自發生不少的感觸 那不知就裏的金老夫人 偏又二次提到親事 並且明言提出他那表兄 非要女兒點頭不可 這們一來 直擠兌得浣塵小姐 一病三旬 堪堪待斃 吓得他母親轉了口風 聲說不再奪他的志向 又經雲英常來勸說破悶 浣塵的病 纔又慢慢的全愈 雲英曉得他鬱悶家居 終久不便 遂以創辦女學爲由 一力約他到季宅來訪蓉小姐 彼時浣塵也有一種痴念 藉此看看這個季文龍 到底是怎個氣度 雖說恰巧湊成蓉小姐的志願 把育坤女學成立起來 至於浣塵初次來到季宅 當和文龍相見之下 回顧前塵 自覺得未免有情 百感交集 可爲着矜重自家身分起見 并關碍着母女間一向的嫌隙 很用了一番強制工夫 打定主意 不再和文龍相見 免致古井生波 又惹煩惱 偏那何雲英熱心女學 受有蓉小姐的重託 藉口學堂與季家劃分爲二 百般解說撮掇 也搭着浣塵本人 很了然蓉小姐興學的苦心 於情於義 全不容不幫這忙兒 念在母親對於外事向不關心 又有雲英同去同來 他便改號爲名 所爲借這浣塵二字 表去洗去前塵的痕跡 此後和文龍就便接近 也只作個文字交 不再攙入情愛二字 所以他在育坤開課那天 和文龍初次接談 頗能够舉止大方 言笑自若 在文龍呢 先還自己僵着個勁兒 不時的引嫌退避 但因會商學務 每一星期內 照例必須見上兩面 浣塵更於

公事餘暇 在詩文上析疑問難 久而久之 被他這脫俗態度 給感化的 彼此都能略去形跡 漸近自然 又有多情的蓉小姐 從中替浣塵代達志願 由此文龍更佩服浣塵的灑脫至誠 樂得多個文學道義的女朋友 不再鬧着客氣 至於蓉小姐對待金玉二教員 原係同樣的欽佩倚重 只於玉貞玉大姑娘 過逾老成 工夫又短 下得堂來 就得匆匆奔回家裏 很難得在此長談 浣塵是個潑閒自在的小姐 那種溫婉宜人的言動 更足令蓉小姐格外傾心 何況他姊妹交誼在先 更有何雲萍伴同來往說笑 於是午後下了課 不短相借着過到鳳蓉臥室裏 盡興盤桓 因而浣塵於文龍所藏的書中詩文 常常得便瀏覽 偶爾趕上文龍回家 彼此相遇 不是小坐清談 便是一笑告別 從沒兩相留戀的情事 這一次 育坤女學 將辦過仲夏日考 在星期六下課後 接連放了三天假 蓉小姐會同衆教員 收束了各項試券 約同金何姊妹 穿着角門兒 過到這邊住宅 轉進自己臥室 文媽阿玉分頭獻了茶 浣塵順手從書架上 取了文龍的兩本詩稿子 翻着瞧看 雲英一見 向蓉小姐笑了笑 說聲咱們找鳳姊姊去 遂携手出屋而去 浣塵並沒理會 仍自翻着篇兒 低頭瞧看 見偶成七絕中 有兩句是(萬事如心惟有怨 一生人已兩便宜) 点点头道 可見他的人品一班了 翻過兩篇 又見醉後偶題一絕 微吟着道

甘回舌本帶餘馨 臥起看人眼尙青 閱盡炎涼悲世態 縱教爛醉也須醒

吟罷 笑着說了句 看這首語氣 又清狂的可以 隨換取一本 順手只一翻 題目是曉發盧溝橋卽景 這首係七律 第二聯爲「曉月有情輝樹杪 長橋無影臥橫流」

又一首秋日園中卽景的兩首五律 有一聯爲「殘荷臥秋水 黃葉下西風」來往吟了兩三遍 贊道的是佳句 前一聯咏事似李 後一聯鍊句似杜 真不愧才人吐屬 再看後面的自嘲截句 有云「莫怪苦吟多抑鬱 每從抑鬱得詩多」當下暗自嗟歎着道

這好像道着儂的心曲 想到這裏 心中頗覺不大自在 隨手拋開 另翻出兩本 一本標題聲應集 一本標題爲留青小集 先翻這留青小集一看 頭篇內就有蓉青甫

草四字 映入眼內 不禁回首喚道 蓉妹妹 不是總說不會作詩麼 因不見應聲 抬眼找了找 連雲英也沒了影兒 一問阿玉 纔知他們倆早過西小院去了 遂自笑

道 也好 省得和我穩飾搶奪 便仍自低頭瞧看 不想頭一首深夜漫咏 卻註着繡鳳的大名 因又笑道 看一得三 不免記下詞句 瞧他姊妹倆 趕明兒還和我怎麼

搪塞 遂念道 更深紅燼暗蘭缸 玉漏聲和笑語雙 爲愛月華同不寐 一枝花影上疏窗

往下看去 纔是蓉青一首七絕 題是聞前二字 原文是 更深月午不知愁 斜倚欄干詠素秋 何處漏聲風暗遞 一聲一滴到心頭

翻過兩篇 又一首七言絕句 題只漫吟二字 詩句是

情於深處似無情 寂寂深宵夢自清 了卻情緣假夙債 兩心相照一燈明
看罷微微歎道 這兩首 怨而不怒 哀而不傷 具見蓉夫人的苦心孤詣了 大料秀
豪觀此 決不能無動於中 但不知果到幾時 纔與他這位夫人 同圓好夢哩 隨又
咳了一聲道 我躬不閱 遑恤他人 他在這感喟之下 一時忘情 取了枝筆 就在
這後首的空白紙上 附題了一首七絕 原文是

鴛鴦莫慢羨雙栖 未許鸚鵡借一枝 情到深時交轉淡 此生心事有燈知

題罷放了筆 自行低聲曼吟 忽的發了猛醒 自己瞞怨自己道 我既表示出來一洗
前塵 又何必留這個雪泥鴻爪 貽旁人以口實呢 偏又不便撕扯 便二次提筆 在
墨盒裡蘸了又蘸 想把字跡抹得濃黑 不防備耳邊脚步音響 就聽阿玉問道 爺回
來了 忙着抬頭看時 文龍已站在書案外首 注目看視 浣塵見他那眼光 雖籠注
到自己面上 那神情卻很鄭重 並且露有惋惜意思 生怕文龍有個錯會了意 忙放
下手中的筆 不再塗抹 緊接着起立道 我因快讀賢夫婦的大作 又被蓉夫人這
兩首閨情所感 附題一絕於此 請秀豪先生指正 文龍忙正色答道 浣塵先生太謙
了 這工夫阿玉送過茶來 說聲爺請茶 不想文龍接過詩本子去 一面讓令浣塵落
座 一面也回身坐下 眼釘着新題的截句 口中贊道 不過二十八字 足耐人十日
思 這纔稱得起「詩言志」哩 說罷儘管向着對面凝視 阿玉莫明其妙 只道有意不

理他 將盞盃放到桌案上 撮着小嘴兒 又去擰來個熱手巾 說聲請擦臉 浣塵見文龍仍沒理會 先答了句先生過獎 隨替阿玉撮撥一聲兒 文龍哦哦兩句 懇切言道 先生的襟懷 可說是曠達高尚了 先生的志向 未免大大不可 因爲人生幸福 全在青年 萬不可因噎廢食 何況上有白髮慈親呢 隨又找補着道 請恕我冒昧唐突 浣塵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的 低垂素頸 不答一言 自去翻弄看過的詩稿 文龍一見 也低頭向手中看視 一旁的阿玉 站得脚都疼了 伸得手也酸了 自念向沒受過這宗冷淡 現又當着外人 直羞得珠淚盈盈 既不敢催問 又不好退走 恰值蓉小姐趑轉進來 一眼先看見阿玉 勸了一聲 問他何事這們眼淚婆娑的 阿玉見問 眼淚倏的流下 哽咽着道 也不知怎的 把爺給得罪了 這半天 總也一理不理 蓉小姐又啣了聲 轉問爺是幾時回來的 生了誰的氣 就我沒在屋裏 也別拿這孩子紮筏子呀 瞧瞧 這們怪可憐兒的 文龍聽了 抬頭一怔兒 不知所答 浣塵抬頭笑了笑 向蓉小姐欠身讓坐 隨說全不怪 只怪我 便將方纔的情景和原由 約略一說 文龍恍然笑道 這一說 是我的不是了 蓉三奶奶別生氣 玉小姐也不用害臊 說着端起盞碗兒 閉着喝了兩口 放下碗 忙伸手一接手巾 阿玉嘆味笑道 早涼了 待奴才去換個熱的 蓉小姐笑道 不必了 你去請那位三奶奶 同何小姐過這們來 隨向文龍手中一看 說聲可了不得 趕則我這個本子 被

蘭姊姊給翻騰着了。文龍道：「他先生還附題一絕呢。」沈慶忙道：「那很不得得識者一笑。」只容青先生道：「這一向纔算露了馬脚。」蓉小姐歎口氣道：「蘭姊姊是不知道。」在他道也是初時哩。又道：「這就怪我姊姊瞧完了，不給收起。」偏又放在他那詩本堆裏，一言未了。繡鳳在窗外接聲道：「可別埋沒人心，甚麼事，豈怪我呀？」沈慶一聽，在那裏點頭贊歎。文龍咳嗽着轉向外面去看。繡鳳已挽回何小姐走入。蓉小姐忙道：「都不題了。」剛轉叫一聲姊姊。繡鳳應聲道：「妹妹一打發阿玉去。」我就明白了。纔已傳令廚房，添菜備飯。沈慶道：「天還不算晚……」蓉小姐笑道：「慫不餓，我們可陪不起。」便向文龍說道：「回頭請到前院去，替我姊妹多多伺候。」文龍半開半答道：「這便自然。」說罷又自低頭去瞧着。何雲英湊過看道：「甚麼本子，這們不忍釋手。」文龍略閃着身兒問道：「真個的？」何女士在詩學上，怎們樣。沈慶替答道：「也還將就。」文龍道：「這更好了。」明天正是星期日，我想普約同人，開一聯吟大會。二位女士可肯賞光麼。沈慶曉得這話衝自己說的，當即答道：「既都同事，有甚麼可避忌的。」但祝勝着兩位提調，毋金玉爾音啊。繡鳳眼望着蓉妹妹笑了笑，然後答道：「金聲玉振，自有其人。」不姊妹遊夏等列，本不敢贊一辭，但既同在下風，又焉敢不隨聲附和。只怕難得鋪金妙句，上塵清聽哩。何雲英拍手笑道：「得，轉文吧。」倒給鳳提調送了話柄兒。金浣塵也不禁啓齒一笑。其時業已掌上燈支，帮着開飯。繡鳳偕

情 會 會 會

同文龍到前院去勸 單身轉回 先向蓉小姐說明 那邊有韻初姑娘替伺候着 奶奶又將燕妹妹留住 傳話不叫咱們去了 又轉向金何二人言道 我們婆母 叫替說不過來張羅了 致意二位小姐 千萬別鬧客氣 說完這話 讓着一同就坐 浣塵噴噴兩聲 脫口道 這位老太太真心疼人 二位三奶奶真好福氣 雲英只嘻笑着道 動孩子就是擾 反正我不裝假 浣塵用筷子一指道 不用你 借這話來敲我 衝着你 我今兒破個例 說着首先夾菜就吃 雲英側身低笑道 蓉姊姊聽 不說他今兒起心裏痛快 卻拿我作鼻子頭 蓉小姐忙一使眼色 恰巧繡鳳卜了遍菜 向浣塵殷勤叙話 給混過這一場去 當下彼此說笑着飽餐一頓 飯後略談片刻 蓉小姐提補着道 咱們不分心 業給蘭姊姊另預備好了車 派定文媽跟送 因為天氣顯晚了 姊姊早点兒到家 雲英的這路遠 也可照直回去 免得輾轉耽誤工夫 浣塵略一籌思 道聲多謝 依實和雲英告辭而去 次日早起 文龍夫婦三個 忙過照例各事 吩咐廚房專備一桌菜飯酒菓 將到已分時候 一同過學堂來 在內招待室 分頭檢備文具 不想玉大姑娘因事不能分身 專函辭謝 並離述勝子華於頭天出門未歸 無從代約 曾蔚生也有要事 親來當面說開 文龍道先一層不高興 及至天已近午 又不見金何姊妹來到 繡鳳因奉婆母傳喚 暫先携同香姑娘回去 蓉小姐耐着性兒伴同文龍 穿山分竹 散步閒談 眼看天已過午 空際又烏雲片片 遂轉進這小

花廳兒 并没指使阿玉 親給文龍倒了碗茶 帶笑勸道 你別掃興 依我想着 院
廳昨於無意中 總算聯吟一番 雲英呢 多分沒這興趣 況且天氣又不佳 他們
也未必來了 我們何苦空着肚腹守候呢 這話還沒說完 只聽一聲霹靂 窗外那片
竹林子 便敲金戛玉似的 響震耳際 文龍張眼向外一望 長吟着「雷聲忽送千峯
雨」的詩句 說聲你看 這不明明是催詩的好景色麼 偏都有約不來 頓一頓 又
道 我總不信 浣塵會也爽了約 蓉小姐道 算了吧 今天阻了興 還有明天 喝
盃茶 我們也回去 省得我姊姊又得淋着過來 便叫董嫂收拾桌上文具 向外看道
好在雨已住了 囑咐董嫂 今兒女堂役們 既因放假回了家 你且多候一候 我
回去 就叫人給你送過飯菜和雨具來 隨就扶住阿玉 回身笑道 爺若在此賞雨
我先走了 董嫂忙道 不行 借兒太滑 文龍接言道 就你們娘兒三個 也未必走
得開 遂進前挽住蓉小姐的右臂 半攙半拽 相將着折轉回屋 彼此喘息未定 外
面雷聲又起 忽報何小姐單身冒雨而來 倒把他夫妻嚇了一跳 若問畢竟如何 且
待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小宴房中低徊遺世謔 名流會上契闊叙豪情

卻說文龍極力挽扶着蓉小姐 自花園裏折轉回來 其時空際尙在飛灑着雨点兒 將
一進入後院屋內 在臥室還沒坐穩 外面又復雷雨交作起來 蓉小姐坐到床上 嬌

社

會

言

情

喘吁吁 真是帶雨的蓮花的一般 定了定神兒 低頭一看 兩隻青色弓鞋 拖泥帶水 都已辨認不出布色來了 因抬眼笑道 要不承爺這們盡力扶拽 真不定摔倒幾跌 大約您也累得可以的了 文龍笑道 我倒不怎累 因見阿玉文媽 忙着打水沏茶等等瑣事 便回身開了衣櫃 檢取衣履 蓉小姐一見 笑道 我這兩條腿 真沒了勁兒 只好生受了 但是不要新鞋子 那衣櫃裏邊櫃內 有的是半舊素鞋 取給我吧 文龍依言取來 托在掌中觀看 蓉小姐欠身審過 口中說道 你不用瞧 這並不是照銀姊姊的鞋樣做的 文龍接口道是句反話 回說我看卻很像 暫且在對面看着穿換 想着話兒越鬧幾句 隨即重說道 我由昨晚剛看見你那兩齣鬧情艷句 又經沈塵附題了一絕 心裡着實的不自在 覺得萬分對不過你 偏又碍於詞法……蓉小姐聽到此處 臉上微微一紅 急接口道 那是一時道興的作品 幾曾有些傷感的話來 快不要誤會 容我換好衣履 咱們隔着玻璃賞雨吧 不防橋院中嚷道 妹妹回來了麼 現有何家妹妹 一個八兒冒着雨來了 蓉小姐疑是鳳姊姊語聲 呦 呦着道 快請屋裏坐 文龍趕着替給迎入 彼此照直的進到臥房 繡鳳見蓉妹妹雖已換下泥鞋 頭髮上還帶有擦抹未乾的雨珠兒 面上眉頭 也有幾處濕淋淋的 笑說這纔是淤泥不染的出水芙蓉呢 說著轉面一笑 何雲英不曉得這語涉雙關 只在一旁拾着笑兒道 要叫我說 想是被誰拖入泥水坑兒去了 蓉小姐伸手指道 不用

社 會 言 情

你又來淘氣練頻嘴 隨笑問道 你怎一個人兒 頂着雷跑了來 蘭姊姊趕是怕雷麼 雲英兒聞 嘆口氣道 別提了 他真是那林靈兒的化身 昨晚回去稍晚一點 立就感受風寒 今早我去時 還懶懶兒的沒能梳洗 一見了我 趕又現忙 偏他們那位老太太 忽的着着心疼 說什麼不叫出門兒 他呢 卻極力扎掙着要來 意思是怕誰瞧不起他 說着向文龍看了一眼 接着言道 這工夫天又陰的很沉 他拗不過老太太去 央我一人前來 所爲替他解說明白 不想一路上又是雷又是雨 好不容易住了 我將到了府上 又是一大陣 因而在前院坐了坐 纔偕同鳳嫂過這院來 蓉小姐兒文龍只顧傾神觀聽 不發一言 因又叮問道 蘭姊姊的活恙 重不重 可還有什麼話 雲英搖着头道 那要算不了甚麼病 可在他呀 就得兩三天不能出門兒 又道 他還要我回去作伴 說完這話 站起就走 蓉小姐攔道 你忙的是甚麼 我問你 可吃過午飯了麼 何雲英走着應道 他等着我一同吃呢 說着業已跑出臥房 繡鳳說罷還是我送吧 趕着追出 文龍也便追出相送 回頭覓到上屋 見母親在炕上歪着 香姑娘坐在脚下給捶着腿 燕姑娘旁坐陪着說笑 進前問了回安好 說聲二妹妹趕則在這裏呢 怪得……香姑娘接言道 那兒呀 二姑娘與何小姐二位不對脾性 說不到一起 所以沒得到後院去 又說兩位奶奶現上了東院 找補着請午安 太太纔吩咐叫把爺奶奶的飯 開到後邊不拘那一院裡 奶奶們叫請爺示

下呢 文龍笑道 那邊都好 但不知二妹妹吃過沒有 二太太道 我們娘兒倆一塊兒吃的 香姑娘被我強按着 跟我吃了点兒 文龍看了香兒一眼 笑說奶奶近來太疼他了 二太太道 這很沒什麼 他本是個可疼的孩子 你妹妹一死 我原想認他作個乾女兒 因你們屋裏離不開他 纔打斷那個念頭 又笑問道 我這們疼愛他 你兩個媳婦 誰都沒多心 難說你倒氣他不過嗎 文龍忙陪笑道 兒子不敢 也不能够 二太太笑了笑 將再發話 大姨奶奶自外走入 進前回了兩句 便替下香姑娘 半跪着一條腿兒 伏身給太太捶着腰脊 二太太叫聲香姑娘 吩咐着道 你們爺奶奶 今早竟挨了頓巧餓兒 你在這兒也沒吃好 這們辦 把飯開到蓉三奶奶屋裏去 你再一起找補着吃吧 香姑娘答應要走 二太太又道 你去迎住二位奶奶 照直同到後院去 今兒全放半日假 儘管都盡興吃喝 誰也不用到上屋來 香姑娘答應走了 二太太叫聲龍兒 我現有句話囑咐於你 燕姑娘聽了 起身向套間兒走去 二太太低笑道 難得他也麻練得有了心眼兒 文龍應聲笑道 奶奶提到這裏 兒子忽想起件事來 遂也低聲言道 是新近想到一家兄弟 和這二妹妹 很可說是相當的配偶 二太太道 這個得便再細商量 隨將臉色一沉 放重了聲音問道 你可明白蓉三奶奶 他是怎麼個的人兒麼 文龍驟然經這一問 偷眼看了看 母親又像是語帶怒氣 一時摸不清頭腦 吃吃着回答不出 二太太一見 哼了聲道 好

哇 你是故意不肯說啊 我來給你挑明了 他是個肯於受屈 屈中又受屈的 你真不知道嗎 文龍聽這說法 豁然明白過來 忙陪笑應道 奶奶不必生氣 兒子知道了 二太太又哼道 諒你不會再跟我裝糊塗 那我且問你 底下的話未能說出 趕巧鳳蓉姊妹 分捧着一碟蘋菓荸薺 一碟蜜糕和水晶包兒 先後走入 進前回道 這是早間所預備那桌菜裏的果點 媳婦們持來孝敬 請奶奶賞收 作飯後的點心食用 另留了兩味菜 晚飯再加烹調奉獻 二太太笑道 難得你姊妹 處處惦记著我 只於我這時可吃不下去 遂叫大姨奶奶替著接過 可巧喜兒吃完了飯 趕來伺候 忙轉手接去 放在炕琴上邊 二太太隨手一扶喜兒 慢慢坐起 將鳳蓉姊妹叫到近前 一手拉住一個 左瞧右看 問說今兒餓得可以的了吧 他姊妹齊聲回道 有事情趕羅着 也不怎大理會 二太太歪頭望著文龍 笑說我最喜歡 他們倆的這份和睦親愛 就我和你大娘 誰不知道是同胞雙生 又嫁到一家成爲親妯娌 可要較起真兒來 那及他姊妹呢 盼着每人給我生個孫孫 我更喜歡了 他姊妹此刻都低首靜聽 蓉小姐更現露一種羞澀神情 文龍曉得這話 是由將纔沒說出的那句話 變換出來的 也沒好意思搭言 二太太又向兒子和媳婦 分着注視一番 隨後說道 你們素日各有操勞 纔我已告知香姑娘 回屋過陰天兒去吧 說罷撒開兩手 文龍起立問道 奶奶沒話交派了麼 二太太道 今兒特別許你多喝些酒 可不許鬧脾氣

情 言 會 戲

犯警拗 又笑問道 聽明白了沒有 文龍趕緊陪笑答應 爲討着母親喜歡 讓令鳳蓉姊妹頭裏行走 隨後慢步跟踪 出了上屋 穿繞著鑿山遊廊 將一下穿堂台階 抬頭看道 不但雨勢沒住 還恐要天下幾陣哩 繡鳳挽定蓉妹妹 笑應道 俗說小雨淋淋 燒酒半斤 奶奶既有了特許 纔又另備了美酒 我們當真得賞雨豪飲呢 說着進入後院屏門 由南廊子繞到東廂窗下 就見中間卸下雨扇玻璃格兒 臨時掛上蝦米鬚的簾子 文龍笑道 這豁口兒開得有趣 屋裏香姑娘應聲而出 將簾子高高挑起 繡鳳更不謙讓 挽回蓉妹妹閃身先入 文龍跟進再看 迎面已放好一張圓桌 三面排定羅漢椅子 桌子是三角式的杯碟起箸 面向着東面的大玻璃 窗外正是小月牙河 對前面圍着一片玲瓏山石 河內紅蓮掩映 石旁翠竹紛披 那空際的絲絲細雨 好像是迎合人意 下得十分有情 坐定以後 左鳳右蓉 香姑娘帶定阿玉和菊子 上菜的上菜 勸酒的勸酒 文龍連乾了三大杯 瞥見山石那邊 轉過一個修飾的婦人 一手持着布傘 一手扶着山石 在雨地裏低頭而走 那身形一傾一斜 直彷彿風擺荷葉相似 不禁將手一拍 左右看道 妙人妙景 我們真是身入畫圖中了 繡鳳笑道 那詩品上說的好 賞雨茅屋 玉壺買春 大約未必有此情趣 說罷 便從香姑娘手中 要過酒壺 殷勤相勸 文龍一連飲了幾杯 蓉小姐趕給卜過菜來 說是既有旨酒 又有嘉肴 只可惜洗塵沒到 座中少位佳士哩 文龍吃了

兩口菜 笑道也不盡然 先我也以為浣塵失約 殺了風景 要說現在的局面 正不容外人插足 所謂此中樂趣 不足為外人道 但不知你姊妹 肯多喝幾杯不肯 蓉小姐櫻唇微動 未及應聲 繡鳳搶着笑道 妹妹光景不敢請耳 我卻是固所願也 遂取杯一吸 亮着底道 爺請看 文龍笑說痛快好好 轉面笑問怎樣 蓉小姐忙道 我沒姊姊那量兒 只陪您二位半杯就是 於是連飲了兩口 夾着菜道 別淨喝不吃 你不是不能喝空心酒麼 繡鳳接言道 妹妹向只耳聞 還沒眼見 要說他的酒量兒 雖不見得一飲二百杯 可也不減會進學士的興趣 心裏再一痛快 這釐盅兒還算得酒麼 文龍聽了嘆道 愛我哉蓉夫人 知我哉鳳夫人也 又道 好在老人家既經明言特許 就使喝過些量 也沒要緊 何況過不了量 蓉夫人請勿多慮 說罷便喊酒來 香姑娘略微遲頓 繡鳳趕着一遞眼色 他立即有了會心 進前滿斟了一大杯 文龍忽然起立道 我想起來了 將纔太太所交派的 原有姑娘在內 怎此劉甘作侍酒的青衣呢 香姑娘退後言道 我是個沾酒就醉的 不信請問我們奶奶 文龍連說不行 太太有命 奶奶也不能違的 韻初姑娘 你快別讓我掃興 說着便要出位去揪 香姑娘忙退到繡鳳身旁 答說太太只叫我吃 沒叫我喝 回頭吃飯時節 我必遵命 還不行嗎 蓉小姐忙道 奶奶沒說不許鬧脾氣麼 剛喝不多 就這樣磨人 莫不成已有醉意了麼 那就別喝了 便伸手要奪酒杯 文龍急道 將纔喝

上興趣 離醉遠遠的呢 繡鳳笑道 就醉了 都沒要緊 反正有我姊妹陪着 何必單擠兌他呀 蓉小姐見鳳姊姊這等說法 只得耐性陪飲 一面儘讓着吃菜 又給催上點心 文龍飲够多時 用筷子敲着桌子 高吟着四言詩道

左倚修竹 右把芙蓉 樽中有酒 其樂融融

蓉小姐怕他當真醉了 偏生鳳姊姊今兒改了常度 一味的笑言勸飲 自己怎好單獨攔阻 當下臉上一紅一白 緊蹙雙蛾 望着文龍發怔 及聽到吟這四言詩句 忽的計上心來 笑了笑 俗說寡酒難吃 又大長的天氣 這好的景致 喝緊了我看倒沒意思 我們何妨接續着初意 試着聯吟一首排律 豈不更可消酒呢 文龍搖着頭道 聯吟哪 至少得有四人 再說我們這閨中小宴 空賦景有何意思 香奩體又太費推敲 還是清談佐酒吧 遂又催喚酒來 恰巧這回執壺來斟的 忽然改了董嫂文龍注視問道 先在園中雨地行走的 原是二嫂子你呀 怎這時纔來 董嫂道 我換了回鞋 洗了回手 吃了回飯……文龍接言道 那請再喝一回酒 董嫂笑道 回爺的話 我向來滴酒不聞 文龍道 甚麼 舉起酒杯道 我不信會聞不見 蓉小姐急又攔道 他更不同香姑娘了 又苦着臉道 姊姊真不管 就瞧我招急呀 繡鳳笑道 何必瞎招急 我知道他且不至於醉呢 文龍道 是呀 好容易姊姊開了禁 妹妹倒作起盃酒令來 蓉小姐聽了 轉面自去吃點心 不搭一言 繡鳳也防他淨喝

社 會 言 情

空心酒 回頭不受用 勸令吃點心 催上飯菜 蓉小姐這纔回嗔作喜 反給文龍滿斟一杯道 這酒已喝够兩小時了 盡在杯中 好不好 文龍飲過這杯 又央着喝了兩杯 再要喝時 蓉小姐把住酒壺 說什麼也不撒手 繡鳳細一察看丈夫神情 料估着也頗够了分際 要過壺來看道 這壺雖大 裏面至多還有三杯 我給妹妹改上一個字 盡在壺中噉 蓉小姐拗不過去 轉面發着嬌痴道 要不看在我姊妹面上 一杯也不許動 文龍笑了笑 從繡鳳手中 接過壺來自斟自飲 酒剛喝完 飯菜也齊了 夫妻三個吃了飯 天氣已漸昏黑 彼此說笑會子 他姊妹携手出屋 到前院東院 請過晚安 一同折回 文龍早躺在帳內 睡得人事不知了 蓉小姐皺着眉道 是不是 這怎能叫得醒 怎的送出去安寢 若不然 給他蓋好 派人看守伺候 我跟姊姊那院去睡吧 繡鳳噉噉着道 真難得妹妹你 這般的幽媚貞靜 可要知道我是奉命玉成 別有苦心啊 遂附耳細談用意 蓉小姐先只低頭不語 後來起身 檢衽道 姊姊這份美意 妹妹心領就是了 繡鳳詫道 此話怎講 這是夫妻中間的大道理 妹妹已應名兒 作了半年多的媳婦 莫非還害羞麼 蓉小姐咳了聲道 作妹妹的 別話不能說 只問他的爲人秉性 姊姊會不知道麼 要言不煩 是不該瞞他本人 奪他的志向 繡鳳急得跺着脚道 怎妹妹也這們痴呆呀 赶又想着話兒 反復陳說 蓉小姐迫於無法 始行含羞應允 繡鳳便叫來文媽董嫂 一路忙合 打

情 官 會 社

發他二人先後共寢 又附耳向蓉妹妹囑告一番 指派文媽董嫂 在這外屋值更 然後回了西小院 次日起床後 將忙過了梳洗 就見董嫂來說 那位爺 天明大後纔醒 慌忙穿衣下地 着實陪了一回禮 就跑向前面去 光景奶奶恁的心又白廢了 繡鳳驚道 竟有這事 便急忙忙來看蓉妹妹 姊妹倆還沒交談 一陣木底響響 香姑娘連步跑入 喚道奶奶 那位爺 現在上屋地上跪着 太太氣得臉都白了 一迭連聲叫請奶奶去呢 繡鳳呦呦兩聲 將要轉身 蓉小姐抹着淚叫聲姊妹 吃吃着道 我還得捨着臉跟您前去 繡鳳嘆口氣 說聲好 伸手挽住 一同來到上房 太太一見 叫道蓉三奶奶 又叫你受屈了 總是我對不住你 蓉小姐覷了文龍一眼 忙也撲身跪倒 哽咽着道 奶奶別竟疼顧媳婦 也得疼顧兒子 您兒子 並非嫌棄媳婦 實在是顧全守制的大禮 二太太一聽 望着繡鳳歎道 他們倆 怎竟痴傻到一塊兒了 繡鳳鬧得沒話可答 只說慙悻媳婦粗心 說着就要下跪 二太太忙道 你就別再添彩兒了 快把你妹妹給我扶起 不想蓉小姐趕望着文龍 不肯就起 二太太發着恨道 龍兒你也給我起來 於是兩旁侍立的 黛姑娘 元大奶奶 大姨奶奶 香姑娘 喜兒衆人 七手八脚 將他二人攙起 二太太瞧瞧媳婦 看看兒子 歎了兩口氣道 你們自是知心的好夫妻 只是龍兒你 也得對得起你這媳婦 何況還有鳳三奶奶陪着守空房呢 元大奶奶攬言道 老太太也是抱孫子的心急 我三兄

弟不是回說過了嗎 那能像您大兒子 始終忍心的不管我呀 二太太氣道 不干你事 沒這些說的 蓉小姐趁便獻上茶 又請着安道 奶奶別生氣了 二太太点点头 接過喝了兩口 問道好孩子 我沒生你的氣 現在衝着你 也不究情他了 都回屋歇歇去吧 說罷放下茶盃 站起身來 文龍趕一攙扶 二太太揮手道 用不着你香姑娘你來 隨伸手扶住 讓着燕姑娘 走入裏間 鳳蓉姊妹跟進侍候 繡婆母二次發話 始行携手走出 轉過穿堂兒 文龍正在花障門前相候 繡鳳問道 那路膝蓋兒疼不疼啊 文龍並不還言 讓他姊妹來到西小院屋內 開言笑道 我說的昨兒那們勸我盡量呢 雖說是份美意 究竟謔而近乎虐 鬧得他含羞 我帶愧 各自饒上了一跪 末了兒你也沒省心 白給我這孽龍 多加一重風流罪案罷了 繡鳳氣道 還說呢 像這種矯情法兒 就欠由你去跪上半日 蓉小姐攔道 我們說別的吧 繡鳳道 我還得問問 咱們奶奶是怎麼知道的 蓉小姐接言道 姊姊何用明知故問 那一定是他自去投首 隨岔話道 倒是浣塵這場病 很有關係 放假只曠一天了 萬一到了後天 他還不能到堂授課 文龍急接言道 午前就勻着工夫 替上一兩堂 午後由你姊妹 發替一兩堂 支持個三五天 他還不銷假麼 繡鳳笑道 你趁此賣弄人情 不用往裏拉我 蓉小姐向文龍使個眼色 不叫答言 一面陪笑道 姊姊得忙家務 自然沒這工夫 他呢 外邊學堂 還正趕羅不過來 這一說兒三

社

會

言

情

五天 耽誤那一處都不合式 更要勞累了度 更不合算 誰叫我担着教務責任呢 由我暫代就是了 繡鳳失笑道 真也可怪 怎總是處處心疼他 文龍微吁着道 這纔是精神之愛呢 不防備繡鳳銜口問道 二位是交朋友嗎 甘心這們一個曠夫 一個怨女 空談精神之愛呀 又看着文龍言道 爺須放明白些 昨天那 舉 雖似平諱而虐 可並不是我姊妹的私情 更不是我另有何等私心 奶奶昨天也交派的明白 我在您二位婚禮沒定之先 就曾跟爺說過 將來有件大事 要借重我這妹妹 今兒索性三面言明 說到這裏 神情露出幾分悽苦 文龍忙問道 怎忽動了悲感 蓉小姐是扯着衣袖 連喚姊姊 紅着臉道 以後姊姊有命 妹妹再不敢不聽從了 繡鳳歎道 別瞧我是個女流 輕易不肯落淚 現在是想未嫁之前的痛苦 隨叫菊子 看來熱茶 喝了兩口 接續言道 從前不提了 簡便着說吧 我們作媳婦的大責任 持家以外 便是生育子女 偏我過門兩年裏頭 前後倒小喜了三次 那一次 都折騰的死去活來 自知這是前生冤孽 立志把這個責任 移到妹妹身上 至於爺的志向 我不是不曉得 怎奈奶奶近日提起話來 總盼着咱們屋裏 早給添個孫孫 所以纔有昨日一舉 再說您二位歸了房 好辦香姑娘的事 話不是說明了嗎 妹妹纔也說了 那們 至遲一年服滿 到時候 爺別再犯龍性 知有己不知有人了 繡鳳說過這一席話 並不待謹答言 又說大約快開飯了 挽定蓉小姐一同上了前院

文龍細一前思後想，覺得鳳夫人的深情，與蓉夫人的痴情，同是一樣難得。自己咀念會子，也追到上屋。正值香姑娘傳話開飯，陪同母親吃過飯後，自去出門訪友。晚間暫仍在外書房安寢。次日照常分赴各學授課。育坤女學這邊，金浣塵先告了三天假，後又續了一星期。二次假期沒滿，忽由何雲英代為懇辭，請速另聘人員。問他浣塵病體如何，他只含混答覆，說是金老夫人心疼女兒，不叫出外操勞。蓉小姐因碍着文龍那項斷案，不便逕到金家去瞧看，又斷不肯聽由浣塵辭席，便努力替他上課。請他只管在家靜養，幾時精神恢復，再請到堂。不想左一星期，右一星期，浣塵始終沒有銷假的日子。可在蓉小姐心裏，仍抱着最懇摯的痴望，既不另覓替人，也不修改功課表。除是星期一、日午前，由文龍替上兩堂外，其餘浣塵各項功課，仍以教務長的名義，努力替代。對於學生，分外的和平勤懇。總說本人講解有個不周到，等你們金老師病體全愈，再給補充。於是講了國文，又講經史。下了這堂，又上那堂。遇着鐘點衝突，實在分不開身，便由香韻初替上算學。但在一星期內，至多不過兩三堂。下課時間，仍自應酬教習，查看學生。在別位上堂時刻，還要勻着工夫，到堂照着晚飯後，等候文龍回家，更在燈下講經問史。預備第二天的上堂功課。繡鳳料著金浣塵不能銷假到堂，又不肯再言辭卸，必自有一種難言的苦處。不如暫先添聘他人，前後說了幾次。蓉小姐只說多待些時，自己也還勉強得來。

一俟新班成立 再行統籌全局 變通辦理 繡鳳無法 一方囑令香姑娘 隨時盡力襄助 一方稟明婆母 將蓉妹妹的問安侍食 酌量減少時刻 一方催令文龍 儘着晚飯後的光陰 專一在蓉妹妹屋裏 於預備功課之外 和他娓娓而談 文龍曉得鳳蓉姊妹 彼此絕無一些妬念 樂得藉此在蓉夫人身上 多用些情 日子一長 蓉小姐在經史文學上 確乎增加不少的進益和興味 但是每日起早睡晚 既勞心 又勞力 在他那不知不覺中間 精神氣血上 實已感受了無限痛苦 因而擴充新班的計畫 無形中暫自停頓 他本人也瘦了腰圍 減了玉肌 甚至放學歸來 饒有人扶拽而行 兀自嬌喘不定 偏又自行強拗着 不肯告勞 文龍暗自着急 親去請來趙太太 留在季宅住了三日 母女中間 不知談了多少話 蓉小姐只說樂此不疲 也妨碍不着閨房的情趣 文龍見這位岳母 都給勸轉不來 因念眼前便是暑假 暫且聽其自然 誰知到了暑假 蓉小姐援用只放半日的辦法 午前仍舊認真上課 午後又操持新班各事 自找勞碌 并說現在風氣大開 外面應作的公益事 很是不少 一個作爺們的 又素承親友們看得起 既不願到官場裏去 就該在社會上找些事作別儘管在家裏 和我起膩 你放心 我很不至於累壞了身子 這話說過幾遍 文龍略一推托 他便盈盈欲淚 約同鳳姊姊一同婉勸 繡鳳曉得蓉妹妹的心事 也以這話為然 說是前半日裏 爺不妨幫同上課 至於後半日 我這妹妹 也是帶手操持

又有二妹妹香姑娘董嫂連同自己 隨時帮忙 靠在那邊 不但幫不了甚麼 反倒諸多不便 莫若出去尋件公益事作 省得白白拋廢了光陰 一俟交了新秋 怨二位的好事期近 我必有法子 替這妹妹擺脫勞累 這時候倒是先由着他 別讓他傷心了 文龍本很關心社會的事 又經他這二位夫人 一唱一和的勸說 便應着當時風氣 在育坤學校東邊 租妥一所房子 邀集幾位同志 設立一處閱書報處 定名愛羣 凡是有益人羣的新出版物 陸續備置 任人觀覽 又另設有講堂 每到日落西山 天氣涼爽上來 更番演講中外政俗 新舊學術 以及朝廷勵行新政 預備立憲的種種因果和學說 任人自由聽講 乍一成立 未免招些物議 有那一般守舊的人 不說是教堂講經的變像 就說這是時髦少年 藉着維新欺人的作用 不想季文龍一個世家子弟 也沾染了這流習氣 在季宅的老親友裏 甚至見了面時 向文龍拍着老腔兒 當面數說他的維新過火 戒勸他不要這們胡鬧 遇那后黨中的老頑固 更說西太后對於新政 本是敷衍外國的面子 沒有認真勵行 你何必上那保皇黨的當 跟着時下的少年們 一路拍光緒帝和外國的馬屁呢 文龍對於這般父執的言論 雖不便抗顏辯論 也曾簡單着 告以這是通俗講演 與那教堂講經 黨會講學 全都不同 大致係本照國家興學的五大宗旨 開啓人民法政智識 提倡地方公益事宜 以爲立憲基礎的等等話頭 又特作了一段白話宣言 原文是

國爲大羣的界限 家爲小羣的起首 凡是出到家門以外 聚在國境以內 無論官商民 全叫作人羣 無論城鎮鄉 全叫作社會 我們在這人羣社會中間 凡是知道愛身愛家的 就得愛羣 真能愛羣的 纔能愛國 至於這愛字的本能 便是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 人之四端 這愛字的範圍不外管子所說的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 我們人 若能各個擴充他所本有的四端 由愛小羣 進而至於愛大羣 自然利害禍福 不限於一身一家一黨一派 去同心協力 公共圖謀 國家遠能四維不張嗎 但是並非空言標榜 須有明確的施爲 不是僥倖當時 須有顯着的實效 到這愛羣的施爲 果能有了實效 那們 一切賣國媚外 誤國殃民 貪利營私 鬪狠逞亂的人與事 必都消歸烏有了 國家焉有不一統太平的呢 若是翻過去說 太平都很難得 更無論於一統統一了 所以講愛國必先愛羣 不愛羣 甚至不能愛家 不能愛身云云

原來在那個時代 西太后雖也逐漸辦些新政 光緒帝仍然不能有爲 因而后黨帝黨 維新守舊的各派人物 仍是互相傾軋排擠 究竟后黨的政權在手 名爲預備立憲 實則敷衍因循 一味去消極守舊 自圖私利 并不曾慮到國家的前途 名爲全盤一統 其實自西后專政以來 前後經過甲午戊戌庚子 三次大變故 對內是殺戮名賢志士 對外是割地辱國 早已激動了羣情 南方人士尤爲好動 一方有保皇黨

社 會 言 情

各處運動 一方有號爲民黨 奔走革命 雖說地方官吏 多秉承着西后的威令 隨時捕戮 驅逐逃亡 可來自南洋羣島東瀛西洋的出版物 和前仆後起的愛國運動 仍自潛滋暗佈於長江流域 彼時南北已自有了裂痕 只是中朝諸大老各親貴 尙在沒得真正覺悟 仍自醉生夢死 倚勢弄權 以致人心多浮 國是未定 在文龍這篇演講 因是暗切時勢以立言 所以不覺涉於激切 別看在那專制之下的京師 對於普通的結社集會 並不加以限制 所有言論演講 只要不致爲政府當局所認爲狂妄背謬的 就稍激切些個 地方官既不無端來干涉 一般聽講的人們 也都容易感動愛聽 並且成爲一時的風氣 所有東西南北城的中年人士 羣帶着各邀同志 組設閱書報處和附帶演說的 不下二三十處 一來二去 凡是這班擅長演說的人們 自成一界 外人多稱爲愛國志士 社會名流 不特幾乎婦女知名 就在地方官吏 當地紳耆 也多佩服他等的苦口婆心 特別重視起來 這班應着時勢而出的名流 其中自不免有學識不足 濫竽充數的 但是那分熱心毅力 卻也不可厚非 不過京城的地面寬闊 流品混雜 有那少識之無 仗着素日能談會道 甚至曾經排過八角鼓兒的子弟票友們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又說這般名流 到處受人歡迎 成名太易 轉念自家也常常登台演唱 博得彩聲 何不就地改造 更可博得個熱心志士的頭銜呢 遂也引類呼朋 展轉聯絡 有的試着步兒加入某一團體的 本着他那好財買臉

社 會 百 情

的初心 自一創設會所 於是引起演說界的大結合 由進化日新愛羣三社 發起一處演說評議會 在大佛寺大街迤北 一座玄壇廟內 召集演說界同人 開一全體大會 並招待學報兩界來賓 函請區署派警彈壓 當日到會同人 約在五六十位 來賓也在二三十名 首由日新社的虞歸甫 報告開會宗旨 次由進化社的鶴守梅 陳述組織本會的經過 及將來的希望 次由愛羣社的季文龍 發揮演說界必要聯合和演說有評議必要的情形與義理 然後由進化社的壽鉅君 益智社的薄玉書 分行朗誦本會簡章及評議條例 隨由南城樂羣商場主人光子木 登台演說 開口便說兄弟自幼失學 大字認得不到一斗 這是同人們素所知道的 又說兄弟既決不敢冒充認識子 但是自己這片心 曉得要開民智 必須借重有智識有道理的演說 認這演說評議會為必不可少 現在會既開放 到會的同人又這們衆多 就請公舉評議會員 定規定期開會 并請我們大家別犯意見 別沒常性 多多造就出來演說人才 分替國家 担承這開啓民智的大責任 兄弟只隨同衆位 勉盡些個粗笨心力就是 說罷鞠躬下去 這光子木原是回教中人 素日經商 很有些鋪產 雖說當真不認得字 可是他與演說界的同人 都極聯絡 並在他那商場的茶座兒裏 勻出專用桌凳 預備茶點 分日延請演說最有名望的 當衆演講 凡到聽講的日子 一概不取茶資 對於別項公益事體 遇事必然跑在頭裏 盡力贊助 他平日那份熱心毅力 早為

北京人士 公同欽佩 當日這幾句話 又說得十分簡要 博到全場一致的鼓掌 他一下台 有學界來賓素能演說的溫士衡 陳說推舉的流弊 主張投票選舉 當場通過後 開票結果 得票最多數的 虞歸甫 鶴守梅 溫士衡 季文龍 壽鉅君五人 當選為常任評議員 按照簡章兼辦會務 得票次多數的 黃自珍 沈秉擎 宗修甫 薄玉書 王今漁等五人 為備選評議員 在未補任以前 得以會員資格 幫辦會務 虞歸甫等就席後 溫士衡提出會長與糾察兩問題 主張修改簡章 經守梅文龍 龍鉅君等 互相討論辯論 結果 因簡章業經當足通過 評議員即由此產生 不得推翻原案 只由評議員公推報界仲裕朋 商界光子木 學界蔣剛甫 為特別評議員 聽其自由到會 隨時監察在會外的會員 此外到會同人 除來賓外 均認為本會會員 按照簡章 自下會起 每屆會期 務必到會練習討究 聽從評議員的糾正 以後無論任何處演講 均須遵守會章 和會員身分 不得習於咬文嚼字 頻嘴惡舌 或狂妄荒謬粗野俗鄙等等流弊 致招外間輕視 失卻社會上的信仰 其有屢經糾正不改的 由本會通告全體同人 對各界鄭重聲明 除名不算 以資懲儆 隨即宜告散會 虞歸甫等 因須預備正式會務 挽留素所熟識器重的會員數人 幫同辦事 暫先隨便閒談 溫士衡仍舊爭論他所提出的兩項問題 曉曉不休 壽鉅君微笑着 道 按照先進國的法團手續 現在這辦法 原有許多不合 但是本會事屬創辦 會

社 會 官 情

中分子不齊 不得不斟酌情形 變通辦理 在發起本會時 同人原有一種苦心 這簡章是兄弟和季秀豪 本照這種苦心起的草 請你老哥不要拘執形式上的成見纔好 說罷略坐了坐 起身出屋 那溫士衡遂也悻悻走了 鶴守梅望他後影笑了笑 一回頭見薄玉書正和文龍攀談 聽他那咬文嚼字的說話法兒 心說秀豪是個爽快人 他們二位 怎會說到一起 聽了聽了 還像提說往事 情形透着親近 正在心中納悶 壽鉅君自外轉來 問道守梅 我們邀卜秀豪 同吃飯去 這鶴守梅的爲人 也是清狂一路 素口恃才傲物 玩世不恭 他自和同志組織這個進化社 便將一肚子的牢騷不平氣 隨時發洩在演講中間 又真能莊諧並用 雅俗共賞 處處引人入勝 他和文龍的路數 雖然有些不同 卻是一見傾心 兩相推重 當日他在散會之後 本警着不少話 想對鉅君文龍談談 聽鉅君要約同文龍吃飯 並不還言 只回身指道 你瞧啊 一位文謔謔 一位情切切 談得正入港哩 鉅君扶着屋門口兒 向裏探頭一望 低問道 你別看着新鮮 可知他們是怎個交誼嗎 守梅笑道 我正怪他二位路數不同 怎倒像臭味相投呢 你知道 何妨我說 鉅君笑道 我也是今早纔聽說的 他們原是襟兄弟 不過秀豪正在伉儷情濃 玉書業已失偶經年 又住居的分在東西城 輕易不得一見 得這機會 焉得不備酒契闊啊 守梅笑問道 你和秀豪 也相交的日子不多 又怎會談到這裏 鉅君笑道 甚麼 這你又不曉得了

告訴你說 我和秀豪 幼年同居一條巷裏 彼此同過一年學 我們那位老師最器重他 我們也很投契 自從舍下搬到東北城來 我們差不多五六年沒見了 今兒他到得很早 我也來得不晚 在預備起草的閒工夫裏 我二人暢談好久 隨後玉書到來 我原也因他太酸腐 不大愛和他接近 卻碍着秀豪的面子 我們三個人 又彼此暢談一回身世 因同志陸續前來 把他們的談話打斷 這時光景是接續前場深談 守梅先說那們 別再攪擾他們了 又笑了笑道 我先不解那們豪氣連雲的人 怎竟這們情切切 語款款 這就無怪其然了 不防文龍站起讓道 我們并沒避人的話 二位何妨一同暢叙呢 鉅君遂約玉書守梅作陪 四人出去找個熟飯館兒 足足暢叙了半日纔散 文龍回到家下 李媽迎頭報道 剛有位年輕寡居的姑奶奶到來 進門兒就找三爺 那神情像十分難苦 現在西院三奶奶屋裏坐着呢 文龍不由得吃一大驚 要知此人爲誰 且待下回交代

